# 黄昏清兵衛

藤泽周平 著

李长声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小说街005
藤泽周平 作品

1997年，日本武士小说大师藤泽周平去世。著名作家丸谷才一撰文悼念："通观明治、大正、昭和三代的武士小说，藤泽是第一高手，文章如美玉无瑕，未有出其右者。每有新作问世，对于为数众多的读者来说，是比政变、比股市起落大得多的事件。"

藤泽周平大器晚成，四十三岁才获直木新人奖，一生勤奋笔耕，著作等身，却无一败笔。他的成就得到了日本几大重要文学奖项的肯定：1989年菊池宽奖；1994年朝日赏、东京都文化赏；1995年紫绶褒章，等等。而他仍然特立独行，婉拒日本艺术院会员、故乡荣誉市民等称号。

藤泽周平文笔晶莹剔透，温润如玉，情感细腻淡雅，带些忧伤，但更多是落日余晖般的温暖。本书收入藤泽周平八篇传世小说，主人公都属于江户时代即将消亡的武士阶层。他们身怀绝技，却心甘情愿地孜孜于人间烟火、儿女情长，淡泊世间风云。为时局所迫，利刃出鞘的那一刻，他们才一展顶尖高手的绝顶风华。之后，依旧默默回归沉寂。

旅日著名翻译家李长声忠实地传达了藤泽周平的文笔文风，同时又能令读者感受到汉语之美。

上架建议：文学·小说

ISBN 978-7-80225-781-8

9 787802 257818 >

定价：20.00元

# 黄昏清兵卫

（日）藤泽周平 著
李长声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昏清兵卫 /（日）藤泽周平著；李长声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4

ISBN 978－7－80225－781－8

Ⅰ.①黄… Ⅱ.①藤… ②李… Ⅲ.①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Ⅳ.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8190号

Tasogare Seibei
By Fujisawa Shuuhei
Copyright © 1988 by Kazuko Kosug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Ltd. through Nishikawa Communications Co.,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8－9791**

**黄昏清兵卫**

（日）藤泽周平 著；李长声 译

**责任编辑**：金　辉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聂竞竹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8831089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　100044

**印　　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910×1230　1/32
**印　　张**：7.25
**字　　数**：172千字
**版　　次**：2010年4月第一版　2010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5－781－8
**定　　价**：20.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 目录


- 黄昏清兵卫　1
- 生瓜与右卫门　29
- 马屁精甚内　57
- 爱忘事的万六　85
- 不说话的弥助　105
- 咋咋呼呼的半平　135
- 壁上观与次郎　167
- 叫花子助八　201

# 黄昏清兵卫

# 一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在藩城北濠边上的小海坊，家老杉山宅邸的后屋里还亮着灯。

有两位来客：总领寺内权兵卫和郡乡总管大冢七十郎。宅邸的主人杉山赖母紧抱双臂，不知叹息了多少次，终于放下手臂，啪地拍一下膝头。

“唉，总之等半泽再来消息吧。”

“若知道没搞错，打算怎么处理呢？”寺内问。杉山看着他那肉乎乎的红脸膛儿和圆眼睛。

“那时候就不能置之不理了。”杉山给自己打气似的，这回用拳头猛击了一下膝头。“乃至决战，把堀将监搞掉。”

藩里现在有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那就是位居宰辅的首席家老堀将监专横跋扈。不过，他如此专横，杉山等其他执政也不无责任。

七年前，气候异常，藩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荒。插秧时节、插

秧之后都滴雨未降，烈日普照田野，让人惴惴不安。农民们拼命找水，翘盼梅雨，但梅雨持续了还不到十天，进入六月便放了晴，只是把干裂的田地湿了湿。

到了往年梅雨结束的六月中旬，老天却下起雨来，那雨水竟冷得要命。一连下了五天，第六天变成藩民从未见过的暴雨。一天一夜，昏天黑地，简直分不出白天与黑夜，只听得雨声哗哗作响，大河小沟都荡荡横溢。雨终于停了，平地上的水田旱田全都沉在了水下。

不仅田地，流经藩城边的五间川泛滥，街镇也浸水。下游决堤，有的村落甚至被冲走了房屋。

水退了，七月的阳光照射劫后余生的稻子，当此时节，却又从藩境的山地连日吹过来冷风，吹遍原野，把本来就打蔫的稻田吹得翻江倒海。这样的日子一连好多天，抽穗太晚了。大灾荒已然是板上钉钉。

藩里前一年也歉收，但财政困难，藩府仍强行收缴地租，各村不少人家把存米都拿出来交租。转年大灾荒，这下藩里可要饿死人了。

藩府慌忙掏空了藩库，设法从京都一带购买稻米和杂粮，并禁止把粮食带出藩，鼓励米饭掺杂粮，采取了各种防止饥荒的措施。不待藩府指示，藩民争相到山野里挖葛根、蕨根。连萝卜、芜菁、白芋、红薯的叶子也弄干了食用。甚至把款冬叶、虎杖、蓟叶水煮或者去掉苦涩的部分，都用来掺米饭。

不出所料，藩域之内从秋到整个冬天遭受饥馑，藩民度过饥寒交迫的严冬，到了三月，从京都一带张罗的稻米杂粮终于运来了，藩府便实施强行配给制度，按家臣、市人、村民的顺序出售大豆、麦子。对于手里没有买米钱的藩民实施贷款，而连借贷也没有能力的赤贫，由坊官、村吏开列名单，每人每日发给一合五勺救济米。

总算没饿死人，度过了饥荒，但此后财政告罄，当时的执政们一

筹莫展。分派下去的地租连三分之一也收不上来，又全都放贷。贷款也罢，用于赈灾的藩金也罢，都无法在限期内收回来。

之所以无法限定，是因为两年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农村普遍凋敝不堪。各村纷纷出现了开春没有种子往田里撒的农户。不要说借钱买种子，甚至都有人受不了连续两年借债的重压，放弃了田地，到镇上做工去了。

令藩府担心的荒地开始出现了。藩府有规定，荒地不许转卖他人，应由村里共同耕种，这个规定变成各村的重负。谁都是自己的事情还忙不过来呢。各村东一块西一块剩下春天还种不上的田地。债台高筑的乡村气息奄奄。

尽管处于这种局势，藩府的支出却还是照出不误。发布节俭令，那也是杯水车薪。筹措一些资金，重建惨遭重创的农政是首要问题。新年伊始，执政们把镇上的富商一个个叫到藩府来，交涉借钱，但他们已经借给藩里很多钱了，再出借，岂止回报，连能不能收回来都没有把握，所以一律是面露难色。

结果，一直交涉到开春，藩府借到手的钱还不到所需金额的五分之一。交涉以失败告终。其后，三名主宰藩政的家老、一名位居家老之下的中老辞职，留在执政位置上的只是家老成濑忠左卫门、中老杉山赖母二人。

补缺的是堀将监，由总领升任家老之职。还有一位新任家老，野泽市兵卫，也是堀派的人。堀的父辈长年担任首席家老，在藩内隐然留下了堀派这个派阀，野泽市兵卫也当过家老，所以这二人可说是多年之后又重新执政，东山再起。他们二人，再加上留任的成濑忠左卫门、由中老升为家老的杉山赖母，这四个人占据家老之职。中老新任命了吉村喜左卫门和片冈甚之丞，他们也属于堀派。

# 二

堀将监当总领的时候就屡屡批评旧执政的政策，对灾荒的善后也夸下海口，说自己另有方策。他进入执政之列，又坐上首辅的位置，迅即在藩政上推行起自己的方针。

藩内有一个船运商，叫能登屋万藏。这个新发迹的商人拥有千石船二艘，载重五百石、三百石的船数艘，北到松前，南到京都一带，贩运各地物产，传闻富得没边儿没沿儿。他住在港口所在的须川，离藩城二十多里。

以前藩府与能登屋有过两次亲密接触。一次是幕府摊派，修复江户的寺庙神社，藩里拿不出工程所需资金，向能登屋商借五千两。再次是能登屋找藩府，要承揽芦野新田开发，这是藩里最大的开垦事业。然而两次交涉都付诸东流。原因是能登屋提出的条件令人觉得不像是本藩的商人，两次放贷要利都过于苛刻。藩府拮据，总惦记能登屋万藏的财富，却又怕这个极其会钻营的商人介入藩政。

堀将监肆意把能登屋的财力拉进了藩政之中。他首先以救济因禄米被征借而困窘的下级藩士为由，向能登屋借一万两充盈藩库，使禄米征借率有所下降。而后在村与能登屋之间打通低利融资的途径，使能登屋可以不通过藩府直接向村一级放贷资金或种子。

藩府认可的贷款投放到村一级，从表面看，这就像是藩府对凋敝的各村实施救济的一个权宜之计。且不管将来如何，能登屋的钱确实能给死气沉沉的各村带来生气。

旧执政和家老成濑忠左卫门、杉山赖母等瞪大了眼睛看着堀的大胆而果断的政策，没有公开唱反调，因为旧执政之中也常有用能登屋的钱给藩政注入活力的欲望。不过，包括成濑和杉山在内的旧执政们摆脱不掉顾虑：这么干的结果就是，能登屋插手进退维谷的藩政，而乡村被他的钱捆住，迟早会形成比以前更严重的凋敝。可是，堀将监不顾一切与能登屋连手，他们也只有静观其发展。

后果现在显露出来了，那就是能登屋在收购荒废的田地，要成为地主。以前也发生过郡乡总管等官吏帮助地主、富商收购荒地，从中获利的事件，都受到严惩，但这次能登屋公然下手收购荒地，有一个正当的理由，那就是以地抵债，谁也无法惩办他。

藩府一贯推行的政策是通过开垦新田等扶植腰强腿健的自耕农，一旦农政的基础崩溃，藩内就会出现更多佃农以及更大的地主。

能登屋慷慨为藩府的各项措施提供资金，虽然挂了低利融资这个看上去好像是合作的假面，但不用说全都是藩府的债台。能登屋跟藩府这个最牢靠的借贷方紧密结合，使财力日益膨胀。他在镇上开了分店，最近藩士悄悄出入那里借钱，络绎不绝，也成了公开的秘密。能登屋是拯救藩财政困窘的救世主，但因此而不断地汲取利益，也是一个巨大的寄生虫。

不是没有指责的呼声，但堀将监充耳不闻，丝毫没有跟能登屋拉开距离的意思，对强烈反对的人则严加镇压。

主管农政的高柳庄八严厉批评了以向能登屋融资为基础的政策，立马儿被罢免，并处以闭门思过五十天的惩罚。郡乡总管三井弥之助详细调查能登屋收购土地的情况，偷偷打报告，被降职到边地。财务总管的属下诹访三七郎详细记载藩府从能登屋借款的情况，附上意见书，要呈递和泉藩主，结果被扣压，世袭的俸禄被削掉一半，调到边境守关卡去了。

堀将监的独断专行不止于镇压反对派。诹访三七郎是行事谨慎的人，调查记录及意见书还做了副本，由藩主近侧的友人悄悄递上去。年轻的藩主看了大为恼怒。可能堀听见了传闻，渐渐图谋要换掉藩主。

他的目标是拥立藩主的三弟与五郎。藩主和泉正宽，头脑聪敏，也不无雄心，但体弱多病。或许是这个原故，他三十二岁了还没有孩子。堀将监着眼于此，图谋使这位精明刚烈的藩主早早让位，立性格温顺的与五郎为藩主。

江户藩邸的家老半泽作兵卫给杉山送来密信，说和泉藩主因病推迟回藩，大约半个月前，堀将监以探病为由突然来到江户，其真正目的是晋见藩主，当面逼他退位。半泽又补充说，大概堀将监担心在藩里干这件事对家臣影响太大吧。虽然是推测，但半泽既然能说到这个地步，就应该是抓住了什么证据。

堀将监从两年前开始明显地肆无忌惮了。其一是让能登屋出钱在海边建别墅，置家臣、藩民于不顾，每月一度在那里寻欢作乐，以致议论纷纭，他却满不在乎。

杉山等一些重臣抓住这种事，以及堀将监对藩主图谋不轨的其他言行，悄悄谋划对策。据半泽密函，事态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堀将监的父亲专横跋扈，被赶下首辅的位置，看来这种专横是堀家的遗传，在儿子身上也开始显露，比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

“忠左卫门和我，还有甚之丞吧……”杉山赖母屈指计数。反堀派也并非只垂涎看着堀的专横，他们说服了中老片冈甚之丞，暗中把他拉到了自己一边。“执政的势力现在是一半对一半，但要是提交到你和加纳又左也能出席的要职会议上……”

杉山注视寺内权兵卫的脸，又屈指算计。“除去中立的三人，对方还多了两个……”

“让大监察矢野召开监察会议如何？”

“不行，矢野没那个胆量。他虽然算不上堀派，但害怕堀。”

“那不就束手无策了吗？”

寺内焦躁起来，抓起榻榻米上的茶碗送到嘴边，却发现是空的，又恨恨地放回茶托上。

杉山看着，说道：

“叫茶歇一下吗？”

“不，夜已经很深了，继续吧。”

“好吧。”杉山又看了看寺内和大家说，“我考虑，还是开要职会议，有必要公开弹劾堀一次。这由我来干。抖搂出逼迫藩主退隐这件事，哪边都不靠的早坂等人也不能不站到我们这边来。”

“要是抓不到确凿的证据，可就自找麻烦了。反倒有我们被他一网打尽之虞。”

“会当然是在掌握了证据之后开。”

“将监可是很霸道呀。”寺内用慎重的口气继续说，“假设那就掐住了他的脖子，他也不可能就此认输走人。他心里会明白，一旦退却，必定被追究罪责。”

“所以现在要商量一件事。”杉山赖母说着，像听灯油燃烧的声响似的，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堂堂长方脸。脸上露出很紧张的神色，虽然在自己家里，却压低了声音。“如果会议上能够势均力敌，而后就有个对策。”

“……”

“我们强迫他下台，他若听从，就当场把大监察叫来，若是不听从，那就只有不让他离开，除掉。你们觉得怎么样？忠左卫门早就说要诛杀堀。”

“……”

“既然针锋相对了，让他毫发无损地离开会场，我们就败了。后果什么样，可想而知。”

“不错。”寺内喘吁吁地开口。沉默了一会儿，说：“没有别的办法了。可是，还需要其他人同意吧。”

“不，没那个工夫。况且我们派频频碰头，会被敌人怀疑。”杉山摇摇头，开始用敌人这个词。“看看半泽的下一个通知，堀的所作所为如果真像半泽所说的，我们就立即派快马去江户，请藩主写一纸诏令。”

“奉旨讨贼？”

“对，打出藩主的旗号。”杉山断然说。

三人互相看了看。沉默片刻之后，寺内问：“那么，找谁当杀手好呢？”

“杀手？”杉山一副沉醉于决定重大事件的表情，心不在焉地看看寺内，“杀手谁都可以，从年轻人当中找一个会使刀的就行。”

“那可不行！”寺内对这位家老的无知感到很吃惊，告诉他堀将监有一个不离左右的护卫。“是近侍队的北爪半四郎。听说在江户修炼过小野派单刀，藩内无出其右者。开要职会议，堀必定会硬把他带

到席间。”

“哎呀，那可难办了。”

“而且，堀本人年轻时在镇上的平田武馆也叫得响，再加上那么大的块头儿。虽说是奉旨讨贼，如果短时间解决不了问题，开会的大堂可就成战场啦。”

“……”

“杀手至少要选一个能够跟北爪不相上下的人，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杉山把双手蒙在脸上，用指尖揉揉疲惫的眼睛。没想到终于有了头绪，把堀将监的横暴从藩政中剔除，最后关头等着的却是意外的困难。

杉山把手从脸上放下，用精疲力竭的声音说：

“没觉着有谁行吗？”

“唔……”寺内抱着粗胳膊，歪着头，那样子好像一下子想不起来，又扭头盯着天棚。

难挨的沉默持续了一阵子，始终不插言的大冢七十郎怯生生地说：

“我想，这个任务交给井口清兵卫如何？”

杉山和寺内同时看着七十郎。杉山说：

“没听过这个名字呀，他是什么人？”

“我记得是财务部门的，世禄只有五十石……”大冢浅黑的脸上露出苦笑，说，“对啦对啦，外号叫黄昏清兵卫，好些人知道他。”

“黄昏？那是为什么？”

“大概是傍晚就来了精神的意思吧。”

“明白喽，”杉山拍了一下膝头，皱起眉头说，“他是个酒鬼吧？”

“不不，不是的，我没说清楚，对不起。”大冢不好意思了，“因为

井口净干家里的事。我并没看见过，据说他一到家就忙得像车轱辘转，做饭打扫洗衣服。”

“他没成家吗？”

“听说有老婆，但长年卧病。”

“呵呵。”杉山和寺内互相看了看说，“令人佩服。照顾病妻，相处和睦，不错嘛。”

“可是，或许是疲劳所致，白天他在藩城上班，有时候会拿着算盘打瞌睡，所以同僚背地里叫他黄昏清兵卫。”

杉山好像由于夸奖错了，显出不高兴的样子。

“那个清兵卫有武功吗？”

“听诹访说，他是无形派高手。”

大冢说的诹访就是财务总管原来的属下，被堀将监左迁到关卡的那个人。

“也许您不知道，鲛鞘坊有一个姓松村的无形派武馆，一直都是个不起眼儿的小武馆，听说井口在那里学武，年轻时功夫就超过师傅，很有点儿名声。”

“你说年轻时，那他已经不年轻了吗？”

“已经奔四十了吧。”

“这可不太牢靠啊。”

杉山侧首问寺内怎么看。寺内也转过头去，用除此之外也想不出其他人的沉思表情说：

“叫他来一趟如何？”

# 三

下班的鼓声响了，井口清兵卫立刻收拾手边的文书，第一个出了办公房。在门口儿嘟哝了几句回家的客套话，没人答理，也没人特别看他一眼。清兵卫回家快，这是大家早就习惯的了。

出了藩城，清兵卫的脚步并不急，但是有一定的速度，向家所在的狐坊走去。途中经过闹哄哄的店铺栉比的初音坊，一下子钻进青菜店的檐下，买了葱。走出来，又往前走了几步，这回买了豆腐。他没做迟疑就买完了，看来这类东西他平时经常买。

就买了这些，此后他略微低着头，用一成不变的步履走向居住的狐坊。清兵卫有一张马一样长的脸，上面长出胡子碴儿。剃光的额发也长出了一些。衣服脏兮兮的，手里拎着带土的葱。跟他擦肩而过的人都不禁诧异地看看他，而他脸上毫无变化，只顾往自己家走。

“我回来啦。”

清兵卫向里面招呼了一声，径直去了厨房。葱先放在土地面上，

小桶汲了水，把豆腐沉在里面。

然后他回到餐厅，拉开纸隔扇门，相邻的房间当做了卧室。妻卧病不起，他看着妻苍白的脸，说：

"没变化吗？"

"没有。好像来了两个卖东西的。"

"唔。"

清兵卫摘下刀，麻利地换衣服。梅雨连阴，天一直有点儿凉，他却换上单衣，用带子把衣袖束起来。

掀起被子，把躺着的妻慢慢抱起来，再扶着站立，帮着脚步不稳的妻去厕所。

做完这件事，让妻躺下，接着去厨房。

烧饭，煮汤，这空当儿用手巾蒙了头，打扫早上没能打扫的地方，三两下就完事，又把各处的木板套窗关上。这副模样被同一院子的人看见，给起了黄昏什么的带有轻蔑的诨号，这是清兵卫也知道的，但妻病倒数年，家里再没有人照顾，也无可奈何。

把做好的饭端到餐厅，一边让妻吃，一边自己也吃饭。

"今晚的豆腐汤味道很好。"

"唔。"

"好像饭也渐渐会做了，真对不起。"

"……"

收拾了碗筷，清兵卫出门，从同僚小寺辰平的妻那里领来搞副业的材料——编虫笼。

他把东西搬到餐厅与卧室相邻的地方，一边跟妻说话一边做。说是说话，基本是妻一个人在说，清兵卫只偶尔答应。妻躺着听外面的动静也比整天在藩城里上班的清兵卫更了解街头巷尾的事情。

妻说累了，要睡觉，清兵卫再次服侍她上厕所，让她睡下，关上间隔的拉门，这才真正埋头搞起副业。

“夏天，或者起码一入秋……”

清兵卫想，应该带奈美去山里的温泉疗养。

妻的名子叫奈美。五岁时失去双亲成了孤儿，因为沾了点儿远亲，就来到清兵卫家。她比他小五岁。清兵卫的父母没有别的孩子，就把二人当兄妹抚养，到了婚龄，奈美本该从井口家出嫁，但由于清兵卫的父母很早就病故，事情不同了。按照老人的遗言，二人结成了夫妻。

几年前妻得了痨病。不咳嗽，也没有吐血，但在清兵卫眼里像是一天比一天瘦下去。饭量也更小了。

庸医！

到底是不是痨病呢。清兵卫对开药的镇医久米六庵的诊断有怀疑，觉得他说的话里最可信的是换换地方，吃点儿好的，病就好一半儿。

心里有数了。俸禄五十石的普通藩士，去山里的温泉疗养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有一个出入藩城，经常来财务部门的山货商不知听谁说了他的事，对清兵卫深表同情，特意到座位旁跟他说：鹤木温泉有两家旅店我常住，只要你言语一声儿，我就跟那里说说。

有了山货商的关照，清兵卫惦记起带奈美去山麓的温泉。六庵还说了，奈美身心都过于依赖丈夫，这么下去真会变成站不起来的病人。要早点儿去空气好吃食好的鹤木温泉，但眼下费用还有点儿不够。

清兵卫抬起头。院门轻轻地响了。他皱着眉头站起身，到大门口打开门，外面站着一个用头巾包住脸的人。

“我是郡乡总管大冢。”他说着自己就进来了，反手关上门，“这么晚了，抱歉……”

大冢七十郎取下头巾，伸长脖子不客气地看看餐厅，然后把脸又

转向清兵卫，说：

“现在就跟我去小海坊，杉山大人要见你。”

“是现在吗？”清兵卫像是很为难地看着大冢说，“有什么急事？”

“当然是急事。家老一定要见你，有话说。”

“……”

“正在忙副业啊，不好意思，还是跟我走吧。”大冢哄着他说。

清兵卫返回起居室，抓起刀，要插到腰间时装作若无其事地检查了一下刀柄上固定刀身的销钉。然后又拉开纸隔扇门查看，妻还没有睡，不安地看着清兵卫。

“小海坊的家老大人叫我，我去一趟。”

“哎。”

“马上就回来，你睡吧。”

纸隔扇门就那么开着，只吹灭了灯，清兵卫跟大冢出门而去。

# 四

让清兵卫发誓一切不外泄之后，杉山赖母说出奉旨讨贼之事。

“你的无形派刀法，大家听关卡的諏访三七郎说过，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诚惶诚恐……”井口清兵卫抬起一直俯伏的脸说，“不能把这个任务交给其他人吗？”

“为什么？”杉山阴沉了脸，怒视清兵卫，“你要拒绝吗？”

“如果可能的话……”

“混账！就因为再没有人，才这么把你叫来。听了就胆怯了吗？”

“不是，”清兵卫摇头说，“可那个会是晚上开……”

“那怎么了？”杉山说，“是有这个惯例，紧急的要职会议在家臣们放工出城之后的晚上六点开始。日子已经决定了，不能变。”

“晚上吧，我有好些非做不可的事……”

“给老婆弄饭之类的工作吧？”杉山笑了一下说，“听说你叫什么

黄昏清兵卫，又做饭又打扫……”

“此外好像还要伺候老婆上厕所，天热烧水给擦身子。”大冢七十郎随后又添加了像是从周围听来的话。

“呵，那可不得了。”杉山收住笑，关切地注视着清兵卫，“你老婆憋着尿等你回家吗？”

“是的。”

“那不好,对身体非常不好。”家老嘴里嘀咕,终于把话又转回正题。“可是，交给你的是藩里的大事，不能跟照顾老婆撤尿摆在一起，当天托付给谁吧。”

“家老大人，务请谅解。”清兵卫把头叩在榻榻米上。“这种事不好托付别人。”

“你说什么？对老婆也好好说一下，托街坊邻居的女人不就得了吗？”杉山盛气凌人，然后又把声调放柔和，“清兵卫，这件事要是办好了，给你加俸。”

“……”

“对现在的职务不满意的话，也可以给你换一个你喜欢的地方。”只见清兵卫还是闷声不响，愁眉苦脸，杉山赖母又哄他似的说，“清兵卫，你说说看，有什么愿望，满足你。”

“也没有……”

“不会没有吧，听说你老婆是痨病，眼下不希望把老婆的病治好吗？”清兵卫这才抬起眼睛凝视家老的脸。杉山冲他点头。“医生是谁？”

“镇上叫久米六庵的医生。”

“对他的评价怎么样？”家老歪身低声问坐在旁边的大冢七十郎。

“庸医。”

大冢低声回答，家老干咳了一声，重新转向清兵卫。

“叫久米的是庸医，靠他救不了你老婆的命。”

“……”

“让给我家看病的辻道玄看一下。他可是名医。痨病什么的，手到病除。”

这话似乎抓住了清兵卫的心。可是，当天晚上怎么办呢？考虑到这一点，清兵卫冲着天棚把大嘴张张合合。

“家老大人，这么办如何？”大冢七十郎出手解围，“那天井口先回家一趟。要员来齐，会议开始，差不多要七点了，在此之前他处理完家里的事赶紧返回城来，如何？”

“要是这样……”清兵卫好像松了一口气。

家老杉山赖母总觉得有点儿不放心，但也勉强同意了。

“好吧，但不要来晚。你井口赶不到，计划就泡汤了。”

## 五

果然不出杉山赖母所料。估计会骑墙的旧执政早坂濑兵卫、关五郎左卫门、总领东野内记都不作声，堀派略占优势，会议相持不下。

堀将监和能登屋的勾结好像暴露无遗了，但并未达到多数人倒向反堀派。好像也有人真是头一次听说能登屋收购土地、堀将监花天酒地等事，杉山母赖发言的时候从席间厉声呵斥，但是当堀将监用天生的粗哑嗓音逐一反驳，那声音也就阒然了。

“指责用能登屋不好的人，在灾荒之后拿出了别的办法解救藩财政了吗？压根儿没有。忘了这事可太不应该啦，是能登屋的财力挽救了藩。”

堀将监毫不客气，说了让人难以启齿的事。也有人听得直皱眉头，但他说的是事实。

“能登屋是商人，无利不起早。让他收购撂荒地需要果断，什么撂荒地由村里共同耕作，本来就是硬推行藩府的政策，村里都烦死了。

处理撂荒地，能登屋高兴，村也高兴，藩也顺便向能登屋市恩，所以不是坏办法。”

“可是……”寺内权兵卫反驳。“藩内有很多商人，只能登屋一人因藩府庇护而肥大，这怎么辩解也不能服人。”

“没什么可担心的。”堀将监的脸上露出冷笑。“养肥了能登屋，藩府可以从他身上抽钱。权兵卫，莫非哪个商人向你诉苦了？”

现在该拿出那件事了，杉山赖母暗想。争论政策，到头来各执己见，但若是抖搂出堀将监到江户逼迫和泉藩主私下答应退位，回到藩里悄悄准备拥立与五郎，那些装模作样地置身事外的旧执政恐怕也不能不动摇。传闻堀将监专横，到底什么样，就明摆在他们眼前。此刻正是发起这个攻击的时机。

可是，井口清兵卫还没来。果然像担心的那样，杉山心里直来气。时间已经过了晚上八点，是应该回来的时候了，还不见他的人影，可能照顾病妻多费了些工夫。

给老婆收拾屎尿，混账！

杉山的脑袋一下子发热。当下是揭露堀将监对藩主家颐指气使、清算他长年专横的最后机会，但攻击的最后关头需要井口清兵卫。

略加揭穿，狡猾的堀将监就会逃掉。逃脱了就会反过来给自己这一伙治罪。若没有井口准备好奉旨讨逆，这话是不能轻易说出口的。

这小子！

你认为整个藩的危机和老婆的病相比哪个更重要！杉山在心里朝井口清兵卫的马面唾骂。那个清兵卫，或许歪着头做不出判断，杉山不由得更加焦躁。

“算不上花天酒地，只是叫女人陪陪酒……”堀将监跟一个姓细井的很早以前当过中老的本派老人问答，当然就像唱双簧，他打诨逗乐。

“不过，那些陪酒的有点儿太美了。”

席间发出迎合的哧哧的笑声，不消说，发笑的是堀派的人。要职会议的空气松懈了。及时看出了这个形势，堀将监扯开沙哑的嗓音：

“这样，对我和最近藩政做法的怀疑大体上消除了。也可能是本人执政无方，所以要充分注意，不过，站在政治前台上发号施令，蒙受莫须有的罪名是不可避免的，经常会一片好心被当做驴肝肺。这种事，我想今晚在座的诸公都十分清楚，希望今后也手下留情。”

堀将监不失时机，把要职会议变成了加强本派宣传的场地。扬扬得意地大讲了一通，眼睛恶狠狠地转向召集要职会议的杉山、成濑两位家老。那是一双冷酷的眼睛。

“好像很晚了，怎么样？上年纪的人也很多，会议就到此为止吧？”

“等一等，还有一点儿怀疑。”杉山说着，和成濑忠左卫门、寺内权兵卫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

井口清兵卫还不见人影，但是就这么散会，反堀派就败了。很明显，此后堀将监必然会在人事上报复，把杉山等人从执政职位上肃清。

弹劾堀将监的时候……

清兵卫不会赶不到，杉山赖母这样孤注一掷。万一他赶不来，恐怕就要全盘皆输。

杉山挺直腰，感到全身汗津津的。虽然是溽暑的夜晚，汗水却冰凉。

“四日那天堀大人出藩去了江户藩邸，说是去探望藩主的病情，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杉山气势汹汹地弹劾堀将监。堀将监坐在正对面，和旁边的吉村喜左卫门匆匆嘀咕什么事，然后把凶狠的目光死死盯过来，杉山感觉到了，顶回那视线。

堀将监逼迫病弱的和泉藩主让位，听了杉山所言，不仅还不知道

这个事实的反堀派和中立的旧执政，意外的是被算做堀派的人好像也被震惊了，大概此等秘事堀将监未曾详尽告知过他们。大堂里一片嘁嘁喳喳。

局面不错，杉山赖母暗想。他提高声音，压过低语。

“将监大人专横跋扈的行为多得很，这种说法今晚在座的各位都有所耳闻，当然他本人也包括在内。”杉山严厉地看了看堀将监，“专横也表现在刚才议论的近来的农政和重用能登屋的事，堀大人一番花言巧语就逃掉了，但这件事他搪塞不过去。诸位，这就是堀大人的专横。”

“看来为了陷害我，有人捏造了奇妙的谎言。”堀将监耸起肩头，扫视了一圈，然后把目光回到杉山身上，突然怒吼，“赖母，既然是这样，你有证据吧，拿出证据来！”

“证据——”杉山说，就在这时，他看见大堂边角的门打开，井口清兵卫终于出现了。

看见清兵卫，守在门边的堀将监的护卫北爪半四郎嗖地站起来，靠了上去，但清兵卫轻轻举起双手制止。做派很有点儿威严。清兵卫疾步来到满场要职的上座，紧贴着寺内权兵卫背后坐下。这就好了，杉山想。

有人开始不明白怎么回事，抬眼看清兵卫，但见他躲在寺内宽阔的背影里，寺内回头跟他说了三言两语，也就失去了兴味，把眼光又移向上座。堀将监正在那里怒吼。

“半泽作兵卫是这个杉山的左膀右臂，这是藩内无人不晓的。他的信怎么样？那种东西不能算证据，属于毫无用处的鼻屎。”

“那么，堀将监大人，这里还有直接从驻留江户的藩主那儿领受的手书。”杉山赖母从怀中掏出包在专门写诏命的白纸中的信。满座看见它，寂然失声。“内容是证实作兵卫写来的信……”

“……”

“在此宣读可以吗，堀大人？”

“圈套！”堀将监大叫，脸色苍白了。“看来这里有阴谋，设圈套陷害我！”

堀将监环视了一下场内，堀派多数人低下头，其余的人用同样冷峻的眼光注视堀将监。

“堀将监大人，安静点儿！”一直沉默不语的要职当中资格最老的旧执政早坂濑兵卫这才开口说话了。这位平时一贯骑墙的老人用严厉的眼光瞪着堀将监。“杉山家老说的如果是事实，那事情可就太严重了。现在就开始查证。天还不算晚，丝毫不必考虑上年纪的人。我想仔细听一听事情的真相。”

“您这番话，前家老……”堀将监像是用木头堵住了鼻子，“也许有闲工夫的老人觉得有意思，但这个会议，我大为不满。对不起，我这就回家，不过……”他把凶狠的视线投向杉山赖母，“早晚要收拾你！”

“堀大人！”堀将监要站起来，杉山坚决制止。“会还没有完，请不要中途退场。”

“别啰唆！”堀将监咆哮。站起来要走向房间入口，这时，杉山使了个眼色，清兵卫就像一阵风，从人们背后跑过去，逼到堀将监后背。

清兵卫向堀将监打了一声招呼。堀回头，要拔出小刀，清兵卫拔刀就砍。刀法似乎很轻快，只一刀堀就倒下了。

人们轰然站起来，门边的北爪半四郎按着刀柄冲过来。

“静一静，回到座位上！”同样站起来的杉山赖母叫喊。他把和泉藩主的信举到头上，像大旗一样哗啦哗啦挥动。“奉旨讨逆！现在读给大家听。藩主说，若不听从，杀亦无妨。其他人不许拔刀，拔就视为私斗！”

# 六

来到郊外，天空的蓝一下子布满视野。没有风，挂在南天的太阳把舒适的暖意投到皮肤上。

井口清兵卫手里拎着两个包裹。一个包着梨柿等昨天买好的应季水果，另一个包着上次休班时带回来的洗换衣物，和辻道玄给的药。

妻到离藩城七八里远的鹤木温泉旅馆疗养已经有四个月。由于家老杉山赖母的关照，姓辻的医生的药似乎也有效，妻的病多少好了些。一个来月前探望时能够在房间里站起来行走了。

有人给介绍了易地疗养的旅馆，拿了医生的药，妻的日常生活不用旅馆管，由经常出入家老宅邸的当地农民的老婆来照顾，清兵卫认为是事先说好的，所以也不介意。

堀将监被诛杀后，藩里发生了政变，堀派统统被撤下要职。杉山赖母晋升为首席家老，寺内权兵卫当上中老。以前被降职的人逐个调回来，就任要职，郡乡总管大冢七十郎也荣迁。不可思议的是，能登

屋万藏好像没受到任何追究，和藩府的关系照旧，这且不说，在堀派没落之际另外还得到了一些财富与名誉。

杉山赖母在政变的忙碌中也不忘把辻道玄打发过来，并且说，此外还有什么愿望，趁这个机会说，但清兵卫固辞，只接受对妻疗养的关照。其实，除此之外，他也没那么多愿望。

清兵卫脚步轻快地跨过郊外的桥，再往前，道路两旁只有几户农家，穿过去就变成一条田间小路。收割完的田地延展着，远处就是他要去的山，沐浴在阳光中。

然而，在小路上没走多远，清兵卫突然停住。默默伫立了一会儿，终于放下包裹，解开刀鞘的带子。

路旁有一座小庙，一株一把抓的树遮盖在上面。有一个人从庙堂后面走到了路上——北爪半四郎。他挡住了再不见人影的路，清兵卫默默注视。想起杉山家老警告过：听说北爪伺机对你下手，多加小心。

半四郎一点点靠过来。相距三丈时，他拔出刀，清兵卫悠然岔开腿，伫立不动。半四郎滑步奔上来。一声不响，二人只交锋了一个回合，北爪半四郎就向前倒地。

应该报告吧——

清兵卫拾起行李，折回河边。在那里冲洗刀身上的血迹时，他突然另有想法：报告就要被留在那里，接受询问，休班就泡汤了。

仔细擦了刀，收入鞘，拎起行李走向从这里能望见的下游的水门小房。在水门小房执勤的是土木工程队的年轻人。清兵卫打算给他一个梨，让他报告杉山家老，路上死了一个人。知道死的是北爪，家老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会立即处理。

大约三十分钟后井口清兵卫来到鹤木温泉村。

一个女人站在村头的松树下。不费多大工夫，就知道那个死死地

望着这边，一动不动，一身缟素的立影是他的妻奈美。

“一个人能走了？”

“是的，慢慢的。”

妻绽开明朗的笑容。脸上恢复了光润。那就走吧，清兵卫说，配合妻的脚步，慢慢沿路返回温泉旅馆。

“那也要在这里住到下雪哟。”

“啊，想家，而且有点儿……”

“什么？”

“啊，非常感激，但美食有点儿吃够了。”

“那就只有回家喽，给你做想吃的粗食。”清兵卫绷着脸开了一句玩笑，“雪化了还可以再来，我和辻医生商量商量。”

“也许下雪之前就全好了呢。我要快点儿给您做饭。”

“不要勉强，好好看一看情况。”清兵卫说。

路上有泥泞的地方，他拉着妻的手迈过去。小阳春的青白色阳光映照着山麓的村子。

# 生瓜与右卫门

# 一

生瓜这个诨号，当然是来自三栗与右卫门的相貌。他的脸苍白细长，特别是下巴那里有一点儿凹陷，谁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霜后未熟的丝瓜。

当然他并非一夜之间变做这么一副尊容，这生瓜脸是与生俱来的。他小时候名字叫与之助，就总被生瓜生瓜地嘲弄。长大之后，毕竟没人再当面取笑，但相遇时对方的表情总像是发窘或忍俊，不大礼貌，可知大家背地里还是叫他诨号。

这也很自然，一般人从小到大都会变一次模样，但与右卫门的脸只出现了小生瓜长成大生瓜的变化而已。

他的父亲姓内藤，父母曾经很担心他这个样子。内藤家生有三男二女，他是次子，早晚要入赘别人家。虽说男人不必在意容貌，但不用说，那也有个限度。与右卫门的生瓜脸有略微超出了限度之处。

“脸长是像我。”父亲次郎兵卫说，“我是马脸吧，可我不像他那样

白生生。”

“白是像我呀。”母亲说，“我也是从小怎么晒也晒不黑。可是，那洼凹脸……”

“会妨碍入赘吧？”

“反正算不上好条件。”母亲叹息，“到底像谁呢？”

“或许我们不知道，先祖里有那样的脸也说不定。”

与右卫门到了入赘的年龄时，父母经常深夜里悄悄谈他的事。内藤家在土木工程队当差，俸禄六十石，没有闲粮把他长年养在家里，所以交谈自然是认真的。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与右卫门的婚事极为顺利。

三栗多加是三栗家的独生女，却没有独生女常有的任性和娇气，有一点儿要强，很聪明。到三栗家给与右卫门说媒的人说，父母和女儿多加都诚心诚意，所以也没有隐瞒与右卫门长得像生瓜的相貌。当然，把他在藩校的学业啦，是镇上金助坊那里的无外派武馆的高徒啦，大大吹嘘了一番，倘若不说关键的长相，怕以后被责怪媒婆嘴，况且也觉得要是说了这一点而谈不妥，那也就无可奈何了。

但三栗家的人对与右卫门的生瓜脸不大在意，一个劲儿问他人品和无外派刀法，刨根儿问底。可能三栗家食禄一百石，代代任职管记，因此听说新来提亲的对方是无外派高手，反而觉得很新奇。

“那种相貌的人大概不粗暴。”多加的父亲说。

过了数日，多加用头巾包严了脸，带着女仆去金助坊从外面窥视武馆。可见，她是一个果断的女人。这桩婚事轻而易举地谈成了。

三栗家的父母和多加不计较外表，看上了与右卫门最突出的良好品质，那就是这位乘龙快婿性情温和，无外派刀法出类拔萃，但其他人似乎不这么看，认为是意想不到的人抓到了意想不到的幸运。

大概是因为人都不愿看别人的美，只喜欢看丑。与右卫门那时叫与之助，与右卫门是入赘以后继承户主时改的名。那些想入赘的伙伴被他抢了先，露骨地说“生瓜与之助占了一个大便宜”。入赘的人家是世禄百石，女方即使算不上美人，容貌也说得过去，天真烂漫，这可真叫人嫉妒。

大家都气得叫嚷那个生瓜究竟哪里好，没有一个人把与右卫门的无外派本事跟婚事联系起来考虑。

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十年后的今天，与右卫门继承了户主，认真出勤，大家见了，除了对那张生瓜脸还多少有一点儿兴趣，几乎没有人想起以往的无外派。三栗与右卫门不过是一个因相貌而多少被人轻视的、极其不显眼的、担当管记的普通藩士。

与右卫门突然有了艳闻，是进入了梅雨季节的时候。风传有人看见他和原先上司的遗孀私通。

“呵呵，那个生瓜吗？”

听说了传言的人都像是听到了有点儿滑稽的事，哧哧发笑。不过，并不只把它当笑话听听。

## 二

流言在藩府里传了两天，传到了与右卫门家。那天从藩府回来，与右卫门觉得妻接他时脸色不好看，心里便明白了。

果然，多加帮与右卫门换完衣服，就说请在这儿坐一下。她平常不是那种招婿入赘就趾高气扬的女人，但是说这句话的声音在与右卫门听起来有一点儿傲慢。两年前父亲病故以后，多加心底似乎隐隐有一种紧张的情绪，现在也流露在声音里。

与右卫门老老实实坐在妻面前。

“樋口家的阿米来过了。”多加说了一个女亲戚的名字，“听说关于您如今有可笑的谣言呀。”

多加说着重新凝视丈夫的脸，因为像她对樋口米说的那样，觉得这张脸与谣传的内容相差太远了。

实际上多加听樋口米讲了那些话，说怎么可能呢，就笑出声来，还被申斥了一句不正经。想起当时的情形，她不禁抿嘴笑了笑。

“出了艳闻，真少有啊。”

“……”

“我对阿米说，大概搞错了吧。我相信您不是干那种事的人。”

“……”

“可您也是男人……”这么说了，多加蓦地不安起来。她想到了眼前板着脸一声不吭地坐着的丈夫是让自己生了两个孩子的优秀男人，便郑重起来，说：“不管怎么样，要听您说说真相。和土屋夫人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呢？”

“谣传所说的那种事一点儿都没有。”与右卫门说，“不过，也不是空穴来风，有让人那样误解的缘由。”

“啊？”多加瞪大了眼睛，“您讲讲，有什么事？”

“别着急，现在就告诉你。”与右卫门嘴上说着，心里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出那件事究竟是被谁给外泄的。

主管文书部门的土屋采女是两年前病故的，因是在勤务中猝死，藩府让十岁的新太郎继承俸禄，后来也优待遗属。

那天，与右卫门从藩府下工回家，顺路去油坊的土屋家，也是受新上司服部三左卫门委派送东西。那东西是藩主赐下的江户糕点。

当年春天，藩主去江户觐见之前发现要携带的文书不齐备。起因是当值家老搞错了，文书部门没有责任，但由于这一偶发事件，藩府所有的管记奉命彻夜加班，重写了文书。

藩主没忘这件事，从江户给文书部门送来糕点犒劳。为人谨严的服部认为这样的荣耀很少有，就把糕点也分给属于文书部门的土屋家一份。

就这么点儿事情。可是，虽然只一块糕点，却是藩主恩赐的，所以不能在门口一递了事，土屋家的寡妇以久邀请，与右卫门就进屋喝

了一碗清茶。

这里不是可以久坐的人家，与右卫门喝了茶就赶快说告辞话，站起身。事情在二人走到门口时发生了。以久在台阶上屈膝送行，突然弯下腰呻吟。

“就是那种事，你也常犯的，突然绞痛。”

“啊，真的吗？”多加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与右卫门。

“你觉得我在说谎吗？”

“不是，只是觉得绞痛发生得太是时候了。”

多加的表情并不是信服，但衡量一下话的真实性和丈夫的生瓜脸，觉得还是站得住脚，催他往下说。

“那你怎么办？”

与右卫门说他吃了一惊，冲后屋喊，但没有人出来。后来才知道，后屋里只有卧病的婆婆，偏巧老仆和女佣都上街购物去了，儿子新太郎去小柳坊的单刀派武馆练武，也不在家。

不得已，已经下到门口土地面的与右卫门又翻身上了台阶，转到疼成一团的以久背后。

“给她那么弄了吗？”

多加的样子很不高兴。生了两个孩子以后，多加也得了胸腹痛的毛病。有时剧痛袭来，疼得出油汗。这种时候，与右卫门在旁边就帮她按后背，可能知道穴位，指压很有效。听说见效，与右卫门觉得很高兴，多加一发生绞痛就赶快转到后面，“呀”地一声运气治疗。

可是，在多加看来，这是夫妻之间的隐私行为。不管指压多么好，想到丈夫把手按在别的女人身上，心里就不舒服，明知道那只是按按背。以久年龄比多加大将近十岁，但三十五六岁还很有美女的名声，这也令人讨厌。

“帮助人，没办法。”

“真的就这些吗？”

“当然。”

“可是，出了这种风言风语，恐怕您也不可能顺顺当当地了结。”

“迟早上面要责问吧。”与右卫门说，“这种事辩解也没人听，或许要受点儿处分，心里要有所准备。”

说到这里，与右卫门疑窦丛生。

“但怎么想都奇怪……”

“什么？”

“土屋寡妇的绞痛马上就好了，我赶紧出了她家，那时候除了她，谁也没碰见呀。”

“用人呢？不会回来了吗？”

“没有，没回来。到底从哪里泄露的呢，太奇怪了。”

“要是此外谁也没碰见，泄露之处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

“以久夫人呀。”

“难道……”与右卫门说，“自己会害臊的事，不应该往外泄露嘛。”

“不知道怎么就说了吧，问问她本人不好吗？”

## 三

然而，三栗与右卫门没来得及向土屋家遗孀弄清这件事。翌日出勤不久，就和上司服部三左卫门一起被叫到值月班的家老奥村长十郎的勤务室，询问了情况。他以为这就算完了，却又被命令下工后去一趟大监察官的宅邸。

大监察小出权兵卫问得极严厉，与右卫门照实陈述了情况，他却不相信。那样子像是握有与右卫门不知道的密告内容，最后到了晚上八点总算放了与右卫门，叫他去上司服部三左卫门家听候发落。当晚在服部宅邸，服部三左卫门和监察人员在场，与右卫门被小出权兵卫处以二十天昼伏。

骑卫队的中川助藏来探望是在第二天夜里。昼伏是禁闭处分的一种，比较轻，亲朋来家探望也无妨，夜里外出也默认，但是不能引人注意，比如得用头巾遮住脸。

助藏来，与右卫门招呼多加上茶，便关在后面的客间里密谈。

“听说是二十天昼伏。”助藏说。他才二十五岁，英姿飒爽，是小柳坊单刀派武馆的高徒，跟与右卫门早就是切磋武功的朋友。

“真倒霉。”与右卫门说。

“是倒霉。”助藏也说。

“那边的船到岸的日子定了，所以这边去藤津的日子不能变。”

“请告诉家老大人，赶紧找人代替我。”

“当然，已经在找了。”助藏皱紧了粗眉，“可是，功夫好，嘴又严，而且跟平松没关系，这种人很难找。今晚总领让我来问问，你心里有没有可以当替手的人。”

“这可……”与右卫门抚摸长下巴时，女佣端来了茶和干点心，二人都闭上嘴。他们说的是绝密之事。

所说的家老，是次席家老长谷川志摩。藩府已接到幕府关于修缮神社寺庙的通告，要为这项国家差役筹措费用，志摩煞费苦心。概算为二万多两，明摆着不能指望已经见底的藩库出这笔钱，必须从哪里再借钱，让志摩伤脑筋的是跟谁借。

志摩刚当上位居家老之下的中老时，藩里就负债八万两。其中七万两是向江户商人借的，特点是利息极高。藩府被外债捆住了手脚，靠节俭令省下的钱，从新田征收的新租税，统统拿来付利息，债务却还是一个劲儿增加，压得藩府喘不过气来。

志摩出身名门，曾长年远离藩政，身为执政以后尽心竭力于偿还藩债，改善藩民生活。他采取各种措施，把藩府和江户藩邸的花销削减了一半，断行节俭，同时把向来不统一的零零碎碎的漆、桑、苎麻收为藩营事业，扩大种植，并打开途径，积极地把制品水漆、蜡、苎麻卖到他藩。养蚕过去只是一部分乡村的副业，志摩也把它推广到全

藩，复兴一种叫立田织的传统绢布生产。种种新政策终于给藩内带来了生气。

努力有了结果，今年是志摩执政的第八年，从江户商人那里借的钱偿还了三万两，还剩下四万两。正当觉着前头有了些光明的时候，又接到了幕府的正式通知，估计为国家差役不得不拿出两万两。

当然是非借钱不可。借钱给藩府的江户商人是美浓屋吉兵卫、白子屋仪左卫门、伊势屋房之助，三人都是出入江户藩邸的御用商人，但也是高利贷。当然有人强烈主张这次也应该照顾长年交往的他们，那就是首席家老平松藤兵卫一派。

长谷川志摩断行节约令，振兴产业，偿还债务，给藩内带来了生气，但这些做法也可说是改革藩政，不免削弱了执藩政牛耳长达三十年的平松派势力。

上一辈藤兵卫在政争中战胜志摩的父亲长谷川木工助，独掌大权，平松家已当了两代首辅。平松派势力的源泉在于和江户美浓屋等御用商人的关系。举借高利贷，使他们大发其财，然后用他们的回报到处行贿，巩固藩内势力，两者就是靠这种手法长久勾结。

志摩从根子上捣毁平松派只顾本派利益的借债政策，支持者不少。资金来源是派阀力量的基础，平松派束手无策，财源眼看着趋于枯竭。

这时候国家差役从天而降。两万两不是轻易能借来的，平松派认定长谷川志摩最后也只有依赖美浓屋他们，每次开会都施加压力。

但志摩在考虑从别处借钱。他认为，如果按平松派的主张向江户商人借，以前的努力就化为泡影。起码必须找比美浓屋等江户商人利息低的债主借贷。

志摩绝密交涉借钱的是京都商人安达总右卫门。此人不仅是出入京都藩邸的商人，还是把藩产苎麻贩运到奈良白麻布产地的功臣。

总右卫门提出他本人或儿子清次郎直接见志摩，商定融资协约和偿还时期、方法等。按说两万两这么一大笔钱，他的要求是合乎情理的，但志摩怕平松藤兵卫出手阻挠。

不论总右卫门或清次郎从那边来，还是这边派要员代表志摩去京都，都很有危险。不难想象，万一走漏了消息，事关本派势力衰败，恐怕平松派就要不择手段地反击。最好是完全秘密地进行，直到缔结了契约，然后开会一下子公布。

双方秘密接触的结果，是决定安达总右卫门去津轻经商时在藤津下船住一宿，当夜会见志摩，三下五除二就签约。

日期是五月十七日。当夜长谷川志摩由三栗与右卫门和中川助藏二人护卫，乘小船顺马曳川到藤津，会见安达总右卫门，归途骑马返回藩城。事先作准备的是志摩倚为股肱的总领本多权六。

眼看五天后就是五月十七日，与右卫门却受到昼伏的处分。

“唉……”中川助藏用有点儿尴尬的表情看了看与右卫门。虽然继承了家业，但他还是独身，而与右卫门三十二岁，有两个孩子，向年龄相差七岁的年长者确认眼下风传的流言真伪，不免有年轻人的羞臊，闪烁其词。“事实到底怎么样呢？”

“飞来的冤枉呀。”

与右卫门摸了摸自己的长下巴，把对多加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嗯，怪事。”助藏听完了，说，“应该不是土屋遗孀特意到处讲这种事，还是被谁看见了吧。”

“不知道。”

“会不会是平松策划的？”助藏突然说，“那派的伊黑半十郎好像是土屋的亲戚呀。”

“伊黑……”

与右卫门收回下巴，说这倒不知道。伊黑半十郎是地道的平松派，统领近侍，很有点儿势力，八面威风。在江户练过东军派武功，年轻时在那边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可是，土屋遗孀的绞痛不是装的，助藏。”

“是吗，我多心了。”

“我去送藩府赐下的糕点也是突然决定的，不会是为了让人窥视我，演那么一出戏。”

“可不是么。”助藏苦笑，喝了一口茶，恢复了一本正经的神情，问，“那怎么跟总领说呢？”

“后天晚上再来一趟吧，那之前我去金助坊看看。”

# 四

金助坊的杉村武馆有一个叫白井甚吉的弟子，是与右卫门早就关注的。有一天他路过金助坊，顺便看看后辈练武，一个使刀的年轻人刀法不花哨，给人印象很深，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就是白井甚吉。白井家隶属土木工程队，世禄三十五石，他是家里最小的。

与右卫门打发男仆定平去武馆悄悄把白井甚吉叫到家里来，一问，果真如今在杉村武馆排名第二。问清了他连长谷川派与平松派的区别还弄不明白之后，与右卫门便说出了护卫家老一事。

“让你来顶替我。”

“……”

“完成得好的话，禀告家老大人，会考虑给点儿什么奖赏吧。”

“……”

“怎么，没心思吗？”

“……”

“不想干就说不想干。我估计你行，但不强求。不过，不要泄露出去，对家里人也不能说。要是泄露了，可饶不了你。”

“不，我干。”似乎是慑于与右卫门那生瓜脸上刹那间露出的杀气，白井甚吉说，“很荣幸，只是……”

“只是什么？”

“我没动过真刀，会不会真出这种事？”

“这个吗，我想不要紧，但并非没这个担心，所以才要带护卫，你要做好准备。”

“是。”

“没拔过刀吗？我们年轻的时候试胆量，到野外杀野狗什么的，近来不这么干吗？”

与右卫门总觉得有点儿靠不住，但是像白井甚吉这样有武功的人再也找不到了。

约定第二天晚上给他引见中川助藏后，与右卫门把白井甚吉送到后门口。昼伏比足不出户的处分轻，无须把院门钉上竹竿，但规定终日闭门，所以来人得从后边出入。

白井甚吉告辞，与右卫门突然想起来，说：

“到十七日之前要注意周围，倘若被人知道来过这里，你也可能被平松盯上哟。”

不过，虽然对白井甚吉这么说，与右卫门心里觉得这并非是多么正经的警告。长谷川志摩家老要做的事和护卫家老的事，是秘密中的秘密，知道的人极其有限。他确信不可能外泄，但是把白井甚吉拉进来，似乎产生了一点儿不安，使他格外小心了。

然而，这时掠过与右卫门心头的不安到了十七日夜里真就一下子爆发了。

这天晚上，刚吃过晚饭，三栗家后门来了客人。出乎意料，是土屋以久。外面好像在下雨，以久把头巾盖到了眉毛，手拿淋湿的伞站着。跟着年轻的仆人。

“请进。”

看见以久取下头巾的脸，多加大吃一惊。一下子闹不清她登门的意图。

“我不知道三栗大人受了这样的处分……”进了客间，正和与右卫门相对，以久说，“今天才从别处听说，坐立不安，特来拜访。为了我，飞来这么大麻烦……”

端来茶点的多加要出去，也被她叫住。“我要说的事，请多加夫人也听听可以吗？请在这儿坐一下。”

这么说的以久显出了俸禄三百石的原上司之妻的派头。多加坐在了下首的与右卫门身后。

“想来您已经听三栗大人讲了真相，但既然有风言风语，还是由我亲口告诉多加夫人的好。”

以久说了开场白，用淡漠的口吻讲了那天的事情。多加竖起耳朵听，跟丈夫讲得没有出入。

“我偏巧犯了老病，您丈夫不忍置之不理，就照看了一下，仅此而已，多加夫人。您也不要误会呀。”

“我相信我家与右卫门，没怀疑过。听了刚才夫人说的话，更加放心了。”

多加这么说，以久一直紧绷着的脸顿时柔和了。

“谢谢，受到这样的处分，想必您也很担心。这真是飞来的不幸，不过……”以久皱起秀眉说，“到底什么人散布了如此奇怪的谣言呢？”

“是啊。”默默不语的与右卫门第一次出声，“府上的人都不在，那么一小会儿的事，别人不该知道。”

“确实。”

“对不起，土屋夫人，我觉得除了你，这种谣言别无出处，非常想弄清楚这一点。”

“我……”以久面露惊愕，“我怎么会到处说这种乱七八糟的事？”

“当然不会的，”与右卫门说，“但我想，会不会对什么人泄露了，传来传去，就变成了无聊的谣言。”

“……”

“想不出来吗？对谁说了偏巧那时候绞痛的事。”

“我对谁也没说呀。”土屋家遗孀说了这么一句之后，突然露出了失去自信的表情，歪头沉思。等一下，终于抬起脸，说：“这么说的话，我对用人阿春说过。告诉她，你们不在的时候出了大事。”

“其他就没有了吗？”与右卫门说，“要是没有的话，就只能认为是那个女佣讲出去的。”

“其他嘛……”以久深深低下头苦想，然后恍然大悟似的扬起脸，说，“伊黑！他来商量做法事，好像那时说了。”

“伊黑半十郎吗，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与右卫门问罢，心头一阵乱跳。

“您来的第二天，好像。对，对……”以久的脸渐渐苍白了，“啊，怎么回事呀，谣言肯定是出自伊黑。”

“再详细一点儿……”

“做法事的事情谈完了之后，伊黑提到了三栗大人的名字，问我昨天来干什么。我说的时候确实讲了绞痛的事。记得伊黑就笑了，说三栗还给按摩吗，手够巧的。”

“我问一句……”与右卫门说，“这次谣言的事，您被谁查问过吗？”

“没有。”

“对不起。”与右卫门退后施了一礼，站起身说，“突然想起了急事，让我内人奉陪，请多坐一会儿。”

“与右卫门！”以久声音急促起来，对就要出屋的与右卫门说，“伊黑半十郎虽然是我的亲戚，但始终就是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人。为了飞黄腾达，作践亲戚也在所不惜，很叫人讨厌。这次又这么败坏我这个寡妇的名声，叫我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但您要小心，别中了伊黑的诡计。”

过了中午下起来的雨夜里还没停，雾一般的雨濡湿了昏暗的街镇。与右卫门披蓑戴笠，脚踏草鞋，穿过暗夜的街巷，直奔松川的船码头。

松川从藩城下斜穿过去，河面并不那么宽，从赤石坊码头乘船到马曳川也就是划一下桨的距离。港口所在的藤津在街镇西北，有三十里之遥，马曳川从藤津附近入海，所以从镇上去那里，比起走陆路，多是利用舟楫之便。

不知从哪里……与右卫门想，今晚的事情泄露给平松派了。一句也不问土屋家遗孀以久，就肆意把与右卫门处以昼伏，是知道他今夜要给家老当护卫，便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

应该乘船去藤津的长谷川志摩和两名护卫令人担忧。为了行事隐秘，护卫的人数减少到两人，现在看来反受其害。要是被袭击，岂能防御得了。

哼，管他呢……

与右卫门拿定主意，雇船一直追到藤津。时间还早，大概才晚上七点。志摩等应该等到日落才出发，所以，半路追不上，也不会落后半个时辰。

即使夜间外出被原谅，到藤津也未免过分了。藐视法律，下次的处分一定会加重，但不能见死不救。况且志摩的生死左右藩政今后的去向。

与右卫门迈开长腿，在昏暗的街上疾奔。

然而，到了赤石坊码头，等待与右卫门的是十来名大监察的手下。

“您就是三栗与右卫门吧？”过来搭话的叫冈部，声音里隐隐含有轻蔑的意思，到底是脸的缘故吧。“好像穿戴很严实，深更半夜去哪里呀？”

“……”

“可以外出，指的是家周围，坐船玩儿可就太不像话了。这就派人跟着，请回吧。”

“我想打听一下……”守住船码头的是正规的大监察下属，拔刀争斗，家就毁了。与右卫门对于追赶志摩等人死了心。“我想问问谁下令把守这里的？”

“……”

“这地方不该是大监察下的令，但此外还有谁能给诸位发号施令呢？”

“对这种问题，职责在身，不便奉告。”

冈部冷冷地说，立刻喊两名捕役的名字，让他们把三栗送回家。

与右卫门担心长谷川志摩和两个护卫，彻夜未眠。翌日也不见助藏、甚吉，总领本多也没有任何消息。过了一天还不见动静，与右卫门更加忧虑了。

第三天晚上，正打算去助藏家看看，家里来了客人。是总领本多权六本人，随从也不带就出现了。取下遮脸的头巾，进了屋里，在与

右卫门前面一屁股坐下来。

"助藏死了。"

"……"与右卫门吞声。

"今晚守夜，你一会儿去。守夜，藩府也不能怪罪。"

长谷川志摩一行在藤津的盐滨坊码头上岸，遭到袭击。敌人有十来人，不用说，是平松派杀手。

一开始志摩也拔刀交锋，后来中川助藏叫白井甚吉保护他逃离，自己冲到前面，挺身给二人杀出一条退路。

多亏助藏的拼杀，甚吉也不屈不挠地反击，志摩总算逃进了藩府设在藤津的兵营。他马上派一队人马去码头援救助藏，但袭击者已经无影无踪，只找到身负致命伤的助藏。

"助藏当夜被抬到家，虽然尽力抢救，但还是在今天过午断气了。家老大人和白井也受了伤，我倒是没事。"

"京都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顺利地走了。这样，平松派企图拿新债当杠杆重新主导藩政的谋划落空了。那帮家伙的好日子也不长了。"本多权六刮了脸，胡碴子发青，简直像达摩，脸色涨红。"他们不顾藩的凋敝，一直为所欲为。"

"白井甚吉怎么样了？"

"藏在我家里。"本多突然放低了声音说，"一手指挥这次事件的好像是伊黑半十郎。那家伙竟然把一个女奸细弄进了家老宅邸，所以藤津之行也走漏给了对方。"

"……"

"他现在正忙着抹消事件的痕迹，白井家的小儿子不留神，也有被对方抹掉的危险，我暂时照看他。"

"那就全靠您了。"

“中川助藏干得好，甚吉也干得不错，家老大人让我把这话告诉你，所以就过来一趟。”

“实在不敢当。”

“我也从这儿去助藏家守夜。年纪轻轻的，真可怜。”

本多权六说着已经站起来，快步转到后门。用震响狭小房屋各个角落的声音说：“三栗夫人，突然打扰，抱歉。”然后下到门口的土地面，又小声对与右卫门嘀咕：

“最近要开会，公布向安达借款的契约。与此同时，会命令大监察调查此次藤津事件。平松家老也该完蛋啦。”

本多权六刹那间露出了梦见自己坐上新执政位置的表情，凝视空中，随即把巨大的后背转向与右卫门，一下子消失在外面的黑暗中。

# 五

如本多所言，在月末召开的要职会议上，藩主的叔父主膳正茂利坐镇，长谷川志摩宣布和京都商人安达总右卫门签订了借款两万两的契约。偿还条件很宽松，利息低，差不多是以往藩债的一半，完全得到与会者赞同，此事确定无疑之后，志摩向大监察提出一项起诉。

起诉的内容是严厉弹劾平松家老等不仅妨害此次借款，而且多年来勾结江户商人，为私党谋利。志摩发动决战，要了结长年与平松派的暗斗。因为在留守藩府的主膳正茂利眼前进行，出席会议的平松派无计可施，大监察小出权兵卫立即着手确认起诉事实。

小出权兵卫每晚带着手下出入平松家老等要职的家，在这种骚乱的气氛中夏天结束了，秋意稍浓的时候得到藩主及主膳正茂利批准，确定罪状，宣判处罚。

平松藤兵卫世禄减半，免去职务，罚足不出户一百天；中老中根带刀、岩松濑左卫门同样，世禄削减三分之一，免去职务，罚足不出

户五十天；家老古井又三郎被处以昼伏，平松派执政全部被免职。这是大政变。接着又扩大范围，宣布属于平松派的人员减少俸禄，降低身份，藩内平松派销声匿迹了。

三栗与右卫门自始至终密切注意这次政变。关于平松派从江户商人那受贿的事实和金钱的去向，小出权兵卫揭露得淋漓尽致，但藤津袭击家老事件抓不到决定性证据。那天直接指挥袭击的伊黑半十郎被免去了近侍统领之职，俸禄也被削减，下放到藩内最偏僻的森内郡任职。仍然有职衔，但对于一个从年轻时就没离开过君侧，步步高升的人来说，这个任职或许是种屈辱。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传闻半十郎很少回镇上，在任职地酗酒买醉。他被追究的是作为平松派一员分得贿赂，并经常向藩主谎报借债情况等罪名，而袭击家老之事不在其中。

也有一种巷议：在那次袭击中，袭击一方也有数人负伤，但平松派知道袭击失败了，不遗余力地进行了隐蔽工作，消灭了证据。总之，这就是处理平松派的大体情况。

助藏白死了吗？与右卫门想。

扣到自己头上的那个奇怪的污名，助藏怀疑是平松派策划的，与右卫门本人却不曾觉察，这个疏忽也让他追悔莫及。还有那个梅雨之夜，就等于眼睁睁看着助藏被杀。

悔恨在心里与日俱增，也许是天高气爽的秋空的缘故。

那场搏斗是在三十来个藩士眼前进行的。也有人听说搏斗，一路跑回来，所以，看见了搏斗的人或许达到了四五十人。

不得不搏斗的颠末也有很多人目击。最初，走在前面的三栗与右卫门从抱着的包袱里掉到路上一册文件。

从后面过来的伊黑半十郎拾起来。先是喊：喂，三栗，掉东西了。但看见与右卫门没听见，继续往前走，就放开嗓门：

“喂，生瓜，生瓜三栗！”

这次的声音不仅与右卫门，连那些走在附近的藩士也听见了。众人哄笑。因为伊黑半十郎说了平时大家都这么想但谁也不敢说的话。

在笑声中与右卫门慢慢折回来，站在半十郎面前。

“生瓜是说我吗？”

“对，没别人。”

伊黑半十郎冷冷一笑。没多少日子，自暴自弃的迹象已布满面孔，近侍头目的模样不见了。

与右卫门定睛注视这张脸，然后接过文件册，转过身。半十郎冲他背后叫喊：

“喂，不道一声谢吗？”

与右卫门回头。

“在人前叫生瓜，不能道谢。”

“什么，够牛的！”伊黑半十郎声色俱厉了，“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我被放到了穷乡僻壤，你小子心里瞧不起，是不是？”

“……”

与右卫门默默一礼，转过身。半十郎的刺耳声音从后面追上来。

“道谢，生瓜与右卫门！不道谢就别回去！”

与这声音同时，看的人发出惊叫。与右卫门已走出十来步远，掉头回顾。伊黑半十郎拔出了刀。

半十郎右手握着白刃，一步步缩短间距。与右卫门盯着他，把包袱放在地上，脱下正装放在上面，这才拔出刀。据说显得很沉着。

看见与右卫门拔出刀，伊黑半十郎站住，摆出架势。他身材高大，

肚子略微凸起，架势很有威慑感。围观的人当中也有人从那姿势想起半十郎年轻时曾以东军派刀法驰名。

与右卫门的体格、容貌相形见绌，也把刀尖指向对方的眉间，双脚好似牢牢钉在了地上，在人们的眼睛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有人第一次看见他手里握刀，倒吸了一口凉气。

踏步上前的是与右卫门。与右卫门上前，半十郎后退。落向西天的太阳映照着密布天空北半部的云，天空开始染上日没的色彩，但地上还明亮，从壕畔走上外城郡代小路的地方笼罩着寂静。

已经没机会扬声制止，回家路上的四五十个藩士只是远远围观，闭嘴注视格斗。唯有二人脚下滑动，地面作响。优劣已然分明，只见与右卫门那张生瓜似的脸微微泛红，而半十郎面无血色、大汗淋漓。

突然与右卫门说话了：

“伊黑，可以的话，收起刀吧，我不介意。”

然而，与右卫门话音未落，伊黑半十郎大喊一声，砍了过来。从上路砍下来的刀疾如迅雷，欺身而进也到位，与右卫门举刀格开。

与右卫门迅即摆好下一次厮杀的架势，半十郎却抱着被搪回来的刀踉踉跄跄。好像这也惹怒了他。

半十郎站稳，回身，高高举起刀。一副恶鬼的凶相冲过来。一个回合，两个回合，与右卫门的身体灵活闪动，摆脱了缠斗。一闪，再闪，人们看见与右卫门的刀无声地闪了两次。伊黑半十郎的身躯不声不响地倒下了。

在路上叫与右卫门的绰号，对与右卫门加以羞辱的是半十郎，先拔刀的也是他。有很多人作证，确凿无疑。对与右卫门的处分又是昼伏二十天。

解除昼伏处分的第二天，三栗与右卫门被召到政变后升任首席家老的长谷川志摩宅邸。新任中老的本多权六也在。

“给中川助藏家增加二十石。”

志摩说罢，看着权六，于是权六干咳了一声，说：

“让白井甚吉娶助藏的妹妹，入赘当户主。没有异议吧？”

“哪里会有什么异议呢。”与右卫门说，“如此关怀，感激不尽。甚吉不会玷污助藏的名字。”

“甚吉在藤津干得很好。三栗，你很有眼力。”这么说了之后，志摩苦笑了一下，又道，“其实，本想风平浪静之后给你也增加十来石，提个一官半职，但出了伊黑这件事，现在不是时候，再等等吧。”

“对不起，让您操心了。”

“不过，三栗，你是给助藏报仇吧？”志摩说，“权六这么说。说一定是三栗挑衅，惹伊黑半十郎动刀。”

“毫无证据。”

“证据？”

志摩和本多权六相视一笑。

本多说：“你们厮杀的时候，大监察手下的人偷看了你掉下的很重要的文件，里面是莫名其妙的废纸。”

“……”

“但这个人只悄悄对我说了，没告诉小出权兵卫。”

“是我故意找茬儿。”与右卫门面无表情地说。志摩和本多权六嘻嘻笑了。

志摩说：“真是这么回事。权六就忘了这种搬弄是非的话吧。”

秋天过去，到了初冬的寒气勒紧街镇的季节。大风猛吹的日子，

三栗与右卫门往来于藩城与自家，脸就好像红黑色的大丝瓜，但即使看见这样一张脸，也没人再做出忍俊的表情。岂但如此，甚至有年轻人注视那长得出奇的脸，眼里明显露出来敬畏。谁都还没忘郡代小路上进行的那场可怕的厮杀。

# 马尼精甚内

# 一

川波甚内名声不佳，与武士之名不相称。人们说他阿谀奉承，是马屁精。而且，这确是事实。

臭名远扬，绝没有人当面指责他，但背后给他起了诨名叫马屁精甚内。他本人知道多少不得而知，反正川波甚内从不遮掩拍马屁，照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拍特拍。

譬如有人说，出勤的路上遇见上司，早上请安是自然的，但这时甚内就露出白牙，令人作呕。不过是一句应时寒暄，作出谄笑干什么。再加上声音大，据说甚内在城门前的广场上说话，声音都能传到广场的角落里。

满脸浮起多余的笑，用震耳欲聋的声音问候，如果上司手里拎着东西就赶快夺过来，鞠躬似的跟在后面，这个姿态就是拍马屁的典范。目击者把脸扭向一边也并不过分。

每天出勤都是这个样子，上司家里有喜事，川波甚内必定第一个

拿着礼品赶去，发现能帮上忙的事就跟着忙活。丧事也一样。传说他歇班的日子，正好某上司晋升换住处，他就去帮着搬家，从头顶兜着腮帮子系上一条手巾，混在随从仆人当中扛东西。

“他的目的是什么？”甚内的这种名声传扬开来，有人诧异地问。

被问的人回答：“那个嘛，一句话，为了飞黄腾达吧。”

“……”

“就是吧。”

回答的人对露出难以理解的表情的人说，那小子是入赘川波家的。

“甚内拍马屁是继承了户主以后开始的。想来是当上户主，很有点儿劲头儿，自己这辈子要增加俸禄，哪怕就一石呢。”

“那要是真的，恐怕也白费劲儿。”先开口打听的人冷言冷语。

并不是说武士阶层就没有谄谀奉迎，实际上事关保家或发迹，动用钱物是常识。不会使钱使物的人升迁慢，这和其他阶层没多大区别。

不过，做这种事很少有露在表面的，所以受到周围非难的也不多，基本是利用派系，物或钱的授受首先就不能龇出白牙招对方讨厌，应该在努努嘴就心领神会的地方秘密地一很正常地进行。

而且，发迹也好，身份或保家也好，都是有顺序的，大部分是先在派系内部酌情安排，然后用公家的名义来实现。从这种实际情况来说，川波甚内谄笑和讨好的大嗓门儿不就是自己宣布他没有可依靠的派系，只能瞎放炮吗？那个人是这么说的。

当然派系并不是万能的。例如，以前的家老金森庄兵卫长年窝在总领的职位上，一跃而升为家老，进入执政之列，当时就说是因为把传家宝蓝孔雀香炉送给了藩主的近臣海鉾与四郎。海鉾得到了蓝孔雀香炉，金森得到了权力，这就是超越动辄对立的派系，互通有无的例子。既然没听说过川波家里有世代相传的茶具或名刀，刚才那个人断定白

费劲儿也就八九不离十。

尽管川波甚内拼命拍马屁，眼下还没听说有哪个上司为之感动，伸手助一臂之力。

也许在此需要介绍一下川波甚内的风貌。譬如现今在藩主身边的海鉾与四郎，权势无出其右，当初不过是世禄仅只六十石的管记，竟一跃为食禄三百石的近侍总管，登峰造极，他就是长相好，被视为飞黄腾达的榜样，如今年过四十，仍然是仪表堂堂。

假如飞黄腾达也跟容貌啦体态风度啦有关系的话，川波甚内可就在起点已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

他中等个儿，瘦瘦的身体看起来有点儿弱。但问题还不是躯体，而是那张脸。一言以蔽之，甚内是一个丑男人。奔儿头，眼大嘴也大，而且刚过三十，鬓毛就明显稀少了。

不知他本人是怎么想的，反正没长拍马屁能受人欢迎的相貌，也许那张脸越想讨人好越让人讨厌。实际上，藩里的人一般都是用冷笑的眼光看他拍马屁的。不过，蔑视归蔑视，却还没有人指指点点侮辱他的人格，是因为下面这样的事。

将近年底的十一月，镇上下了几场夹雨的雪糁。连日笼罩着郁闷的冬云，风是北风，看来真下雪的日子也不远了。这种早上川波甚内也精神抖擞地拍了马屁。

对方是巡检之职的诹访权十郎。身高差不多有六尺，膀大腰圆，当然有力气，而形成对照的是他为人文静，举止得当。那天早上，他手里拎了一个很大的包袱。

“早上够冷的。”甚内从后面赶上来，大声说，“头儿，我来给您拿包袱。”

“不用，有点儿重。”

诹访用天生的小嗓门儿说着瞥了甚内一眼，闪出了一点儿厌烦的神色，也许是在想：又来拍马屁吗？

“没事没事，不用担心，多少重一点儿我完全不在乎……”

甚内从诹访手中抓过包袱，不料腰一弯，包袱险些落地。脸登时就红了，叉开双脚，好不容易才立直了身体。

“重吧，里面是火盆。”

诹访同情地说。他毫不费力地拎在手里的是青铜火盆，即便是青铜的，也太重了些，把它从仓房里拿进拿出要两个仆人抬，还累得腰疼。

家里人抱怨，所以诹访打算把它拿到藩城里的办公房使用，正从家里往那儿搬。诹访伸出手。

“还是我自己拿吧。”

“不用，别担心。”

甚内把两手抱着的火盆包袱小心地挪到一只手上，调整了呼吸，腰上使劲儿，便像什么事也没有似的迈开步。脸色恢复了正常。

很多人目击了当时的情形，过后说不愧是云弘派。甚内是剑士，在镇上如月坊挂出云弘派招牌的堀川武馆曾代师授徒。有人知道，他被秘传了该派叫六叶刀的短刀绝技，甚至说是自武馆开张以来，包括甚内在内，这一绝技只传授三人。

人们称赞甚内，没有诹坊那般的膂力，但是有短刀武功。三名目击者后来到诹访的办公房实地搬了搬青铜火盆，他们也勉强能一手拎，但谁也走不上十步。甚内那看似虚弱的躯体里蕴藏着用刀修炼出来的惊人的体力。

有了这件事，川波甚内稍微摆脱了人们的轻蔑，至于拍马屁的效果，看起来还完全是瞎忙乎，人们仍对此心怀轻视。诹访权十郎赞扬了甚内，但那是赞扬他有出人意外的体力，并不是感谢他帮着拿火盆。

每天承受这种沉重的压力的，正是川波甚内本人。证据就是下班回居家所在的犬饲坊时，他的脸和在藩城里的时候大变样，布满了忧郁。他好像害怕碰见认识的人，略低着头，匆匆靠路边走。累得缩肩塌背，钻进自家的院门。

妻朋江在门口接过刀，恭恭敬敬地跟在夫的后面走向起居间，轻声问：

“怎么样呢？有什么好消息吗？”

“啊，还没有。”

甚内的声音很郁闷。妻帮他换衣服，沉默了一会儿，用明朗了许多的声音说：

“别泄气，就会有好消息的。”

川波甚内的拍马屁既不是像别人推测的那样是为了飞黄腾达，也不是当户主来了干劲儿，二人等待的好消息完全是另外的东西。而且，知道这事的只有他们夫妻和少数上司。

# 二

粮仓总管的下属涩谷助右卫门是川波甚内的顶头上司，他把甚内叫到自己家里来，是甚内继承户主，进藩府勤务大约半年后，距今已经有两年了。

“出了麻烦事儿。”

甚内猜不出什么事，来到涩谷家。好喝酒、人很好的助右卫门对他这么说。

“我的工作有什么疏漏？”

说是麻烦事儿，想来只有这方面。他的工作主要是租米入库出库，虽然见习过，越来越熟悉，但是不明白的地方还很多。甚内紧张地看着上司的脸，涩谷却摆摆手。

“不是的。是你老丈人，出了不好的事。”

大约三年前，藩府发生了一个小政变。反对派揭发家老金森庄兵卫等一部分官员政治腐败，涉及面很广，几个人被停职。

没死人，最重的惩处是金森庄兵卫闭门思过。首席家老山内藏之助用较轻的处罚解决了事件，但削减了所有有关人员的俸禄。俸禄多的多减，少的少减，一个都不落，也可以说实质上是相当严厉的处分。

"你老丈人也在其中呀，上头命令减禄。"

"现在吗？"

甚内哑然，看着涩谷的脸。涩谷点点头。

"说是下面的调查还没完，漏掉了定罪的新事实，但事实看来确实是判决有疏失。是藩府的失误。"

"……"

"唉，反正最近要正式宣判。把三年前的事情翻腾出来，你要吃一惊吧，所以上峰让我事先告诉你一声。"

"那要减多少？"

"五石。"

"那可够受的。"甚内说。

他感到冷汗渐渐渗了出来。事件处理已过去三年，有的人即将解除处罚，官复原职，这时候被公布削减俸禄的处分，知道情况的一部分人且不说，那些不知道的人会怎么想呢。

无须自问。谁听说了都必定以为甚内干了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女婿减了俸禄的消息会立刻传遍家族，不光彩之至。

而且，第一个应该解释此事的人是岳丈彦助，他一年前中风倒下，半身不遂，说话也不明白，时好时坏。倘若对他说因为三年前的事情被减了禄，他一激动很可能又倒下。看来甚内只好默默承受不光彩了。

这就算了，但万一亲戚来探望，说出了减禄的事情，怎么办呢？也许彦助不认为原因在自己，对女婿的丢丑大光其火。那要是使病情恶化，问题可就不是不光彩就能了结的了。

甚内焦躁地说：

“到了这时候还处分，不有点儿严苛吗？谁都会认为减禄是由于我的过错。”

“可不是吗，但处分就是处分，没法子。”

“恐怕岳父也这么误解。”

“把事情告诉彦助嘛。”涩谷说，但立即醒悟，改口说，“对了，大概不能跟病人说这种事。”

“……”

“好，我跟上头讲，妥善处理。”

“帮我说情吗？”

“不是的，处分是处分，不可能改变，但尽量不声张，暗中处理就完了。”

“……”

“讲清楚你的处境，上头也会给予适当考虑的。”

“多谢，拜托了。”

甚内伏首，因为心情绷得太紧，随即又想到别的事，脸色阴沉了下来。

藩府有新年朝贺的仪式，如果藩主在藩里，食禄三百石以上的重臣和有职务者在城中的白书院，三百石以下无职务者和二百石以下有职务者在晴明间，此外二百石以下无职务者、一百石以下、五十以下的人按俸禄分批进入大堂，拜领藩主的嘉言慰勉和赏赐，这是惯例。

但最近四年，藩主有病，不能回藩，由世子和泉代理，接受家臣的朝贺。仪式也从简，比如在大堂，藩士鱼贯膝行到和泉面前，取下那里堆积如山的陶杯，近侍给斟上酒，一饮而尽，把陶杯揣进怀中退下。

不过，传闻藩主的病难以康复，近日和泉将正式继位，成为新藩

主，所以新年仪式显然也要恢复旧例。

没有用，骗得了一时，骗不了长久——

甚内觉得头重脚轻。川波家是粮仓总管的属下，俸禄五十五石。以前，新年朝贺是夹在百石以下的队伍里领受赏赐，但削减了五石，下次就必须与五十石以下为伍。

那时身份有变就大白于众人眼前。暗中处分，妥善处理，岂但无济于事，反而因为一直隐瞒，人们更要用奇异的眼光来看他。藩里说三道四恐怕是无法避免的。

“咳，不要太沮丧。”看见甚内的神情，涩谷宽慰说。大概他认为甚内只是丧气而已。“减禄不是永远的处分，过四五年就解除了。只是在这儿说……”

“……”

“也有人一年左右就撤销了处分，像藩使荒井、出纳平松、管记菅沼、杉原他们。菅沼仪助、杉原小弥太有海鉾大人的关照。”

“近侍总管？”

“是啊。”涩谷点点头说，“听说藩使荒井、出纳平松向上头花了不少钱。山内大人不接受那种钱，所谓上头，可能是次席的栗田大人吧。”

涩谷助右卫门说出了与山内藏之助相颉颃的有权有势的家老的名字。

“荒井、平松俸禄大约二百石，但很有钱。咳，办法有的是。”

“……”

“不过，你既没有很硬的关系也没有钱。”

“是的。”甚内扬起脸，对涩谷的话大感兴趣，“恭请指教，像我这样的人怎么才能早点儿解除处分呢？”

“是啊……”涩谷抓着下巴上的皮肉，仰望天井，露出要略作沉思

的表情，但马上死了心似的，把眼光收回到甚内身上。“咳，也就是尽量巴结上司呗。从我们的上峰啦，关系比较深的财务总管啦开始，所有藩府有职位的人全都留意，有机会就讨好，没人会觉得反感。”

“……”

“你好像不信呀。”涩谷瞪了甚内一眼，“可你家的事未必在哪儿都不给当回事哟。平时给上头留下好印象，况且藩府本来也是有疏漏，削减五石，马上就恢复也说不定。”

由于涩谷尽力维护，减禄处分是极其秘密地宣布的。

通常宣布事情这种都是有监察人员跟上司一起到场，但川波甚内被叫到粮仓总管的宅邸，那里只有大监察大熊百弥太和总管在场，宣布了之后就匆忙离去。

宣布之后，大监察特意加了一句：此次处分记录在案，但不对外公布。也可能是藩府方面也有纰漏，所以才这么做，但甚内觉得处置很宽大。假如处分能早点儿撤销，被人指几天脊梁骨就过去了。

第二天川波甚内就开始按涩谷说的，努力给上司留下好印象。从藩府所采取的措施来看，处分只是走走形式也不无可能。这么一想，发现上司就大声请安也非常有劲头儿。甚内认为一切都是为了家和卧病的老丈人。

然而，尽管甚内和知道真相的妻朋江满心期待，解除减禄的事却一点儿影儿也没有，两年岁月过去了。听到的净是那些不了解情况的同僚讲的坏话，什么阿谀之徒啦，马屁精啦。甚内不屈不挠地讨好上司，但有时也袭来徒劳之感，精疲力竭。

因而，当那个樱花也散落的四月的一个夜晚，一个目光炯炯的人——后来才知道是骑卫队的佐野庆次郎——来叫甚内跟他去栗田家老的宅邸时，甚内也没想到家老的事情和减禄处分有关。

“听说川波近来极力讨好上头的人哪。”

把川波甚内叫进起居间，栗田兵部劈头就这么说。他脸上露出冷笑，但甚内敏感地觉得声音里并没有讥讽。

甚内默不作声地回视家老的面孔。夜里把一介粮仓差役叫到宅邸是为了什么呢？甚内的心扑在这一点上，但家老却还是说讨好的事。

“被人议论纷纷，是做法老实，不高明，证明人很质朴。真正的谄媚之徒是不会弄出风言风语的。”

“是。”

“你的目的是什么？”

“……”

“恢复被削减的世禄吧？”

甚内觉得浑身一下子发热。总算遇见了知道自己煞费苦心拍马屁的本意的人。甚内伏下涨红的脸，觉得栗田这个人目光犀利，不随风看人。

“好像说中了。”栗田得意地说，而且还加上一句，“这目的令人同情。有谁帮忙吗？”

“没有。”

“我可以出力呀。”家老漫不经心地说。然后把端正的长脸朝着甚内，略微放低了声音。“条件是也要听听我的委托。”

“那自不待言，”甚内赶紧说，“就请下令吧。”

翘盼的机会来了，甚内兴奋得几乎听到一声令下就会拔刀杀人，但家老的授命并不是惊天动地的事情，有一点儿奇妙倒是不假。

# 三

高泊离藩城三十多里，港口所在，不仅本藩，连毗邻的将军家领地、邻藩的船运物产也汇集于此。藩府在这里设置了兵营和官衙，负责收税，即所谓官仓费，并维持治安。

港口附近有官仓，那些足以形成一个街坊的仓廪是港口地区的中心。以仓廪人员和聚集此地的商人、船夫为对象的酒楼、花街繁盛，对从藩城所在的街镇过来的人来说，商业街热闹的高泊信仿佛总是充满了异样的活力。人们擦肩而过，动作和说话声也有一种藩城那边看不见的独特气势。

估计是傍晚五点来钟川波甚内来到高泊街上。穿过在兵营步卒宿舍成排的街巷，跨过一座架在小河上的桥，道路便伸进喧闹的商业街。走过这条长长的、人声鼎沸的路，接着就是此行的目的地饮食街。这里叫吉野坊，几乎由菜馆、饭铺和各种茶屋构成。

日落还有一点工夫，这时候的饮食街笼罩在迎客前的静谧中。房

屋里像是有人，但外面的路上阒然无声。开始沉入大海的太阳把光芒勉强停留在家家户户的房顶上，暮色早已一点点占据了洒了水的檐下，摆在地上企求生意兴隆的小盐堆微微泛白。

甚内从大路拐进小巷，往街坊深处走。那里有栗田说的叫牡丹亭的酒家。甚内通报了姓名，马上被领进后面的房间。对方还没到，酒家好像对一切了如指掌，立刻端上酒菜。

似乎特意等洞泉寺的暮钟敲完了六点，女人出现了。栗田说有一个将近四十来岁的女人来，但这个女人怎么看也像是三十五六。不是武家，是商家的女人。除了眼角有一点儿皱纹之外，肌肤光润，眼睛澄澈，整个儿是个美人。

“您是川波大人吗？”

女人进屋，坐在甚内对面，用微微含笑的眼睛看着甚内问。

“是的。”

“您辛苦了。那么，把约定的东西……”

甚内把从镇里带来的包裹推到女人面前。包裹是封着的，栗田说是金子，大概是的。日常勤务有时要处理巨额金钱，据他估摸，那包裹沉甸甸的，金币不下四五百两。

女人仔细查验了封印。然后解开带来的包袱皮，从中取出纸包，放到甚内前面。那纸包也封得严严实实。

“那么，把这个……”女人说。

她只字不提栗田的名字。各自把交换的东西包好，女人蓦地换了一副表情，喜笑颜开。

“喝杯酒如何？我奉陪。”

“不，我还要返回镇中国银行

“都特意准备了，不喝就浪费了。”

女人轻轻拍手，一个年轻男子拉开隔扇门进屋来。看来不是酒家的人，而是女人的随从，体躯强壮。

女人使了一个眼色，那男子向甚内一礼，抓起金包裹就出去了。果然相当有臂力。

“请拿起杯。”

年轻男子一出去，女人莞尔一笑，朝甚内举起酒铫。笑容仿佛充满了自信。事实上这女人一笑就香色氤氲，风骚妖娆，令男人心旌摇荡。无拘无束的肢体简直像熟透了似的，盈盈丰满。

但甚内拿起杯，冷淡地说：

“那就只喝一杯。”

“川波大人不能喝酒吗？”

甚内刹那间感到对方歪着头探视的眼睛里闪过察言观色的神色。他告诫自己要小心，栗田交待的事情才完成一半。

甚内举起斟上酒的杯，毫无表情地说：

“不，喝酒可没底儿。”

“啊，是吗？”女人好像很扫兴，收回了笑容。

只饮了两三杯，甚内撇下那女人离开牡丹亭。跟身份不明的人喝酒也不觉得好喝，更没有兴趣一边喝一边揣摩对方的真面目。

女人相当有姿色，但甚内的妻朋江也是在藩士当中很出名的美人。甚内平日厌腻了美人，遇见有几分风骚的也无动于衷。能被半老徐娘引诱的心情早已淡薄，只想赶紧回去完成任务。

并不清楚自己完成的是怎样的任务，甚内觉得心情有一点儿别扭，但还是相信栗田家老的话：不要胡猜乱想，按说的做就行。下一步把女人寄托的密封纸包交给家老就完成任务。任务很奇怪，但这就能恢复被减掉的五石，真是太容易了。

通过了最后一个村子，前方隐约出现了亮光。那是街镇。估计时间大约已过了夜里十点，但栗田说过径直来宅邸。甚内加快了疲惫的脚步，穿过藩城下边一片松林中间的道路。

正当走出林子时，突然黑暗中有人查问。那黑暗中的声音说：

“是川波甚内吧？”

“是的，问话的是哪位？”

代替回答的是冷不防冲过来的刀。眼前黑暗浓重，刀锋作响，不只一把。甚内猛然闪身，紧接着又一刀砍过来。

被包围了。

甚内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是伏击。不消说，敌人的目标是怀中的密封纸包。他意识到这一点，总觉得栗田家老所吩咐的任务有一点儿不解之处，原来危险就在于此。

拔刀相对，又退回刚刚走出来的松林。背靠树干，直伸刀尖。人影像墨洇一般从三面逼过来。暗夜之中好像也有光，凝光的刀身隐隐可见。袭击者有五人。

甚内横移身体，他知道昏暗对移动很有利。敌人怕误伤同伙，不敢断然进前，抓住空隙或许就能够突围。

甚内又轻轻横移，靠向另一株松树。黑暗中的敌人也一齐移动，这就知道了敌人的大致位置。右边的敌人过于上前，心急气躁，是危险的敌人。

正面和左手的敌人有一点儿距离。正面三人跟着略微缩短了间距，左边的敌人退在后面，看来他是带头的。

甚内沉下身子，猛袭右手的敌人。踏进，屈伸上身，把刀从下向上横劈。有一刀击中的感觉。两个正面的敌人马上挥刀劈砍，但不出甚内所料，踏进不到位。甚内格开，倏然奔向左手。

一团人影忽地出现在眼前，用布蒙着脸都看见了。那敌手迎着甚内敏捷挥刀。黑暗之中无声对劈，简直像同时击中对方，但奔走的气势略占上风的甚内取胜。没工夫弄清倒在黑暗中的对手，甚内回身又砍了一个追上来的敌人。

# 四

暗夜交锋大约过了一个半月，这期间甚内竖起耳朵注意两件事。

一件是关于交锋的传言。那天夜里甚内砍了三个人。肯定有负伤的，说不定还有人一命呜呼，然而，哪里也听不到此类传言。所以，袭击甚内的是些什么人就不明不白。下命令的人竟然把这一事件隐蔽得如此巧妙。

另一件是解除减禄的通知。摆脱了松林外的袭击，甚内当夜顺利地把密封包裹送给了栗田家老。他认为不负使命，下面就等着上头发出恢复世禄的指示了，可通知却迟迟不来。已经过了一个半月，音讯杳然。

假如指示拖后，甚内觉得也应该有所表示才是。或许家老忘掉了当时的许诺吧？他终于焦躁起来，正当此时，甚内被粮仓总管松川清左卫门叫到宅邸。

时节已进入梅雨，街镇上霪雨连日。雾一般的雨下了一阵之后，

太阳刚要露出来，转瞬之间天空又变得漆黑，暴雨倾盆，这样的天气日复一日。那天晚上也下雨，甚内擎伞来到足助坊的总管宅邸。

一到门口，松川家的男仆在等候，立即把甚内领进后面的房间。进屋却不见上司的身影，等着的是家老山内藏之助和大监察大熊百弥太。

甚内以为进错了房间，惊惶失措，大监察开口说进来坐下。

“不是审讯，随便点儿。”

大熊对紧张的甚内说，然后又说，我问的话全都要老老实实回答，不许撒谎。

“大上个月的月末……”说了之后，大熊又订正为准确的日子，“那天你去了高泊吧？”

“是。”

“虽说那天你不当班，但不必说同僚，甚至对家里人也没说去处就去了，为什么？”

“吩咐我的人让这么做的。”

“那是栗田吧？”

“是的。”

于是大熊转向山内，说如此做法很巧妙，那就不易被发现。山内坐得稍远，望着二人，大熊这么说了，他并不吱声，只是用两手捧着茶碗默默啜茶。

大熊又把脸转向甚内。好像觉察了甚内的表情，说：不是说你巧妙，别介意。

“那么，去高泊见了谁？”

“一个女人。”

“地点是吉野坊的牡丹亭吗？”

“是。”

“那个女人自报了姓名吗？”

“没有。”

“说说是什么样的女人。”

“三十五六岁，很漂亮，好像是商家的女人。”

“小松屋的老板娘，没错儿。”大熊对山内说，这位家老还是只点点头。“见面又做什么了？”

“交换了我拿的东西和她拿的东西，因为就是这么吩咐的。”

“你拿去的东西是什么，金子？”

“我觉得是，但没有看里面。”

“凭你的感觉，假如是金子，估计有多少？”

“大约四五百两。”

“四五百两！”大熊又看了看山内，彼此点点头。

“对方交给你的是什么？”

“是纸包，密封的。”

“就这个？交换了东西就完了？”

“啊？”

“那小松屋的老板娘可是远近闻名的美人，然后该劝你喝一杯吧？”

“是的，喝了两三杯，就这些。”

“哦，那太可惜了。”

大熊咧嘴笑了笑，一直默不作声的山内也扑哧一声笑了。大熊又伸直腰，说：

“你估计那纸包里是什么？猜一猜。”

“像是信，或者什么文件。”

“不错。”

大熊抱起胳膊，两眼盯着天棚。那胳膊很粗。过了一会儿，他放下胳膊，说：

“文件或者信应该交给了栗田？”

“是的。”

“不过，话有出入……”大熊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甚内，“工程队的桥本、近侍队的棚仓、财会队的村井的三儿子，叫石之助，那个坐冷板凳的，你听到这三个人的名字，有什么联想？”

“没有。”甚内说，但这时觉得以前的疑问像气泡一样在头脑里浮起来。“莫非这三人就是在我从高泊回来的夜里和我交手的人吗？”

“正是。”大熊说，“村井石之助悄悄疗伤，前天死了。桥本、棚仓也负了重伤，但好像性命无虞。”

“……”

“你知道唆使这些年轻人袭击你的是谁吗？”

“……”

甚内瞥了一眼山内家老。山内神色不动，说可不是我哟。

“不是家老大人，告诉你，让人袭击的是栗田。”

“怎么会呢！”

“桥本、棚仓这样坦白了，是真的。”

甚内哑口无言。

“喏，吃惊很自然，栗田利用你从小松屋顺利取回了危险的文件，但又怕真相从你嘴里泄漏出去，为保身他是不择手段的。”

“……”

“据这次调查，发现小松屋的文件移动了，但是不清楚去高泊完成这个任务的是谁，找出你可费了不少劲儿，因为你和栗田毫无牵连。”

“……”

“你帮栗田家老的理由是什么？钱？”

“不，不是的。”甚内大感意外，不由得大声否定，大监察嘘了一声。“大监察大人也知道，我二年前被削减了五石俸禄。”

“啊，那个吗。”

“我这代被减禄极不光彩，伤透了脑筋，正在这时候栗田大人找到我，说干好这件事就恢复俸禄……”

“甚内是川波的女婿。”大监察向山内家老解释，“帮栗田是为了恢复俸禄。”

“五石恢复了吗？”山内问。

“没有。”

“那我给你恢复。但在此之前，要给藩府干事。”山内把掌中摆弄的空茶碗放回到托盘上，膝头转向甚内。圆脸温和的山内用淡漠的声音说：“以前出现了收租渎职，处分了金森庄兵卫等很多人，当时断定庄兵卫是主谋。但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主谋另有人在，是栗田兵部。”

“……”

“高泊的富商、港口总管、一些官仓人员都卷了进去，是规模很大的非法事件，还在搞。既然弄清了，就不能置之不管，要把栗田叫到藩府里追究。已经商定，他若痛痛快快地认罪就算了，狡辩逃避就当场处理。听说云弘派有短刀术的秘传绝招，要借助你一下。”

# 五

那天，法藏寺午后两点的钟声敲响之后，甚内午睡了一个来小时。醒来喝了一肚子朋江准备的粥，换了衣服出门。对朋江只说藩府召唤，没告知详情。

因为不是当班的日子，所以甚内没有穿正装，披了件外褂。就这副装束从叫做唐门的后门进入藩城。追究栗田兵部的非法行为要极其秘密地进行。藩府内有很多栗田党羽，一旦走漏了风声，就可能引起超乎预料的骚乱。甚内的行动也极为隐秘。

大概是梅雨间歇，天空时而飘过淡淡的白云，难得地露出蓝天，耀眼的日光在绿树叶上闪动。甚内脚步匆匆，沿背巷行进。

追究栗田家老定于傍晚五点开始。按照和大监察商定的，甚内起码得在四点半之前赶到外城御殿的白雨堂内廊。不过，甚内认为到得太早也不好。虽然白雨堂内廊平时不大走人，却也怕退勤之前到那里会遇见人。

甚内走进寺坊。太阳斜射着寺庙的白墙和墙内郁郁葱葱的绿叶，路上不见人影，寂然无声。他放缓了脚步。来到这里，就等于已经到了藩城。穿过寺坊就能到后门前面的濠畔栅门。

低头转过墙角，说时迟那时快，甚内往后一跳，迅速解开了外褂的带子。一个男人站在那里，放下抱着的胳膊，跨到路当间，喂了一声。是骑卫队的佐野庆次郎。

甚内听大监察说过，佐野是栗田兵部的左膀右臂，镇上首屈一指的单刀派葛西武馆的高徒。甚内警惕地环视，脱下外褂。

“不能给闪开路吗？”

佐野可能比甚内小三两岁，扬起年轻精干的笑脸。

“不能呀，在这里把你挡到四点半是我的任务。”

佐野说着，一点儿点儿后退，摆出随时能拔刀的姿势。甚内略受震撼。此后的步骤已泄露给栗田家老一方，肯定我也一直被监视。

但震撼无形于色。盯着佐野，甚内说：

“四点半？那可不容易吧。”

“……”

佐野庆次郎嘻笑，牙齿白白的。

“在松林袭击我时也有你吧？”

“开什么玩笑，别把我跟那些人搅在一起。”

“好像对武功非常有自信呀。”

“有自信，不然的话，岂敢一个人恭候云弘派的川波？”佐野又露出白牙笑了笑说，“砍过来吧，马屁精甚内。”

甚内不回答，报以一笑。他明白佐野想激怒自己，带笑迈进。

佐野后退，甚内不介意，疾步上前。随随便便地缩短间距，终于佐野先拔出刀。甚内就等着这一瞬间。他把左手抓着的外褂像撒网一

样朝佐野投过去。

佐野不愧是葛西武馆的高徒，动作轻捷。他不在乎外褂，滑过地面似的倾身砍过来。甚内也同时奔前。擦过地面一般，佐野的刀由下挥起。甚内仿佛要自上压住那迅疾的一刀，变换姿态。以一条腿为轴，忽地转身。姿势不稳，就踏进右脚，刀式就恰好构成了云弘派独特的劈砍。伸出的刀尖砍中佐野要收回的腿。

佐野毅然不屈，重整架势奔过来。刀风呼啸，但甚内倏地跳到一旁，只砍破了甚内的衣袖，佐野便一个趔趄，翻滚到墙下。

甚内马上挺起上身，瞥了一眼疼得龇牙咧嘴的把刀指过来的佐野，拾起外褂，旋即离开此地。

四点半之后，甚内屈膝蹲坐在外城御殿的内廊上。濠畔的栅门、唐门，大监察都布置就绪，甚内报了姓名，哨兵就一声不响地放他进来。按照大监察的指示，甚内由此绕到御殿后面，来到镇上的人出入的厨房门，叫出来一个叫吉村的火夫，把长刀和短刀都交给他，进入里面。

甚内赤手空拳蹲坐在渐渐暗下来的廊上。对栗田家老进行追究应该在黑风堂，从白雨堂往里数第三个。黑风堂也叫监察堂，也是家臣违法，重臣议处时使用的房间。甚内洗耳细听，但是在外城御殿的深处，静悄悄一片，什么声音也没有。

甚内抬起脸，静静侧脸倾听。似乎听见远处有人叫喊，但只有一声，周围又鸦雀无声，正当他以为刚才的声音是幻听时，从白雨殿里面传来啪嗒啪嗒的脚步声。接着有人打开隔扇，一闪来到廊上——是栗田兵部，手提白刃。

廊上昏暗，甚内猛地站起来。栗田站住，辨认似的看了一会儿甚内，慢慢走近，问道：

“杀手是川波甚内吗？”

“对不住。”

甚内说，滑步进前。两手揣在袖筒里，一副袖手旁观的样子。栗田奔过来劈砍。甚内斜身闪过。这时手从怀中掏出来，错身之际左手柔软地缠住栗田的身体，使他失去自由。

栗田挣扎，甚内把右手的匕首利落地刺入他的后颈。刀尖探到颈骨，一剜便拔出。不容出声的闪电之技。把臂膊中瘫软变重的栗田的身体放倒在脚下,看也不看,走向出口。匕首在怀中入鞘。到了走廊尽头，这才从白雨堂后面传来嘈杂人声。

来到厨房外面，吉村站在那里，一声不响地把双刀交给甚内。无人盘问，甚内从唐门出了藩城。

暑热的夏天里栗田同党受到了处分，藩内一时骚然，入秋才告一段落。山内家老这就能无所顾忌地掌管藩政了吧。

大概是梅雨长的缘故,这个秋天多好天。川波甚内依旧大声拍马屁。

“天儿真好啊。”

甚内用畅快的声音说，对方要是拿着东西，他就马上伸出手。

栗田一党处理完了后，上头下令恢复了削减的五石，而且又增加了五石。这是奖赏他在政变中起到的作用。甚内已经没必要拍马屁了，但他兴高采烈，还止不住取悦奉迎。看来多少习以为常了。

甚内声音朗朗。那声音传来，不了解情况的年轻藩士露骨地发出讥笑，老人则哭丧着脸瞪他一眼。看待甚内的眼光依然与轻蔑相差无几。

# 爱忘事的万六

# 一

不足四十坪的菜园角落里，鸡冠花已变得火红。花是早就长在这里的，不像被修整过，却开得很好看。万六正一边拔鼻毛一边赞叹，听见脚步声。

咳嗽了一声，樋口万六从外廊回到屋里。纸隔扇拉开，儿媳妇龟代进来，手上捧案，上面摆着早餐。板着脸小声说了什么，这就算请了早安，但万六没听见。

“那个，什么……”万六说着一下子蒙住，叫不出儿子的名字。“已经走了吗？”

龟代从走廊搬进来圆形的饭桶，还是很小声，说了一声“是”，简直就像说那怎么啦，也不看万六的脸。

参之助那小子！

近来好像受慢待公公的媳妇影响，也不请安就出勤。万六终于想起儿子的名字，在心里骂了一句。

以为龟代拿进来饭菜就会转身而去，她却低头给盛了饭。太阳也有从西边出来的时候，万六边想，边默默地吃早饭。

本来万六胃口很好，但毕竟受不了今年夏天的炎热，饭量减了不少，可这个时期一过，万六的食欲便恢复常态，今天早上也吃得非常香。

另外……也因为龟代做得好吧，万六想。

龟代这儿媳妇是个美人，要强，有时候甚至不把公公当公公，但令人夸赞的是不厌烦下厨，而且是高手。

不过，虽说擅长烹调，也不过是隶属土木工程队的年俸四十五石的人家。每日伙食不能花多少钱，但龟代是巧媳妇，能在有限的开销里置备出美味佳肴。

比如说万六的早餐，是盐渍小茄子和一点点醋拌菊花，还有昨晚剩下的咸鲑鱼和酱汤，那小茄子是俗谚说不给媳妇吃的秋茄子，跟醋拌菊花一样腌出了上等好菜的味道。咸鲑鱼虽然是昨晚剩的，但去掉吃了几口的地方，又重新烤得焦嫩，而酱汤里放了青菜和切成小方块的豆腐。龟代的饭菜一点儿都不偷工减料。

豆腐或鱼，土木工程队宿舍的家家户户从外面沿街叫卖的商贩那买来就行了，死去的万六老婆也始终这么做，而龟代除非纺织的副业腾不出手，好像通常都是去坡下的商店街采购豆腐采购鱼。自从龟代下厨，就觉得饭菜变了一个味儿，一定是这个缘故。

万六满意地要吃第三碗，递出饭碗，龟代却把手放在膝上，低着头没有发觉。看来在考虑什么事，脸色黯然。

“喂！”

一招唤，龟代吃惊地抬起头，接过饭碗，但万六没看到龟代看他的脸上掠过梦魇似的表情。大概有什么事。这张脸可不像一向要强的龟代。

“出了什么事吗？”万六问。

可是，给万六盛了饭，龟代又深深低下头。她啊呀了一声，却没有站起来离开房间，依然在那里垂着头，万六嘴里嚼着饭，盯盯注视着。

他放下饭碗，问道：

“不知是什么事，但憋在心里不好，说出来吧。”

“……”

“跟参之助吵架了吗？”

“没有。”

说着，龟代撩起衣袖，扭过身去，发出难以压抑的呜咽声。

怎么回事？

万六哑然，注视着颤抖双肩哭泣的儿媳妇。这饭是吃不下去了。

## 二

一年前樋口万六退职赋闲，年龄是五十四岁。

他担任土木工程队的小组长，身材矮小却相当结实，自己也觉得赋闲还早了点儿，但过了五十健忘就一下子严重了。不过，忘记的事情大都过后又能想起来，所以从万六的情况来看，好像也不是老糊涂了。可是，叫来部下却一时想不起来该交代的命令，面对面说话的人的名字怎么也想不起来，这类事情多了也就妨碍勤务了。

而且有一天发生了事故，使万六当即下决心退职。不，也许应该说是顺水推舟。

那是土木工程队一部分人负责马头川堤防工程时的事。

那时工程已完成九成左右，留在工地上的只是万六小组和一直跟该组干活的二十来个民工。 工作也就是善后，用已经运来的土加固河堤上部，此外，拆除那些堆积石坝时支在堤防内侧的木框，收拾散落在河底的施工工具。需要夯实土的地段也只剩下十几亩，看来工作不

待日落就能干完了。

“行不行？”万六对几个部下说明了工作内容之后叮问了一句。“先收拾丢在河里的板车、夯土工具，然后拆木框，干完了之后再夯土，就按这个顺序，明白了吧。”

说着，万六总觉得还有什么必须补充的重要事情，却总也想不起来是什么。就这么着带了一个部下离开了工地。

万六是去巡视十多里地之外的水门。传来消息说，马头川的小支流五兵卫堰的水门坏了，总领让他去查看破损的程度。

到那里一看，水门坏得很严重。厚厚的木头门一半破裂了，水门半闭，堰起不到拦水的作用。水从破门的大裂缝里涌出来，流向下游。这就难怪下游的村子叫苦，万六想。正当秋天，田里要水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万六想，看来是马头川工程造成的。

为了堤防工程，马头川也在上游关闭了水门，从那个水门的上游分流出来的五兵卫堰当然就水量增加。五兵卫堰水门关闭了一段时间，以调节水量，但水门的木材很旧了，承受不了水的重压。溢出来的水轰轰作响，半坏的水门可怕地震动着。

“前两天下雨造成的。”

万六对一起来的部下庄司说。这时，他觉得头脑中浮起了什么重大的事情，打住话头，凝望空中，但这么一来，浮起来的东西就消失了。

“你看看那边！”

万六让庄司到小河对岸查看一下门那面。

“怎么样？下面能看见的是裂缝吧？”

“是裂缝。”年轻的庄司趴在岸边，把身体探出水面查看，终于抬起身体，大声说，“有很大的裂缝，这样可挺不了多久。”

“结果非全换不可啦。”

好，明白了，万六也大声回答，又仔细检查了一遍之后，招呼庄司回来，离开了水门。

顺着五兵卫堰边上的田间小路返回时，远处响起了钟声。那是藩城外边圆德寺的钟。那钟声使万六想起了从早上就卡在心底的事情。

“上午十点钟啦，这可糟了。”

万六说，然后就一声不吭地跑起来。庄司莫名其妙，也跟在后面跑。

两天前下雨，马头川涨水。支流不只是五兵卫堰，上游还有好几条，所以马头川不会一下子就泛滥，但上涨的水要越过因工事而关闭的水门。

再这么下去，水门就会坏，所以昨天傍晚郡乡总管宅邸派人来土木工程队询问工事进展情况，问能否通水。

在与工程队协商了一番后，总领认为堤防夯土跟通水无关，最后只需要一点儿工夫善后。说是把河底的工具捡回来，拆除木框，但剩下的木框没多少，所以，麻利的话，半个时辰，费时也用不了一个时辰，于是告诉郡乡总管宅邸，上午十点钟通水没问题。

现场的直接负责人是樋口万六。他把这些情况装进脑袋里，吩咐了今日的工作顺序，但忘了说最关键的事。十点钟水门打开这件事到了吩咐工作的时候完全从脑袋里漏掉了。

万六汗流浃背地往前跑。冒汗不光是跑的原故。马头川宽三丈余，虽然算不上大河，但满满荡荡地流淌，力量也足以把人或马冲走。没人深的地方很多，一旦被冲走，若非水性非常好的高手，肯定难以脱险。

留下来的部下和民工按万六的指示顺顺当当善后的话，这会儿应该全都从河里上到堤防了。然而，要是违背他指示的程序，或者正好没有他监视就怠工，就必定被上游一泻而下的河水席卷。

这种担心，以及没想起打开水门这件事的后悔，使万六浑身是汗。他大汗淋漓地往前跑，绝望地自言自语：差事干到头了，俺老了。

从事故的结果来看，如果过失重大，就不能以退休了事，但那天万六很幸运，留在河底的只有三个民工，而且水来时被土堤上的人救了出来，所以形式上万六的过失只是把现场的人吓了一跳而已。

完工以后万六向上司报告了那天的事故，受到谴责之后提出退休申请，把职务让给儿子参之助。

赋闲后的日子像万六以前想的那样，一天天很乏味。

近年来藩府以财政困难为由，让藩士把一部分禄米借给藩府。说是借，却没有还回来的先例，而且征借是强制性的，所以对于藩士各家各户来说实际上等于削减了俸禄。

征借说是按廪食多少，但年俸二百石之家借三十石，不能跟四十五石的万六家借五石同日而语。万六这样身份低的人家靠四十五石度日已经够穷了，再减去五石，就只好搞副业。何止万六家，百石以下之家谁家都在搞某种副业，藩府不但不责怪，还对适当的副业予以鼓励，这是近年的风潮。

万六家里也是媳妇亀代织布，参之助用木头雕达摩，贴补家计。他心想，即便这样，上班的时候大体上还是被当做一家之主对待，但退了休，昨天充当一家的顶梁柱，很可能一下就跌落为家里的累赘。

虽不至于是累赘，但并没用多长时间，一个月、两个月过去，退休之初的呵护、殷勤照顾就逐渐退色，儿子和媳妇都只顾忙自己的，跟万六连话也不好好说了。而且，亀代到了秋天就用那种不容商量的口气说，父亲大人，今天帮着干地里的活儿吧，使唤万六挖了两天菜园里的大萝卜和长芋。与人合伙雇人在这个菜园种了蔬菜，自己有时也干地里的活儿。亀代很能干。

唉，不能像参之助那样雕木头，只是散步睡午觉吃饭，多少被冷待也无可奈何。往后只是老下去，关键是尽量不被媳妇嫌恶吧。万六旁观年轻夫妇，心里稍微跟他们保持了些距离。

未来有些疏远的媳妇在公公面前也毫无顾忌地哭泣，万六不能不认为肯定是出了大事。

“怎么了？说说什么事。”万六说，这时突然对伏脸在长袖上哭泣的媳妇动了强烈的爱怜之情。

龟代自幼失去双亲，像走马灯一样由亲戚们抚养成人。这姑娘不懂亲情。万六此刻想起媒人曾根源左卫门说的：有缘当儿媳妇，希望像亲父母一样关爱。来公公屋里哭一定是没有其他能去哭的地方。这么想，万六看着微微颤抖的瘦弱肩头就觉得龟代格外可怜了。

万六脑子里蓦然一闪念。

“看来对参之助也保密吧。”龟代听了，这才扬起脸看公公。还没生孩子，泪污的脸像个小姑娘。“说说看。”

万六重复说，龟代掏出纸擤鼻涕，然后用一反往常的语气微微幽幽地说：

“有人威胁我。”

“威胁你？谁？”

“大场庄五郎。”

“……”

万六眯起眼睛看儿媳妇。大场庄五郎是土木工程队总领的大儿子，藩士把搞副业织的产品交给他，由他去镇上用时价跟商人交易。

上等藩士家的孩子大都被近侍队录用，跟父亲一起出勤，这是惯例，但庄五郎从未被录用，现今也出入纺织品交易所那种不为人注意的地方，听说是因为性格粗暴，进城执勤不合适。万六还耳闻，他虽

然性格粗暴，但能使刀，是镇上室井武馆的高徒之一。

“大场庄五郎说了什么？”

“……”

“别隐瞒，不说出原因怎么商量。”

龟代俯下苍白的脸，说：

“跟片冈文之进从茶屋出来，被大场看到了。”

## 三

片冈文之进从藩城下班回来，万六在他家所在的笄坊入口截住他。他白净，高个子，一眼就看出是像龟代说的那样仪表不凡的男人。

“是片山吧？”

“不，我是片冈。”

“对对，是片冈。”万六转到文之进前面，堵住了他的路。但对方身材高大，而万六矮小，肚子凸出，不免有点儿往后仰。“我是退休的樋口，土木工程队的樋口。”

“啊，那就是龟代的老公公啦。”

文之进笑容满面。听说他在江户住了好多年，两个月前才回乡。长久用江户的水洗脸，难怪很善于应酬。年龄有二十八九，跟参之助差不多。

“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

“想打听点儿事情，特来拜访。”

万六问，半个来月之前在菊井坊的茶屋小萩茶屋请龟代喝茶是真的吗。片冈家禄秩百万石，所以要谨慎。

“小萩茶屋？半个月前？”文之进抱起胳膊皱着眉头，但立刻放下胳膊，拍了一下手。片冈文之进容貌优雅，躯体伟岸，外表上参之助之流怎么都望尘莫及，但也像是沾染了江户的轻浮。“不错，想起来了。确实请龟代喝茶了，那怎么啦？”

文之进发现万六用猜疑的眼神盯住自己，登时露出狼狈之色。

“不不，说请客也没有别的意思呀，老先生。我家在宫川坊的时候跟龟代是邻居，早晚打招呼的，关系很密切。偶然在菊井坊的路上遇见了，久别重逢，就聊了聊过去。”

“可，上了那什么茶屋……”万六说，已经想不起茶屋的名字了，“您知道那是后头也有酒的店吧？”

“酒？那没有，老先生。”文之进急忙摆了摆手，他的手像女人一样白皙，手指长长的。“再怎么说碰到老邻居，龟代如今毕竟是樋口家的媳妇，也不可能喝酒，这点儿规矩我还是明白的。”

“……”

“聊了过去的事，顶多有两刻钟，要是怀疑，可以去问问小萩茶屋。”

“没说假话吧？”

“我打赌。我也定亲了，来春办喜事，不会做让人怀疑的事，请相信。”

“是呀。”万六点头说，“好了，就相信你说的吧。可是，就算我相信，有人看见你跟我儿媳妇搭伴从小春茶屋出来了，来威胁我儿媳妇。”

“小萩茶屋。”订正以后，文之进皱起眉头。“威胁？”

“这事我不张扬，可你要听从我一次。”

“龟代可是美人啊。是谁呢，威胁她的那个浑蛋？”

“知道大场庄五郎吗？”

“……”

文之进没吱声，脸颊抽动。看来他知道大场庄五郎是什么人。

“看来你知道。被坏透了的人看见了。”

“……”

“所以今日有个请求，可以吗？能不能去见大场，由你告诉那家伙，他拿来威胁龟代的事由完全是误会。”

“我？见大场？”文之进的脸色眼看着煞白了，用颤抖的声音说那可不好办。“那种事还是老先生直接找的好，也师出有名。”

“不，我出马就有点儿小题大作了。你是当事人，解释一下，就解开了无聊的误会，这才最近便。”

“可是，不好办哪。”文之进畏畏缩缩，说，“我也刚回到藩里，正是关键的时候，实在没心思卷进那种麻烦里。而且刚才说了，来春就要办喜事……”

“可是，片山……”

“是片冈。”

“片冈，你也有一半责任吧？给龟代添了麻烦，却只当不知道，还算是男人吗？”

“哪怕说得再严厉呢，总之，以前就听说大场这个人蛮不讲理。”

文之进越说声音越低，跟万六拉开了距离。突然声音又快活起来，说这么办吧。

“首先凭老先生的经验去跟他说，要是怎么也解决不了，那时没办法，我就出面谈判。这样一步步进行如何？”

“就这样，今天就对不起了。”文之进自顾自说完便转身匆匆离去。头也不回。总而言之，把责任推给万六，逃之夭夭。

没用的东西！

万六叹了一口气。本来指望片冈是一个有骨气的男人，会说给龟代添了麻烦是我的责任，我保证处理什么的，没想到白来了一趟。原来只是个耍嘴皮子的家伙。

不过，不能光说别人家的事。参之助若是对自己那两下子有自信，媳妇的不检点且不说，好好嘱咐一番，让他找大场那小子抗议，可参之助也为人懦弱，不次于刚才那个片冈。看来像片冈说的，只有万六自己找大场那小子了。

对万六的解释，对方说一声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倘若看来者上了年纪，不予理睬，可就成了问题。要做好这个准备。万六停下脚步，立在笄坊尽头的诹访神社前面。

林崎梦想派……

也许已经生疏了，万六边想边走进发暗的神社境内。以前镇上有一个教林崎梦想派的武馆，他自幼在那里习武，出类拔萃，师傅寺内弥五右卫门发给过他“技胜于师”的证书。

万六继承家业，出仕藩府，数年后寺内病故，武馆倒闭，门徒都转到其他武馆去了，这个当年坐落在曲师坊的拔刀术武馆渐渐从人们的头脑里淡漠。如今武馆也好，樋口万六的漂亮拔刀术也好，基本没有人提起了。

诹访神社，名字了不起，但只有一间小巧玲珑的旧社殿，境内杂草丛生，无异于荒地。万六站在一株叶子落尽的木槿前。打开了鞘口，松垂手臂，踏稳腿脚，就这么看着如同一把白扫帚倒竖的木槿，调匀气息。

过了约两刻钟，万六运气扭腰，发出一声喊，腰间出手，跨步蹲身。地面昏暗，头上已成两断的木槿缓缓倒下来。刀神速地收回鞘中。

# 四

“我不记得说过听从我这样的话。”

大场庄五郎龇牙傻笑说。他块头儿很大，红脸膛，年纪还轻，皮肤却像中年男人一般粗硬，一边笑，一边用细小锐利的眼睛看着万六。

交易所一般在藩城的外城里，而纺织品交易所却是在街镇尽头的弓师坊。这也是由于所处理物品的性质，交易所房屋本来是商家的空房，被藩府征购，充作公所，用以鼓励搞副业，不过是空空旷旷的破房子。除大场之外，还有下属一名，杂役两名，商家派来的市人数名，如此而已，不像被藩府优待的样子。

这一点，大场本人最清楚。他家是食禄二百五十石的上级藩士，按说这个门第进藩城当个一官半职也实属正常，竟然窝在了不对路的弓师坊，那种自卑感显露在大场的脸上和态度上，应对时也毫不掩饰不负责任、闹别扭的心情。

“可是，那谁……”万六反驳，这回一下子想不起来儿媳妇的名字

了。“我家儿媳妇说你威胁她。”

“那是误会吧。”

“要是误会就算了。”万六说。对方支支吾吾，争论太累人。“那就什么，知道了我家儿媳妇从小春茶屋出来，只是被老熟人片冈邀请，喝了两刻钟左右那么一小会儿茶，所以你拿这事当把柄威胁我家儿媳妇，也不是事实，是这么个意思吧？”

“那里不叫小春茶屋，是小萩茶屋，老爷子。”大场轻蔑地皱起鼻子，看了看万六，又接着说，“我说了没威胁。不过，老爷子家的媳妇跟男人一起从茶屋出来是事实。在里面喝酒还是喝茶我不知道，不过，刚才说的这个事实，跟不跟人说，那随我的便。”

“还是威胁了。我儿媳妇说不愿再把东西拿到交易所去，所以你是妨害搞副业。”万六站起来，放开了嗓门，“把这事报告上头！”

“最好算了吧，那只会张扬家丑。”

“我不在乎家丑不家丑，儿媳妇要紧，不许你招惹！”

杂役、市人吃惊地看着这边，万六瞥了一眼，走出纺织品交易所。大场赶紧追上来。

“喂，老爷子，还有话哪，等一下。”

大场拿出街头无赖的腔调，利落地抢先拐进小巷。看着宽大的后背，万六也跟随其后。穿过细长的小巷，有一座横跨小河的桥，大场过了桥。河边有路，再往前是收割完的田地。

领先在路上走了一会儿，大场回过头来。西边天空即将沉下去的太阳滑过原野，照着大场。他的脸一半红一半黑。

“喂，非报告不可吗？”

大场边说边摘下刀带，打开了鞘口。示了一下威。万六毫不疏忽地看着，说：

“报告！这种情况让有司来裁断是非曲直最好。”

“算了吧。”大场低声威吓，“要是干到底，那就在此了结。”

说完，竟然轻飘得与身体不相称，后退了两丈开外，然后从那里慢慢向万六逼过来。他不出声地笑着。那红黑鼓胀的脸上露出的笑令人厌恶。

大场不笑了，忽地矮下身体。是否真要砍杀，万六不得而知，但见他一声怒吼，刀身唰地出鞘，露出那种粗暴得连在藩府就职都不能的人的狰狞。也许用刀背，刀直奔万六头上。

但下一个瞬间，大场的刀飞上天，落入河，大场本人大声叫唤，屈膝坐地。万六的拔刀术一击把刀拨飞，回手用刀背狠扫大场的小腿。

万六谨慎地挺刀走近大场，把另一把小刀也从他腰间摘下，丢进河里。

“室井武馆的高徒就这两下子吗，不堪一击。”万六说，又让还嗷嗷叫唤的大场闭嘴。“小子，我说报告上头是把你引到外面来的借口呀。总不能在人前跟上司的儿子交手吧。”

“……”

“收拾你这样的小崽子，我樋口万六用不着靠藩府。今天就到这儿，下次再敢对我儿媳妇无礼，就打断你一条腿，明白吗？”

被刀尖抬起下巴，大场庄五郎说明白了。仰视万六的眼睛里掠过惊恐。

万六慢慢后退了几步之后，故意像大场那样用神速的手法收刀入鞘。然后转身迈步。之所以走得慢悠悠，是因为刚才使拔刀术时又闪了腰。

不会被看破吧， 万六边想边回头，只见大场把裙裤挽到腰间，护着疼痛的腿，用一条腿跳着要下到河里。大概是觉得不捡回刀没法回

交易所。

“那谁……”万六对送来早饭的儿媳妇说。一张开嘴就突然忘了，说不出儿子的名子。“已经出门了吗？”

“老早就走了。”儿媳妇龟代用冷淡的声音说，麻利地盛上饭和汤就要抬起屁股。“后面请爸爸自己盛吧，今早要干的事非常多。”

呵呵，又犯病了。万六一边想一边嚼饭。

万六制服了大场以后，龟代去交易所卖纺织品，大场不但不敢搭话，而且把眼光掉开，一次也没看过龟代。龟代感叹，公公到底给那个莽汉使了什么招法？此后对万六的日常生活就也照料得无微不至，但也就一个来月，好像又故态复萌。

不过，万六并非有多么不满。他还觉得，太纠缠了也让人厌烦，当儿媳妇的给好脸，给好东西吃，就不必说别的了。

“这什么……”

相当好吃呀，万六一边想一边嚼龟代做的糖醋鲫鱼。糖醋一词都来到嗓子眼儿，却说不出来。越想越焦躁，那个词语好像飘在空中忽忽悠悠地远去了。

# 不说话的弥助

# 一

杉内弥助在藩里有点儿被当做怪人，因为太沉默寡言。

虽说饶舌不中听，武士越沉默寡言越好，但过犹不及。例如杉内弥助不愿意跟迎面而来的上司寒暄，就拐个不必要的弯，这类传言数都数不清。岂止不爱说话，连日常的招呼也不打，那就不是美德，而是人有毛病。这样的弥助平日被列人另类也是很正常的了。

不过，应该算万幸吧，弥助的怪人状态倒也不给旁人添麻烦。大家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寡言的人，不介意就算了。

话是这么说，但弥助的勤务倘若是在近侍队、土木工程队或者文秘书记，寡言必酿物议。又倘若世袭的职务是司仪或藩使，说不定对家门宗祧的存续也会产生妨碍。

万幸的是杉内弥助属于骑卫队。世禄一百石，不是司仪或藩使之类的上等藩士，也不是像土木工程队或者管记那样被上司驱使的鼠辈。骑卫队分为四组，一个月里只有一半时间上藩城执勤，拾掇马匹，参

加训练，其他日子就是在家里健身练武。

因此，应该说弥助的寡言不至于害及旁人也多亏了他的身份与职务，但还有一点不能忘了说，那就是杉内弥助的风貌和体格。

弥助中等身材，肥硕硬实。圆脸浅黑，胡髭浓重，早晨刮了到傍晚嘴边下巴就又黑糊糊了。如果眼睛再是圆的，或许像一只貉，但弥助生得细眉细眼，作为男人就显得和善。骑卫的男人们都是彪形大汉，这副风貌、这种体态混在其间简直不起眼，这说不定也是弥助的寡言不为人介意的理由之一。

不过，要说完全没有人介意杉内弥助的寡言，却也不是，例如在藩府要职开会时有谁会突然提到弥助的名字，就诧异地问，他过去就那样沉默寡言吗。有一次，在骑卫房还有人说过这种话：

“好像不爱说话并不妨碍夫妇敦睦，不是说杉内居然有五个孩子吗？”

说这种有点儿下流的话的是总领野泽玄蕃，也就是弥助的上司。

这个玄蕃半年前刚刚接替父辈当总领，才三十岁。骑卫分属于四个总领，所以年轻的玄蕃一继承家门就匆匆统率了弥助他们一组，但是与人品、见识都超群的上一代相比，这位后任处事，很明显言行轻率，那不光是因为年纪轻。

好像那天他也是到骑卫房看看，顺便向部下大大表现一下平易近人，就拿弥助的寡言来嘲弄，可是，迎合这种无聊的谐谑发出笑声的只不过三两个人，大部分人都做出扫兴的表情。也像是把平时就觉得这位总领靠不住与不满意的情绪表露出来了。

然而年轻的总领没察觉，蔑笑着继续说下去：

“我也想再要孩子，但怎么也生不出来。要学学杉内，今后少说话，哈哈。”

这次谁也没笑。被戏弄的弥助本人板起面孔冲着总领。

总领也终于发觉这一番风趣不怎么被接受，顿时满脸不高兴。

“怎么了，你们，一点儿精神都没有嘛。”总领声色俱厉，把矛头指向弥助，“杉内也真是的，不说话总归是我行我素。在我的组里……”

说到这里，总领闭上嘴。杉内弥助把眯缝眼比往常稍微睁开了些，注视着总领。大概那眼光使上司沉默了，或者野泽玄蕃这时想起了弥助年轻时曾以今枝派剑客闻名也说不定。啊，算了，嘀咕了一声，总领匆忙走出骑卫房。从头看到尾的同僚这次发出了开心的笑声。

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杉内弥助异常寡言被视为怪人，有时在骑卫房里也会被无视，但并不因此而被人轻视。

寡言归寡言，一起上下班的亲密朋友也有两三个，弥助跟同属骑卫队的曾根金八交情尤其深。

## 二

“听说了吗，金井家老的儿子出事了？”金八说，但好像并不指望弥助回答，立刻又补充了一句，“就是强奸染井坊酒楼‘立花’老板娘那件事。”

跟弥助说话要比通常多说一倍，金八却不嫌烦。

“说是为此金井家老向值月班的矶村大人提出了去留呈子，自己要求召开执政会议审议这件事。大家都说金井家老真可怜，说由于不务正业的儿子不得不断送了家老职位。”

“……”

“也有人这样说，这下子大桥派得势了。”

金井甚四郎是次席家老，实权在握，执藩政的牛耳。家老是宰臣，大桥源左卫门是位居其下的中老，但也是另立山头的实力人物。这两个人在执政府里对立已久，而且根深蒂固。

又有说家老的儿子出事其实是掉进了陷阱。金八说到这儿，突然

用锐利的目光观望前方，又回头察看后面。

只见二人身后很远处走着四五个从藩城下班的人，此外，斜阳下新绿掩映的住宅区路上不见人影。

“是说‘立花’老板娘被人唆使勾引了龟次郎。”龟次郎就是金井家老的不怎么样的大儿子。“见过‘立花’老板娘吗？没有吧？”

性急的金八虽然问，却随意断定，可是，弥助见过一次那个叫千佳的老板娘，那已经是十四五年前的事了，那时千佳还没有招婿，是‘立花’的独生女。只见过一次，但她非同一般的美貌给弥助留下了印象。弥助想象千佳现在应该有三十左右了，已经是美得令人一见钟情的妇人了。

金八好像看透了弥助的这种心思，说对那些在染井坊一带玩儿惯了的男人来说，那个千佳是美人，男人没有不想干她的，所以龟次郎说是人家勾引他也未必可信。

金八说，再说另一件事。

“听说了大桥中老跟村甚的关系了吗？”

村甚指的是镇上富商村井屋甚助，经营种子。要说村井屋为什么被叫做村甚，是因为村井屋的财富大半不是来自种子生意，而是暗地里搞的高利贷。人们叫他村甚时隐约含有蔑视。市人、农民不消说了，村甚也广泛地借钱给藩士，还借给藩府一万多，据说富不可测。

金八看了看弥助的脸，见弥助点头，接着说村甚的女儿这回给内膳大人当了养女。

“当然是大桥从中撮合，知道目的是什么吗？”

“……”

“听说如意算盘是早晚要把那个姑娘献到殿下或世子身边，得机会就成了藩主家的外戚也说不定。村甚是不可小视的野心家，所以可能

有这种企图。”

金八又回头看后面。弥助也掉头看，但刚才那些人好像在途中下道了，不见身影，只有衰微的阳光趴在无人的长长的道路上。

弥助和金八转过下一个拐角。虽然同样是住宅区，但刚才路两旁是一溜儿威严的院墙，而这条路有好些新绿的树篱，景色变得稍微柔和了。路窄了些，从哪里传来孩子读经书之类的声音。

“那就把话再回到刚才说的金井家老的事情上，并不是说被构陷毫无根据。”

“……”

“知道当藩使的服部邦之助吗？过去在三谷武馆叫得响的人，不会不知道吧。”

“……”

弥助停下脚步。直盯着回首驻足的金八，发出低沉的声音：

“服部怎么了？”

“原来他竟是‘立花’老板娘的情夫。”二人对视，然后又并肩迈步。金八放低声音继续说。“服部是地地道道的大桥派。说‘立花’事件是大桥派为搞掉金井家老玩儿的把戏就是打这儿来的。”

“……”

“怎么样，觉得是那么回事吧。”弥助不置可否，所以金八认真地补充，“一方面策划金井家老下台，一方面跟放贷的村甚勾结。把村甚的财力拉过来，就什么都不怕了。”

“……”

“大桥的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那是不消说的了。我们认为他要独揽藩权。”

“……”

“藩现在成了这种局势。”

说着，曾根金八停住脚步。这里是弥助家门前。

“你可要小心。”金八低语道，“也许过几天大桥方面会找你，不要被花言巧语哄住。”

“你才该小心。”弥助说，“我吗，我不要紧。”

曾根金八突然笑了笑。他两颊消瘦，眼梢上挑，那张脸笑起来好像狼张嘴叫饿。

扬扬手，金八转身而去。

## 三

“今天渊上大人派人来了……”民乃帮弥助换衣服，用文静的声音说，“说是二十日做法事。因为是外婆的十七回忌辰、法事简素、想请您一个人直接来庙里。二十日不当班，正好呀。”

“……”

“渊上的庙知道吧，就是百人坊的照禄寺啊，别搞错了。”渊上是弥助母亲家的亲戚。民乃绕到弥助背后，把弥助系得不好的带子重新系紧，又帮他披上短外褂。“不用说，亲戚都来了，起码问候话要好好说，可不要被人家戳脊梁骨。不爱说话也不要过分呀。”

不过，这么说的民乃当年跟弥助谈婚论嫁时最中意的却正是弥助的寡言。民乃是俸禄二百石的朝海家次女，门第更高的人家来提亲的也不是没有，她居然选中了弥助，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觉得寡言的男人有温情。

实际上成为夫妇，弥助的寡言超乎民乃的预料，但最初的直感好

像是对了。弥助似乎把言语不足那部分用在对妻子的关心上。十多年过得恩恩爱爱，近来民乃也胖得肥嘟嘟，成了连体形都相似的夫妇。

但其间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那就是民乃变得唠叨了，与新妇时判若两人。

丈夫寡言，妻子的话就非多不可，日久天长，积习成性。和丈夫两个人时，民乃就连珠炮似的唠叨些什么。有时也会对自己的变化很惊奇：哎呀，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唠叨了。

此日也是民乃一边折叠弥助的裙裤，一边说上剑术武馆的长子，又说上汉学塾的次子，终于发现屋里暗下来，点亮了灯，这才出去了。

弥助不厌烦妻子多话。听民乃那些没多少内容的唠叨，就像听小鸟喊喊喳喳，心平气和，不觉得聒噪。

妻子出去以后，弥助从壁龛里拿过来阅读台，上面摊开着读了一部分的韩非子。离吃晚饭还有一会儿，可是，书上的文字不进入眼里。心里塞着曾根金八说的事。

弥助皱起眉头。

服部邦之助吗……

这是应该唾弃的名字。然而，这个名字让弥助想起一个不能忘记的女性。

外婆已经是十七回忌辰啦……

那个人也快要这么多年了。弥助数着死者之后过去的岁月。死者叫美根，是弥助从小就喜爱的表妹，她自尽之事过了多少年，弥助数自己的年龄就知道。出事是弥助二十二岁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十五年。

那晚弥助醉了。在镇里鸟饲坊如今也挂着今枝派招牌的堀江武馆结束了夏季练武。学徒都回去了，武馆里只有高徒们围着师傅堀江三郎右卫门小宴，庆贺没有人受伤，五天紧张的夏季训练平安结束。

然后意气相投的人结伴，再分别去染井坊或不如染井坊繁华但也是菜馆茶屋栉比的尾花坊买醉。

弥助和坂口善平出了尾花坊的小酒馆“雁金屋”大约是过了晚八点。好像时间还早，但是从傍晚一直喝，酒已经喝足了。

“咦，户田哪儿去了？”

坂口这么说，好像来到外面才发现似的。进“雁金屋”时还有一个户田朔之丞。

“户田先回去啦。”弥助说，“他不是说还要去别的地方，先走一步吗？”

“是吗？”坂口不满地嘟哝，户田岁数最小，竟忘了郑重其事地告辞。“没想到那小子这么不善于应酬。”

“算了，无所谓。”

弥助劝解坂口。坂口善平在武馆的高徒当中席次最低，排在第十二位，身份也不过是管兵器库的藩士，食禄五十石，但年长。年龄应该快三十了。

“可是，多冷清呀。”坂口说。“秋天远行吗？”

“没法子，必须当见习。”弥助说。

春天时父亲暴卒，弥助接班，让秋天开始进骑卫队见习。

“缺了你，我们武馆也就没人来了。”

“不会的，还有松川，有小柳。”

“松川？我不承认松川。”坂口嚷嚷。也是对松川庸之进心怀不满吧，坂口说师傅代理算什么呀。“说出来顾忌先生，但是对小柳的三位，牧村的四位，我也有异议。是吧，喂……”

坂口往弥助身上撞过来。被大块头儿冲撞，弥助的身体横过来。

“我只承认杉内弥助，要记着我。”

坂口又一撞，弥助的身体横了过去。

这时，弥助看见了从斜前方一个门面很大的酒楼里出来的女人的身影。她用头巾遮住脸，但可知是武家女人。体态年轻，苗条娇小。正觉得那体态眼熟时，女人回头看弥助。是美根！

酒楼檐下的灯光并不算亮，怎么就知道是美根呢，过后弥助想。或许因为醉了，感觉异常敏锐。

总之，弥助知道女人是美根，而美根也知道后面过来的醉汉是弥助。逃之夭夭的背影显出了狼狈。

“喂，那不是美根吗？”弥助粗声粗气地招呼，“等一下，一个人走夜路不行，我送你。”

但美根不止步，也不回头。一路小跑，眼看着拉开了距离，转过了远处的拐角。真奇怪，弥助纳闷。想了想是不是认错了人，但还是确信没有看错。

“刚才的是谁？”坂口问。

“姨父的女儿呀。三年前嫁给了小鹿坊的桥本，知道近侍队的桥本雄之进吧，他的老婆。”

“唉……”坂口说，语气突然支吾了。“桥本的老婆为什么夜里从那种店出来。那个酒楼是男女幽会的地方，很有名哟，不知道吗？”

“……”

仿佛洗了一个冷水澡，弥助驻足，回顾身后的酒楼大门。

弥助说不会吧，坂口发出了快活的笑声，把弥助拽到附近民宅的屋檐下。

“你刀法行，但这方面太幼稚了。嘿，事实胜于雄辩，让你看看好戏吧。”

坂口善平嘴里这么说，眼睛一直看着美根出来的酒楼。弥助也从

他肩后看那边。估计是要确认随后是否有男人出来。

坂口看着前面说：

“桥本现今在江户驻留，不在家吧？”

“对，可是，所以就趁机和男人幽会吗？美根不是那种不规矩的女人，而且也没有那个胆量。”

“那就不知道了。”坂口回头瞅了弥助一眼，不怀好意地说，“男人哪里懂女人的心事。”

二人闭嘴，注视映照酒楼门前的昏暗灯影，但没人从里面出来。路上也没有人影，只有远处隐隐传来三弦声和很多人拍手唱歌的声音。

弥助拉拉坂口的袖子，正要说不是没谁出来吗，这时坂口嘘了一声，使劲儿甩开弥助的手。

一个高个子男人慢吞吞地走出酒楼“笹舟”的大门。他止步看了看道路左右，随即朝弥助他们所在的相反方向疾步走去。步履轩昂，转眼之间身影就消失在道路尽头的黑暗中。

“就是刚才的人，没错。”

坂口说，似乎很有把握。虽然不情愿，但弥助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那个人没有遮掩面孔，但四下里张望，看样子是怕人看见。

弥助受到冲击，问坂口：

“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坂口摇摇头，“是年轻人，但没有看见脸。不过……”坂口一边开步走，一边回头看弥助，嘻嘻一笑。“那点儿事一调查就清楚，调查嘛。”

“坂口！”弥助猛扑过来，揪起坂口善平的脖领子。酒醒了，脸色发青。

“别管闲事，明白吧！”弥助低声说，“忘掉今晚看见的。如果向

人泄露今晚的事，表妹出什么事，我就归咎于你。”

“知道，知道，放开手！”坂口使出全身的力气挣脱弥助的手，摸着喉咙，气喘吁吁。“不对人说行了吧，这点儿事我还不知道？”

“……”

“有什么了不起，本来是你说出来的嘛。”

此后好多天，弥助竖起耳朵听街谈巷议。心里如履薄冰。弥助认识的美根是一个风吹草动也害怕的胆小女人，在“笹舟”会男人之类的风言风语一旦传开来，她肯定活不下去。

那个胆小的美根为什么趁丈夫不在敢干出跟男人幽会的事情呢？不可思议。有什么缘故，还是经常密会呢？或者只这么一次，就倒霉到被弥助撞上了？种种疑问缠住弥助，但他不要去“笹舟”搞清楚真相，当然也不要见美根。

但愿什么事都没有，海不扬波。被弥助看见吓坏了，美根不再会男人，见弥助也不妨做出没去过什么尾花坊的样子。小时候有很多表姐妹，弥助唯独和美根最合得来。不知何故，美根爱慕弥助，有什么喜事或法事，亲戚聚会，必定纠缠跟了来。有时二人一起藏在美根家房角的大杉树洞里，有时美根屏息看弥助杀蛇。

弥助想，日子风平浪静地过去，在尾花坊看见的事就当搞错了。然而，事与愿违。在尾花坊被弥助看见半个月后，美根以生病为由回娘家，当天自裁了。

听到消息那天，弥助歇班在家，立刻直奔坂口善平家。担当兵器管库的坂口刚从藩城回来，听说美根自杀，果然惊慌失色。

“这又是为什么？”

“那晚的事对谁说了？”

“没有，没有说。”坂口使劲儿摇头，“我一诺千金哟。要是来怪我，

弥助，那就找错门了。”

弥助沉默了。突然明白把美根逼得走上绝路的就是自己。从密会的地方出来被目睹，感到可耻，美根就自杀了。

可弥助又认为，哪怕被目睹也不该寻短见。不那样在大道上叫她，就不至于一死了之吧。本来知道是美根也应该视而不见，自己却恰恰相反，大张旗鼓地暴露。弥助觉得自己太愚蠢了。

坂口把陷入无边悔恨与自责之中的弥助送到门口。

“到了这时候已经晚了吧，我知道你表妹跟谁了。”

“……”

“近侍队的服部邦之助。”

“服部？”

“三谷武馆的服部，不是跟你较量过一次吗？”

没较量过，但弥助知道服部邦之助。贝壳坊的三谷武馆是传授梶单刀派的大武馆。邦之助是那里的高徒，有名的美男子剑客。

他家的世职是出使他藩的藩使，禄秩三百石，属于上等藩士。邦之助是服部家的老大，出仕近侍队。刀法且不说，门第、风采都是弥助望尘莫及的。据坂口说，邦之助大约半年前结束了两年的江户驻留，刚回到藩里不久。

或者也可以认为是服部借故接近丈夫不在的美根，但不知为何，弥助没心情追根究底。关于如何发现了服部，也无心追问坂口。似乎这让坂口善平很不满。

“喂，不去谴责服部吗？”

弥助默然转身。心里并非没有狂怒，但又觉得事到如今，找服部也没用。

葬礼结束后，美根的母亲悄悄交给弥助一个封信。是美根给弥助

的遗书，写着被服部邦之助骗了。写道：被弥助看见了丑态很羞愧，但是请相信，错误只一次。不知服部怎么欺骗了美根。她的死被人们当做忧郁症发作而自杀。看样子娘家也不清楚缘由，弥助保持了沉默。

自美根葬礼结束，弥助一点儿点儿变得沉默寡言了。并非有惩罚自己那么严重的意思，但心里盘踞了从世间游离一步的情结，于是话自然而然地少了。在弥助心中，悔恨与寡默逐渐平衡了。证据就是因无话而被人无视或者被视为怪人，他觉得心绪安宁。这样好，他偷偷地想。

后来听坂口说，之所以知道美根是跟服部邦之助，因为那之后不久在酒楼“笹舟”前面突然和服部打了个照面，与上次一样举止轩昂，那晚他在会见别的年轻女人，然而，弥助的心情已经不那么动摇。

不过，作为一个应该唾弃的男人，他的名字留在了心底。

# 四

渊上家做法事那天，杉内弥助晚九点前后才回到家。归途被好久不见的远亲拉到家里去了。

进门咳嗽了一声，厨房的织机声停下，民乃出来。以为是女仆丰佳呢，看来是民乃在织布。织布是副业。藩府财政银根紧，征借家臣的三成俸禄大约有五年了，所以禄米百石的杉内家不搞副业也家计维艰。

“刚才曾根大人来了。”民乃一边接过刀，一边跟在慢腾腾进屋的丈夫后面继续说，“说是请今晚给送去，好像是一封信，放下就走了。”

弥助止步回头，民乃在昏暗的走廊上额头就碰到了不那么高的弥助的鼻子。

“送到哪里？”

“说是巡检藤尾大人那。”民乃抱着刀，回身进了餐室，把放在佛坛上的东西交给弥助，是厚厚的缄书。“曾根大人来这儿时好像打算跟您一起去的。”

“……”

“知道您不在，说这下子不好办了。想了一会儿，就说能不能托您把它送到藤尾大人那里。”

“……”

“还说了，当然是打算自己去，但是被人跟上了，去不了了。”

“被跟上？”

“是的，所以还说让您也千万小心。”

弥助抓过刀，站起来，下到门口。民乃突然用紧张的声音叫道：

“您不要紧吧？”

“不用担心，把门锁好。”

弥助和蔼地说，回身轻轻地把手放到民乃肩头，然后走出去。自从美根死后，弥助就觉得世上活着的女子生命可爱而可怜，对已经生了五个孩子的民乃也不例外。

但出了院门，来到外面，弥助就摘下刀带，做好随时可以拔刀的准备。若无其事地扫视了门前的道路，没感到有人。

夜气湿漉漉的，傍晚的天空阴起来，可能夜里要下雨。巡检藤尾外记的宅邸在近江坊。弥助想，并不那么远，曾根来到这里却不去了，一定是感到相当危险。

弥助想起曾根金八说村甚的女儿当了内膳大人的养女。内膳大人是与藩主家有血缘关系的榊原内膳。榊原家俸禄才三百五十石，没有职务，但是世家无疑。村井屋甚助虽然是富商，却终究不过是一个放贷的，把女儿塞给名门之家做养女，可想而知，那要花很多钱活动。这并非随便对外张扬的事情，恐怕是极其秘密地进行的，金八竟知道。

金八他……

弥助想，看来金八参与得相当深。如果像他此前透露的那样，金

井派与大桥派对立激化，那么他肯定在旋涡当中活动。

进了近江坊，这片住宅区一点儿灯影都不见。转过一个拐角，弥助从头数房屋，估计下一个是巡检家，这时，黑暗中倏然白刃一闪。弥助拔刀格开，一个人影像蝙蝠一般从右飞向左。不容喘息，第二把白刃袭来。敌人好像是两个。

这次弥助从容避开了袭击。沉下身体，反过来用刀背击打对方。应该打在了腿上。被打的敌人呻吟。另一人便转到正面猛劈过来。一步步劈过来的刀挟风作响，凶狠有力，弥助凌厉反拨。

弥助反拨的刀里藏有熟练的招法。对方手发麻，驻足不前。抓住这一瞬间，弥助敏捷踏进，无声地劈砍对方肩膀。用的是刀背，砍中的手感很充足，对方大叫一声，踉跄后退。

似乎这时袭击者终于嗅出交手的异常。一人喊道：情况不对头呀。

“搞错人了吧？”

弥助右手拎着刀，直挺挺呆立。几乎气息不乱。比暗夜更深的沉默令袭击者不知所措，似乎终于想到了什么。

“是杉内吧？”一人毫不掩饰惊愕，“不说话的弥助吧？”

“这可糟了！”

袭击者们张皇低语，突然响起慌乱的脚步声逃去。可知其中一人是拖着腿。弥助侧耳听了一会儿，确认了情况以后收刀入鞘。

来到巡检宅邸，似乎里面的人等信等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藤尾外记亲自出来了。见门口不是曾根金八，而是弥助，藤尾很意外，犒劳弥助，说进来喝杯茶吧。巡检家这个时候好像还有客人，摆着几双鞋。

弥助谢绝，匆匆出了宅邸。心里产生了强烈的挂念。

在巡检宅邸附近乘黑夜袭击的人当然是伏击金八。而且从方才无须多言的做法来看，无疑是要杀掉金八夺取封函。

弥助担心金八的安危。金八有斗志，但剑术平平。他从小进的是传授小栗派剑术与柔术的小武馆，门徒经常只十来人。在猎师坊尽头，柱子似乎都歪斜了，不用说，骑卫队里只有金八上那种武馆。

金八他，逃过了这一劫，弥助想。但究竟怎么样，不确认一下就放不下心来。弥助沿夜路直奔金八家。

一叫门，好像在等待这声音似的，曾根金八的妻子从里面出来。

“曾根呢？”

“刚刚被人叫走了。”金八的妻子说，声音里含有无法形容的不安。她也深知弥助不爱说话。在弥助张开一向紧闭的嘴之前继续说：“说是金井大人派来的，但我丈夫显得很不情愿跟他一起去。”

“长什么样？”

“个子高，一表人材，年龄跟我丈夫和您……”

没听完，弥助忽地转身。来的人是服部邦之助。金八的妻子冲弥助的后背喊杉内大人。

“我丈夫不要紧吗？”

正要跨出门坎的弥助被喊声止住，返回来轻轻拍了一下长跪在地板上的金八妻的肩头。灯光映出娇小的身形，秀美的长脸庞，恍如看见了二十岁就死去的美根，弥助尽量用明快的声音说：

“我现在就去看看。”

出了金八家，弥助在夜幕下的街镇疾奔。估计服部把金八带到大桥源左卫门的宅邸去了。看来金八确实在眼下藩内政争中相当起作用，抓住拷问，大桥派就能从金八口中得知对手的动向。

弥助希望是这样，但心里总觉得不会就这么简单了事。担忧加快了他的脚步。

来到河边的路上。大桥中老的宅邸就在过了桥的对岸。河面光亮朦

胧，黑糊糊能看见那座桥了。这时弥助的眼睛发现桥前边地上隆起的东西。缓步近前，一股子血腥扑面而来，他已明白地上隆起的东西是什么了。

仔细扫视了河岸以后，弥助探摸曾根金八跪倒的身体。已经断气。从左肩到肋骨斜劈的一刀足以致命。血基本不流了，身边淤了一大摊。大概敌不过也交锋了，出鞘的刀丢在离开一点儿的地方。

弥助考虑，直接报告大监察呢，还是把金八弄回家？最后，他把金八背到背上，顺来路返回。

过了半个来月，巡检藤尾外记来弥助家，鼓动他参加金井派，但遭到了弥助的拒绝。说了不敢从命就再也不吱声，巡检厌烦，匆匆打道回府了。

关于曾根金八被杀，大监察三番五次询问，尽管弥助露骨地暗示凶手是服部邦之助，但一天天过去，一点也没有服部被逮捕的迹象。显然大桥中老方面很快就让大监察施加遮掩。

入秋，金井派的人接二连三被赶下藩政要职，藩政中枢完全被大桥派占据，只留下一个首席家老殿村权兵卫，他不是金井派，也不是大桥派，人称瞌睡权兵卫，是无能的标本。久任次席家老，在藩政上大显身手的金井甚四郎因儿子行为不轨，在发生曾根事件之前引退，眼看着金井派退潮，无计可施。

深秋时节，突然村甚即村井屋甚助当上了司农次官，俸禄二百石，让人们愕然。藩府决定明春在神川郡内大规模开垦新田，据说起用村甚是因为他承包了一切事业，包括届时的开垦费用在内。村甚此前屡次向藩府献金，被允许称姓、带刀，给禄十石，而这次正式弄到了中等藩士的身份。

明年等藩主从江户回藩，要重新拿出藩政改革方案，在这种流言中年底又到了。

# 五

村甚的总管仁兵卫深夜商谈回来，吹灭了提灯，正要打开便门，冷不防被抓住了胳膊。他不由得想要发出惊叫，但被威吓不许出声，闭上了嘴。

从暗中出现的人把仁兵卫拽到对面不远处的油店檐下。这人的手指有铁钳般的力气，仁兵卫既不能挣脱又不能逃走。

“简单点儿说吧。”那个人说。听起来是一个武士。

“听说村甚借给大桥源左卫门、榊原内膳、服部邦之助很多钱，给我调查一下是多少。”

“调查那个干什么？”仁兵卫说。

仁兵卫有五十岁，长年与村甚苦乐与共，是一个老油条。知道武士并非取他性命，有点儿恢复了镇静。

“干什么与你无关。总之，刚才说的三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年借多少钱，现在共计有多少，怎么抵押的，调查写出来交给我。”

“我能干那种事吗？”仁兵卫冷冷地说，“放债的人对外泄露了主顾的事情，买卖就完了。”

“给我干！”武士又用平静的声音威吓，“要是不干，就把你在传马坊纳妾的事抖搂给村甚，那也没事吗？”

一句话使仁兵卫身体微微颤抖起来。他瞒着店里的人，瞒着老婆，在传马坊的民宅养了一个小妾，把店铺的钱挪用了。

这件事发生在年初，过了一个来月，二月头上村甚在染井坊的酒楼“立花”的里间会见大桥源左卫门。

“您看了改革方案吗？”村甚说。

村甚肤色白皙，仪表堂堂，确实像是个藩内出名的放贷人。说话也文静。

屏退旁人，二人对酌。

“读了，但有点儿太过分了。”大桥说。他红了脸，好像已经醉了。“俭约令可以，禄米征借一律增加一成，有些人难以接受吧。”

“不能凭家老的威光来推行吗？”村甚问。金井家老引退后大桥由中老晋升为次席家老。“藩库空空如也，改革方案也不过是画饼而已。”

“但改修港口，按方案投钱进去就该出问题了。”

“为什么？”

“现在用一千石的船行商的只有伊坂屋一家，那个伊坂屋负债累累，听说店的实权掌握在你手里。花大笔费用改修港口，要是知道好处被你捞去，也会有人闹事吧。”

“不只是我吧，总归对藩有好处。”村甚伸胳膊给大桥斟酒，“而且，既然提出了改革方案，就应该让我赚一点儿。”

“赚，单是承包新田开垦不就足够了吗？执政会议决定让你承包，但有人说，如果招标的话，也会有费用更便宜的承包者。”

“谁呢？”村甚歪头想，“越前屋吧。可是，越前屋不可能那么轻易动用万金吧。”

“因为借你的钱，有了短处，所以没法子，但总觉得好像我让你赚得过头了。让你承包新田开垦，最近也有点儿后悔。”

“又说那种小心眼儿的话。”村甚用女人似的尖声笑了，“如果开垦成功，我回收本利也马上有赚头，丝毫不用担心嘛。”

“……”

“而且，家老，赚钱每次都不忘分给您……”

村甚说到这里，隔扇外面有声音说：哎哟，真稀罕，你也来这种店。大桥和村甚面面相觑。

拉开隔扇进屋来的是服部邦之助。他来到二人旁边，说来晚了，便坐下。

“谁在屋外？”大桥问。

大桥脸上好像醒了酒，村甚闭着嘴，用尖锐的眼光注视服部。

“没什么，只是在那里碰见一个姓杉内的人。”服部边说边拍手，远处响起店家答应的声音。“不知道吧，叫不说话的弥助。看来不知道。不，不用担心，杉内弥助这个人跟金井派没关系。”

店家端来新饮食，三人又回到酒上。这晚再没提过杉内弥助的名字。

藩主回藩里半个来月后，亲自莅临，家臣全体出席，大桥家老宣布了司农次官村井屋甚助拟定的藩政改革方案。

大桥宣布完，会场有一点儿嘁嘁喳喳。神川郡新田开垦等藩内兴办事业的方案且不说，包括征借要增加一成在内的严厉的俭约令好像引起了不满，议论纷纷。

然而，大桥源左卫门怒目环视会场，说，对此案不满就说出来，满场登时鸦雀无声了。牢骚归牢骚，藩财政贫困是无人不知的事实。嘈杂平息之后，一片死气沉沉。

大桥昂然得意，放开了嗓门：

“有意见就趁现在提出来嘛。要是没有意见，就认为对此案无人不满意……”

这时，有人说请等一下。人们一齐看出声的主儿。发言的是杉内弥助。

“我反对刚才的方案。”

弥助说，这回执政们就坐的席间嘁嘁喳喳了。眯起眼睛，大桥家老看着弥助。

“你叫什么？”

“杉内，骑卫杉内弥助。”

有人发出嗤笑。这一来好像大桥也意识到，笑嘻嘻地对弥助说：

“是不说话的弥助吗？”

会场里这回肆无忌惮地哄笑。失笑的大概未必只限于大桥派的人。弥助说话就好似牛说话的珍奇现象。上座的执政们也交头接耳，露出白牙笑着。

“因为让陈述意见，所以想畅所欲言。”不管三七二十一，弥助说，“反对的理由是听说这次的改革方案是村井屋甚助的方案，但我认为像左右一藩今后的改革方案这样的东西不应仅限于一个人的方案，要向家臣广求良案，慎重审议。下面说另一个反对的理由……”

弥助说起话来虽算不上能言善辩，但头头是道。在场的人也有头一次听到他的声音的。笑的人已经一个也没有了。大家好像被意外的事态震动，侧耳倾听。

“另一个反对的理由是立案者村井屋与身居执政之职的大桥大人勾结过分了。”

弥助的话使会场里像结冻一样阒然无声，只有他的声音淡然作响。

“仔细研究一下改革方案就马上能明白，说是开垦新田，说是改修西浦港，全都是滋润立案者村井屋甚助腰包的内容，这只能是刚才说的勾结太过分所产生的弊害。”

“等等，杉内！”大桥家老站起来，勃然变色，“你从刚才就勾结勾结的，玩弄毁谤他人的言词，凭什么说勾结，再说得清楚点儿！”

“说也不介意吗？”弥助略微塘塞了一下。从不说话的弥助豹变，出人意外。“恕我冒昧，家老大人欠村井屋一大笔钱。借债谁都有，不足为奇，但是把主君恩赐的采地拿出去抵押，这算怎么回事呢？”

“……”

“要是说我说的彻头彻尾是毁谤诬蔑，那就详细说说债款……”

“好了，杉内，到此为止。”

突然用嘶哑的声音这么说的，是瞌睡权兵卫，即殿村权兵卫。他膝行到藩主旁边，用扇子掩嘴，低语了什么事情。于是藩主起身，默默走出了会场。

殿村返回原来的席位，一副不能够再睡的样子，扯开嘶哑的嗓子说：“既然杉内冲着大桥家老说这些事，有确凿的数字吧？”

“有。”

“好，大监察在吗？”

殿村把大监察市村濑左卫门叫到自己的席位旁，赶紧商议了一番。然后大声宣布，本日的会议到此结束，都可以下班回家。

“杉内弥助留下，还有大桥……”殿村用锐利的眼神瞪了一眼大桥源左卫门，拿出首席家老的威严说，“回头大监察带两个人去你宅邸。

不许外出，在家里等着。唉，早年间遇到这种时候都泰然处之。”

大桥家老下台了。由大监察的调查判明，他不仅向村甚借了太多的钱，债台高筑，像杉内弥助指出的那样拿采地当抵押，而且作为让村甚渔利的回报，收取了莫大贿赂。

村甚断送了司农次官的职位与二百石俸禄，又退回原来的十石。服部邦之助被解除藩使之职，与大桥家老一样世禄减半，并处以在家禁闭五十日的惩罚，原因是给金井家老的儿子设套，构陷家老，并且虽无证据，但涉嫌杀害曾根金八。大桥派纷纷落马，金井派复归要职。

炎夏过去，风有了秋意，一天傍晚，杉内弥助歇班在家，有人来访。是服部邦之助。

“出来一下，到那边谈谈。”服部说。

弥助翻身进屋拿刀，追服部出来。对忧色满面的民乃说了一句马上就回来。

服部走在前面，匆匆穿过街坊，来到镇外的臼井川岸边。

“这次被你一个人给整啦。”服部依然背对弥助往前走，说道，“大桥派也垮了。”

服部终于站住，回头看弥助。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掏出带子束起衣袖。弥助默默看着。

“大桥源左卫门不能东山再起了，恐怕。大桥派有远大计划，那也泡汤了。”

“……”

“我也不能东山再起了。”服部低声笑了笑，“世禄变成了一半，对不起祖先。不会再见阳光了。”

“……”

“最近村甚催债催得紧，真是吃不消。那老爷子厉害。家臣好像掉进了村甚的腌菜桶里，你没借吗？”

“……”

“就这个原故，好歹禁闭解除了就想来拜访一下。比试比试吧。”

服部邦之助刺溜溜后退，拉开间距。然后说，你又变成不说话了吗。弥助说没有。

“你记得叫美根的女子吗？”

“美根？”服部歪头想了想，一瞬间露出莫名其妙的神情，“是谁呢，不知道。”

“哼，算了。”弥助说。

二人几乎同时拔出刀。太阳落到原野那边的丘岗后面，但天空和地面还明亮。

“不是说今枝派修炼夜视的功夫吗？”服部说。语调快活。

“所以，要趁天亮决胜负喽。”

服部脚踢青草奔过来。刀几乎水平地扛在右肩。弥助摆出刀尖直指对方眉宇的架势。随着接近，服部的脸变化了，嘴吐泡沫，三十过半犹英俊的容貌变成恶鬼相。

服部逼近到两丈之处，弥助把刀尖朝下，踏步上前。倾斜着身体，刀向上挥，交错而过。有狠狠砍中了侧腹的感触。踏住脚迅疾回身，只见服部向前扑进草丛里。

弥助手摸肩头，穿的衣物破了，手指上沾了一点儿血，是轻伤。服部一动不动了。弥助开步，去报告大监察。返回黄昏降临的河边，弥助现在不可思议地有一种特别想跟谁说话的心情。

# 咋咋呼呼的半平

# 一

有一个方言叫咋咋呼呼，指的是稍有痛苦就鬼哭狼号地张扬，向周围人诉说。这个象声词的由来现在一点儿都不清楚，翻看辞书，说是高鸣，就是嘎嘎叫的意思，并且引《万叶集》卷十四的“筑波岭上孤鹫鸣，但闻嘎嘎不见影”这首歌为例。或许咋咋呼呼就是从这儿来的。

不过，方言的咋咋呼呼好像与辞书说的高鸣有一些微妙的不同。

譬如，说某人咋咋呼呼，话里含有一点儿瞧不起咋呼的人的韵味。总之，向周围人毫不顾忌地泣诉或抱怨，没耐性，对此的轻视与兀鹫之高鸣略异其趣。

从以上内容来说，方言的咋咋呼呼似乎解释为悲鸣较为正确，土木工程队的镝木半平的咋呼即属于悲鸣。

土木工程队也有管账的，那五个人成天在外城公务所的土木工程队房间里记账打算盘，或者整理向财务部门提交的文书，而土木工程队的其他人大都是野外工作。

而且工作地点偶尔在近处，如修复藩城里面的建筑、石墙、城濠，或者修缮家臣宅邸，但多半是远离市镇，去修整离藩城三十多里的箭伏川土堤、铺筑藩内的主要道路、重新架设桥梁之类。

土木工程队的任务是圈定工作范围和监工，虽说并不夹在民工中挑筐运土，但当然也不能让民工干活，而自己躺在树荫下养神。整天站着，东指西指，即使不挑筐，但是搬大石头也要伸手帮一把，风吹日晒，从箭伏川土堤工地回来便筋疲力尽。

修筑工程有天不黑不收工的习惯，等回到镇上，在藩城执勤的人早就下班了。虽然尤觉饿得慌，但身为武士像镝木似的逢人就说累呀饿呀，那成什么了，所以半平一开始咋呼，队里的人多半都耷拉着脸。

周围人耷拉脸，小头目婉言劝他改改聒噪的坏毛病，应该说还是有点儿作用的，近年就再没人出耳朵听半平咋咋呼呼了，只是冷笑，当耳旁风。

而妻子胜乃，半平咋呼也不冷笑。

“哎呀，累了，累了，呀，不行了。”

刚过三十的镝木半平大抵跟这种老气横秋的独白一同进家来。

胜乃从后面的厨房说您回来啦。听见这一声，五岁和三岁的两个孩子从起居室跑出来，跪在门口迎接父亲。两个都是女孩，半平非常疼爱孩子们。

摸摸她们的头，然后坐下解草鞋。

“今天太热了，这么热可真受不了。”好像说给背后的胜乃听，半平提高声音，“还帮着民工往车上装木料，把手都压了。哎呀呀，太疼啦……”

半平张开左手，举起来，冲着从里面射过来的光亮照看。小姊妹担心地注视父亲的手指。

“这可严重了，无名指的指甲一半变紫了。”

“啊，洗洗吧。”

出来的胜乃把水盆放到半平脚下，让孩子们进去。半平又对妻子诉说：

“指甲紫了。”

“啊，那可不得了。”胜乃说，但看也不看半平张开的手指，马上说起别的事，“您这么累，对不起，从房后搬过来两捆柴吧。想傍晚之前拿进来，却忘得一干二净。”

“好。”半平说。

半平把解了一半的草鞋带重新系上，出到外面。柴堆在房后檐下。那里完全黑了，半平走过去，虫子朝他脸上猛扑。

就要扑到眼前，他出手抓住飞虫。不料是一个放屁虫，放出一股子恶臭。

“唉哟，唉哟，唉哟。”

一连声地叫着，把虫子丢回了黑暗的草丛。脚下嗡嗡叫。半平摸索着把手伸到柴垛上。

真是个薄情的女人……

蓦地想，指的是胜乃不看自己变色的指甲。

不过，半平并不特别计较这件事。咋咋呼呼一半是无意识的毛病，说过之后大致就忘了。

大概胜乃忙着准备晚饭吧。而且胜乃肩上死死地压着照看半平的老母和两个孩子的重担，有空还得搞副业。

半平也明白，即使不答理老公的无聊抱怨也不能说胜乃是坏老婆，再说指甲疼已经过了劲儿，况且又不是这么大的人不能忍受的伤。

可总有点儿美中不足。半平的父亲镝木半左卫门虽然在俸禄微薄

的土木工程队当差，却是得到心极派真传的剑客，半平三岁就被拉到院子里练棒。练习时跌倒或者被打着，小半平想哭，但是怕父亲，一直忍着，练习完了之后，母亲背着父亲，一边哄着说摔摔结实，一边给他揉疼处。这样就觉得疼痛轻点儿了。

不至于想让胜乃哄，但好像应该再说点儿什么。半平边想边护着疼痛的手指，用一只手拿下来两捆柴，一捆夹在腋下，一捆用右手抓着回屋。

# 二

天热得大家工间休息时都急于找稍微凉快的地方，躲到树荫下、东西后面，这样的夏季也终于快要结束了。

不过，季节的推移不是眼睛看得见的那样明显。太阳照耀，昼间仍然热，但裹挟炎热阳光的风已经不是盛夏的了，时而带有领口处起颤似的凉爽。昼间这点儿热也容易躲避，早晚不知不觉有了秋意。

三年前的秋天和去年秋天，箭伏川在横津村地域两度溃决，今年堤防进行了大修。从去年秋天就一点儿点儿动工，差不多耗时一年，工程也终于将近结束。土木工程队把沿堤各村征集的日工遣回村，剩下的工作交给长期雇用的民工。到了这个阶段，总算能赶在大风大雨袭来的秋天之前修补加固堤防。

工作看见了盼头，工地就到处都产生一种松了口气的气氛，午间休息时民工们得到允许下河里洗澡。箭伏川河面宽约十余丈，除了雨季，碧水弯弯曲曲流经干爽的白沙洲之间，水波不兴。

民工们洗了身子，又悄悄潜水玩耍，眺望那恬静光景，难以想象这是条接连两度溃堤泛滥的不驯之河。总之，工程顺利进行，工作上再没有难关了。

这一天早班来工地的镝木半平和两名同僚被允许提早返回镇上，也正是因为工地已经是这种情况。只有长工干活的工地上也不用挥锄到天黑了。

太阳尚未落尽，半平三人就走进了街里。

“哎呀，累了。走到这里真累坏了。”

半平咋呼。河岸道路在流经镇内的大堀川边走到尽头，三人止步。

“哎，然后怎么办？”不理睬半平的咋咋呼呼，恩田又助看着二人的脸说，“回家有点儿早，去白粉小路那里喝一杯吧。”

恩田又助四十岁，好酒。他的脸颊、鼻头染上了不同于日晒的红色，好酒表现在脸上。虽然抱怨喝酒使家计艰难，但他好像什么时候怀里都藏着酒钱，队里的人常觉得奇怪。

河岸的道路往右通向藩城的大手门，往左有一座河鹿桥，通到对岸。又助说的白粉小路在因沐浴夕阳而通红如燃的对岸街坊的深处，小酒馆栉比，正如其名，有白粉香味呛鼻子的女侍，上等藩士一般不会去那里，但在那儿可以随随便便，酒又好，像又助这样眷顾的人也不少。

半平和另一个同僚对视了一下，半平先摇头。

“啊，我要去公务所。”

这倒是真的，队里每五天要向财务部门报告堤防工程进度情况，口头就可以。工程费用增加，财务部门非常怕所需费用超出土木工程队提出的预算。

半平去外城的公务所就是办这件事。对岸路上稀稀落落已见从藩

城放工的武士身影，没工夫去白粉小路。笹井说他也不能去。

“孩子有病，必须早回去……”

“现在的年轻人不爱应酬呀。”

又助说，也不生拉硬拽。但自个儿也不改变去喝的意思，简单说了句那我走了，就快步朝河鹿桥走去。

“孩子病了吗？”

送走了又助的背影，半平回头说，笹井兵藏苦笑。

“啊，夏天着凉。没什么大事，但不那么说，恩田贪杯，陪起来没完没了。”

“那倒也是。”

二人开步。他们正走在商店街，河岸这边只有两片街坊，商店街夹在武士住宅区当中，河边路上也有卖青菜、酒肴的大商店。因为是傍晚，店前熙攘。

这样走着，半平听到一声怒吼与人们嘈杂的声音。吃惊地抬起头，只见一个武士把一个不大的孩子像摔狗一样摔到地上。孩子立刻哭起来，大概是那孩子的母亲的年轻女人扑过去把孩子护在怀中。

武士有三个。半平一看就明白他们是主人、跟班的家臣和老年仆役。可能是那个跟母亲来买东西的女孩子从前面横过，碰撞了魁伟的主人，跟随的家臣就抓起孩子抛到路边。家臣还年轻，块头儿比主人更大。

母亲抱着孩子，把头几乎叩到地上道歉。本来事情这么就算完了吧。

这也太没有大人样了！

半平对那个摔孩子的年轻人极为反感，驻足观看事情的发展。这时虽然还相隔好一段距离，但也知道身为主人的武士是谁了。

守屋采女正，藩主家同宗。据说虽然是同宗，但除了列名为家老，

出席重要会议之外，他很少进藩府。不过，家老一职也并非虚名，他在藩内不动声色地握有发言权。

倘若守屋采女正过这边来，必须退到路边致敬，正当半平做好准备时，人群又一次发出极力抑制的惊叫。踮起脚来看，从远远围观的市人当中露出年轻家臣的身影。大块头的家臣抬脚踢那个蹲伏在地的母亲。

半平察看采女正的面容。太远看不清表情，但不像在制止家臣。好像是面无表情地瞧着打骂。半平诧异，母女究竟怎么对采女正无礼了。

只见母亲的身体被踢飞，抱着孩子骨碌碌滚向河边。观看的女人们发出尖利的惨叫。但是怕武士，谁都不敢伸手。

"给我拿着。"

半平当机立断，把大小两把刀从腰间摘下来，交给笹井兵藏。笹井脸色大变。

"不要管，半平，过后会有麻烦。"

"啊，不还手。"

丢下这么一句，半平跑过去。冲进人圈儿当中，向采女正一礼，敏捷地从后面抱住年轻家臣的腰。

"打骂差不多就行了吧。"

半平从后面小声说，家臣回头看，只低低哼了一声。他身材高大，半平觉得像紧紧抱住了一株巨树。

突然，家臣转动身体，半平的身体轻飘飘飞起，脚离地摆动。接着强大的指力掰开了半平的手，半平的身体一下子落地，止不住势头，在干燥的地上刺溜溜打滑。

那姿态显得很滑稽，看热闹的人们刚才见母女被那样打骂而发出惊叫，现在却没心没肺地嘻笑了。半平跃起，跑过来跟个子高他一头

的家臣死死扭在了一起。

不过，与其说那是扭在一起，不如说是被对方抓住。年轻家臣脸色丝毫不变，一使劲儿就抱起了半平。半平的脚又悬空了。家臣风风火火，就要把半平的身体扛到肩上。

这时，采女正第一次出声：

“冢原，到此为止。”

家臣听了，用力把半平抛到地上。被抛出去之际，半平敏捷地踢了家臣的小腿，家臣颓然膝盖着地。叫冢原的家臣也不摸被踢的地方，跟采女正一起离去。

腰被摔得厉害，半平一下子没起来。

“哎哟，这家伙够疼的，受伤啦。”

半平咋咋呼呼。武士大人不要紧吗？寻声一看，披头散发的年轻母亲爬过来。一个估摸才两岁或三岁的女孩子从母亲怀里愣愣地盯着半平。

“啊，不要紧。你没伤着么？”

半平抬起上半身，揉着腰。笹井过来，默默把刀交给他。

# 三

这件事发生之后不到一个月，箭伏川堤防工程完成了。竣工之前，一夜暴风雨袭击藩内，箭伏川涨水没了石墙，浊流两天两夜击打堤岸，但补强加固的厚厚的堤防安然无恙。

最后，财务总管、郡乡总管，还有半平们的上司土木总管及属员一行视察新堤防，箭伏川工程正式结束。视察之后隔了一天，土木工程队参加堤防工程的的人被叫到藩府的桐之间，家老、中老在座，值班家老好言勖勉，给了酒、乌鱼干、一包饼干。这可是近年没有的事，看来箭伏川大溃决，流域千余亩水田或者被沙土掩埋，或者枯穗，还死了人，以前这两次灾害引起藩府的重视，所以要为这次大修工程的完成而庆贺。

土木工程队返回公务所，由总管关照，借所内的会议间，那天没工作，喝了赏赐的酒。在公务所厨房干活的女人们给烤了乌鱼干下酒，虽然酒宴很简素，但下午两点多就开始了，大白天喝酒很来劲儿。快结束的时候声也大了，以至其他部门的人跑来看出了什么事。

“镝木，再陪我去白粉小路喝怎么样？”

恩田又助来到旁边说。当头儿的事先说过了，可以不等到点下班就走人。有人抬起屁股要走了。

“笹井说今天去。这点酒只是勾起酒瘾，真不想回家，嗯？”

又助把酒红脸凑过来。这个嘛，半平嘟哝。他不大能喝酒，在这里喝就已经足够了。

而且，长期工程的疲惫现在都出来了，腰酸腿疼。可能的话，真想直接回家睡一觉，但以前躲掉了一次，所以不好再拒绝邀请。找笹井兵藏，他冲这边笑笑。看来是像又助说的，他打算今晚去白粉小路。

那就去吧，话还没说完，半平的救星出现了。属员关口甚兵卫过来，说：

“镝木，你回去时绕一下吧。”

赏赐的酒、乌鱼干、饼干，除了参加工程的土木工程队，还给了两家长期雇用的民工。这是有原因的，他两家都是在三年前的秋天箭伏川第一次决堤时死了人的。那是在暴风雨里拼死抢险之际，藩府没忘记此事，特别发了奖励品。

三合酒，一枚乌鱼干，连木盒之类也没用的一小包饼干，名义是藩主赐下的。箭伏川抢险时发生死难的人家应该觉得是一种荣耀，欢欢喜喜。因为工程结束那天，以土木总管的名义给所有在工地干活的长工发了酒钱，所以藩的做法就此来说也是得当的。

半平跟又助等一起出了藩城，来到大堀川岸边的路上分手，过了桥。斜阳轻柔地笼罩对岸的街巷房屋，缓缓映照着顺河而下的货船，而此岸的房屋石墙被浓重的阴影包裹，那影子伸到河中间。风景不知不觉完全是秋意了，淡淡阳光下走路的人显得很小。

过了桥，半平沿着河往上游走了一段，中途向左转，进入市人住

宅区。要去的是桶屋坊的民工家。长期雇用的民工和木匠住的长筒子平房在镇上有两处，另一处在镇北头的寺前坊。

两处平房住宅各死了一个人。寺前坊那边有别的人顺便去，半平去的只是桶屋坊的长筒子平房。关口甚兵卫说，一问朝太家在哪儿就知道，但到了这里一看，不用问就知道了。

长筒子平房有三栋，进了树篱入口，正面并排两栋，右边还建有一栋，与正面一栋相向。朝太家在正面两栋中离入口最近的一栋把头。

太阳要落下去，一大片住宅区飘荡着淡蓝的暮色，家家开始准备晚饭了，烟味刺鼻。一群孩子从半平身边跑出住宅区，大概是要在外面再玩儿到天黑。

从敞开着的外廊打招呼，出来一个年轻女人。是见过的女人，半平不由瞠目结舌地注视着这女人，女人好像也立刻认出了半平。

“啊呀！”叫了一声。这女人原来是一个来月前半平在河岸路上从守屋采女正的家臣手下救过的年轻母亲。

半平说真是巧遇，二人愕然互相注视了片刻，都赶紧说话。

“那天多亏了您……”

“后来没事儿吧？”

两个人同时开口，不禁有一点儿慌乱，尴尬地相视而笑。半平这时才发觉眼前的年轻女人是一个大美人。眉眼俊俏，口唇小巧，是一个还保留着少女风貌的小个子女人。

“先说一下我的来意。”半平醒悟过来，自报了姓名，“你就是朝太家的吧？”

“是的。”

“给你送来了藩主赐下的东西。”

半平说了来意，交付了带来的东西。女人惶恐地道谢，说这就上茶，

请在这里坐一下，退回里面。不一会儿里面传来敲钲声，大概把东西供在了佛前。

半平在外廊坐下来。本打算东西送到就立马回去，但人家说上茶，就变了主意。当然也因为那女人是一个美人，让人觉着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

半平想，虽说对方是寡妇，但多少有缘，喝碗茶闲聊几句也不至于被人责怪。他没意识到，这么想的情绪中混杂着土木工程队喝完酒残留的醉意。

“让您久等了。”

女人端来了茶和茶点。茶点是腌萝卜和淡腌小茄子。用腌菜当茶点，这可是武士家里没有的习惯。

半平尝一口试试，腌萝卜很好吃。可能小茄子更好吃，半平心想，这下子心情放松了。

“这是你腌的吗？”

“是呀，也许不合您口味……”

“哪里呀，好吃极了。”

“请多吃些。”

半平大把抓起茶碗，咕咚咕咚喝了茶。饮酒之后嗓子干，茶也好喝。

放下茶碗，半平瞧瞧昏暗的房内。

“家里好静啊，再没别人吗？”

“没有，就我和女儿两个人。”

“那可冷清吧。”半平说。

长年被雇用的民工和木匠从藩府领禄米，而且原则上世袭，大概因为工作是承担藩城内的建筑或工程。所以，丈夫因公死亡也不用担心禄米立即停发，或者被赶出长筒子住宅，但那也应该是有限度的。

半平想，恐怕熬不到那天看到的那个才两三岁的女儿招婿，早晚这个漂亮寡妇要嫁人。

“必须招女婿吧？”

“是的，再过十年。”

“不，说的是你，不是你女儿。”

“不会的。”朝太的老婆使劲儿摇头，“根本没那个心情。”

“但是慢慢就有人来提亲吧。”

看来这话竟然说中了，女人低下发红的脸，而且赶快换了话题。

“箭伏川的工作全完了吗？”

“总算完了，所以今天喝了一杯赏赐的酒，啊，累啦，累啦。”半平拿手的咋咋呼呼又开始了，“干活的时候不大觉得，可疲劳好像都攒下了，一完就一下子出来了。”

“就是的。”

“肩膀酸，腰也疼。”

“稍微揉揉吧。”

朝太老婆这么说，就转到半平身后，随便把手放到他肩上。看样子把咋咋呼呼当真了。

半平吓得一哆嗦，这要是被人看见就不好收场了。

“不不，心意我领了，但已经吃好了，不能再让你揉肩，该走了。”

“我过去总给死了的老公揉，揉得很好呀。”

女人毫不把半平的介意当回事，放在肩头的手指立刻使上劲儿。果然手法很不错。好像摸到酸痛之处，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快感。

“前些日子救了我，还没有道谢，就让我给您揉揉肩吧。”

“是吗，哎呀，不好意思。”半平说。

被揉得肩头酸痛减轻了，这种舒服不用说，漂亮女人认真接受自

己平时不被人理睬的牢骚，热情体贴，真叫他感激涕零了。

半平出了简陋住宅区的时候，天完全黑了，酒也醒了。

哎呀呀……

干了件荒唐事哟，半平想，要上路时不由地蹑手蹑脚。

虽说并没做特别的坏事，只是让女人揉揉身体，但半平不能不深深反省，人家一说就进了屋里，不光揉肩膀，还躺下来揉腰腿，这是打什么主意呢。明知道人家只有年轻寡妇和女儿，进屋给揉身体之类的，这要是让周围人知道了，半平受上头批评是当然的，朝太寡妇也不会没事。

“哎呀呀……”

这次半平叫出声，搔了搔脖子。总算没人发现，不禁松了一口气。

因为有三分醉意嘛，半平给自己的不可思议的行为找了一点儿理由。然而，他也知道事情不可能就此就一笔勾销。再怎么有醉意，倘若朝太寡妇是街上说的那种丑八怪，还会不会进屋就值得怀疑了。

总之，那女人的家对于半平来说是极其惬意的。女人长得美，按摩好，更关键的是给了半平情感的慰藉。

揉了身体之后又喝了一碗茶。那茶和腌菜确实好。中途她女儿玩儿够回来了，这孩子不认生，半平一叫就上腿上来了。这么一来，半平甚至发出了在自家都没让人听到过的开心笑声。

咳，反正……那个家不会再去了。半平这么想时，刚才要走时寡妇在昏暗门口的低语又回响耳边。

“请再来，什么时候都给您揉肩啊。”

咬了禁果的预感使半平身体一哆嗦，这时，前方路上响起不一般的动静。好像有人跑过来，而且不止一个。

半平急忙闪进路边房屋旁藏身。

果然有人从不见人迹的黑暗道路上疾奔而来。是两个人。蹴地的足音，喉咙作响的喘息声，含有非同寻常的紧迫感。他们从半平隐身的地方跑过去，突然交手。

短促的运气声、咒骂声和刀锋相击的声音传过来，有一人哎哟了一声。接着响起人扑通倒地的声音，然后路上就寂然无声了。

半平从房后探头看，似乎另一个人正俯身看倒地的人。夜里不能看得更清楚。

俯身的人站起来，身材高大。他砍倒了人，却不慌不忙，沿路返回来，从缩回脑袋的半平前面过去。对那高大的身躯，与块头儿不相称的像猫一样不出声的走法，半平有印象。脸虽然看不见，但无疑是守屋采女正的家臣，名字叫冢原的。

待那人的动静消失，半平出来，走到躺倒的人旁边。探一下鼻子，已经气绝。被从腋下劈到肩的伤夺命。路上弥漫着血腥。

听朝太的寡妇说，在河岸路上遭到冢原打骂，就是像半平当时推测的那样，是因为孩子跑，横过了采女正前面。为这么点儿事，叫冢原的人就把母女打得令周围的人不忍目睹。

冢原为什么那样干呢？现在半平能估计个大概了。冢原是要讨主子采女正的欢心。采女正并没有命令他那么干，但冢原熟知主子的嗜好——喜欢折磨人，觉得正是个好机会，要让主子高兴。

冢原是采女正的忠实走狗。刚才的交手也不是一般的打架，后面肯定有采女正掌控。想到这里，半平想起一桩不可思议的事件：大约一年前，中老久保康之助不明不白地在家里切了腹。

土木工程队忙着搞箭伏川堤防工程的时候，好像藩府内部正进行一场半平们无法窥知的事件。横躺在暗夜中的尸体令半平这么想。

# 四

“今早收到这个，藩主从江户寄下的。”

次席家老鲇川助左卫门说着，把从怀里掏出来的缄书递给中老中条玄蕃。玄蕃恭恭敬敬地打开看了，又默默递给巡检石冢十藏。聚在鹿子坊的鲇川宅邸后屋的，只有这三个人。

石冢读完了，把信碰了一下额头，然后卷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进封纸里，交回次席家老，说：

“是命令杀死啊。”

“一切保密，对家臣也丝毫不能泄露。”助左卫门说。藩主在信中指示杀死的是守屋采女正。

三年前藩里发生了世子拜谒将军之后猝死的不幸。藩主只有病故的世子这一个男孩子，以致藩里大受冲击，而健康的女孩子还有两个，便做出其一赶快招婿入赘的方针。

起初认为最有希望的入赘者是采女正的三儿子，给江户的将军家

臣当养子的织之助。也传闻是采女正本人向藩主推荐的，可后来藩主跟有亲戚关系的三村藩次子小次郎议亲的事被公开，织之助占先的传言就一风吹了。当时还风传，藩府欠三村藩二万多两银子，一旦成秦晋之好，可能这笔债就可以勾销。

但是与三村藩缔姻并非轻而易举，因为守屋采女正极力唱反调。他说，不是要推自己的儿子当未来的藩主，结亲应该血浓优先。这一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位居藩要职的人支持。因此，招婿入赘一事，尽管藩主、鲇川焦急，却过了三年还搁置着。

采女正所说的血浓是这样的：与三村藩的亲戚关系是从祖父辈的妹妹，也就是当代藩主的姑祖母嫁到三村藩以后开始的。藩主和三村藩主是从堂兄弟，而采女正和藩主也是从堂兄弟。

祖父的异母么弟继嗣同宗的守屋家，担任藩的要职。他就是采女正的祖父，采女正主张血是这边浓。

然而，藩主与同宗的采女正及其子织之助都合不来，倒是和血缘关系淡的远亲三村藩主对脾气。欠债一笔勾销，这话也是在气味相投的藩主们亲密无间的闲谈中提到的，确是事实。和富裕的三村藩亲上加亲，对藩的将来不会有什么不好，这个算计在藩主的头脑里也是有的。

藩主要尽快统一藩论，把和三村藩的婚事定下来。要职们知道，一年前中老久保自裁是因为秉承藩主的这个意向，说服采女正，结果却失败了，夹在了藩主与采女正之间，两头为难。

藩论统一不起来，藩主和负责攀亲的要职都极力瞒着三村藩。倘若对方说，要是那样，就不硬让小次郎入赘了，这边一相情愿的联姻可就成了南柯一梦。藩主担忧，婚事再搁置下去，三村藩就该起疑了。

因此，藩主这次为避免重蹈久保中老的覆辙，从江户派近侍驹井

重四郎回藩，逐个说服采女正派的要职们，孤立采女正。

可是，自以为十分小心，这项秘密工作却还是泄露给了采女正，连重四郎都被杀了。近来采女正对织之助祖东床腹已经死了心，变成了为反对而反对，拿出偏要顽固到底的姿态。但不管怎么说，一不做二不休地杀害驹井重四郎，这种干法是旁若无人的妄为，竟完全无视藩主对三村藩的慎重。

藩主的手书充满了对近来采女正的傲慢态度及杀害宠臣的愤怒。

“这不能置之不理，好像到时候了。”中条玄蕃这话指的是藩主的怒气，鲇川和石冢点点头。“那么，下面由谁来干呢？”

“这可不容易。”接过中条的话，次席家老说，声音里透出郁闷。“采女正好像是什么派的高手。”

“小野单刀派。”石冢十藏马上说，“他年轻时在江户苦练过，有真功夫，而且总有个家臣跟在身边，咳，叫冢本还是冢原来着，听说他出自不传派，很厉害。”

“哎呀呀，不好办哪。”中老叹气，“就这样，派出杀手也是个三脚猫，无济于事。”

“要说大致能旗鼓相当的，近侍队的金刚早太、骑卫队的矢口甚五郎……”

“算了算了，石冢，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中老止住巡检，“金刚、矢口是藩士当中无人不知的高手，假若事情进展顺利，这二人就最先被怀疑。”

“是吗，山崎是那一派的，所以调查也会很严吧。”

大监察山崎猪之助是守屋派。不限于山崎，采女正掌控藩要职过半，鲇川等三人属于少数派。

从当前形势来说，假如暗杀采女正成功，立马就知道是鲇川一派

指使，即便公布真相，乃奉旨讨贼，能否压住反抗亦未可知。万一压不住，甚至很可能引起以血还血的藩内抗争。

中条说，为避免这种事态，只有彻底隐匿刺客的身份。守屋采女正是藩里非消灭不可的障碍，但暗杀的真相必须彻底封闭在黑暗里。

“吹号贝的浅井惣六怎么样？”石冢说，“他的话，身份低，大都不知道他是直心派剑客。”

“不不，浅井已经不是无名的了。”中老说，“今秋比武考核，虽然败给了金刚，但连破依田新之助、矢口甚五郎，取得第二名的成绩，你没看吗？”

“我是去了小牧坊的矢场，是吗，浅井也不行吗？”

藩里规定有每年一度考核藩士武艺的日子，到时候藩士在刀、枪、火铳、弓、马之中自报拿手的武艺，接受考核。藩府的要职们分头负责考核。

“等一下，我想起来了。”一直默默听二人说话的鲇川助左卫门放下抱着的胳膊，插言，“土木工程队有一个叫镝木的吧？”

“镝木半平吗，绰号叫咋咋呼呼。”石冢十藏说完哧哧一笑，想起那个诨名都传到了土木工程队之外的人，按说他是在土木工程队勤务，脸却枯瘦得给人以有点儿虚弱之感。

“半平的父亲死了，那可是短刀心极派的高手，但不知半平怎么样。”

“对啦，对啦，”家老说，“那个父亲大概十年来前吧，带儿子来马喰坊的武馆，我偶然遇见了，是来比武的。”

“父亲吗？”

“非也，跟武馆的人比试的是叫半平的那个儿子。”

中条和石冢坐直了看着家老。以前的管带佐治善右卫门是浅山一传派的剑客，致仕后得到藩府许可在马喰坊开武馆，很是有名。如今

在藩士子弟中也最孚人望，刚才话里提到的骑卫队矢口甚五郎就是这个武馆的高徒。

话接上文，那时镝木半平跟佐治武馆门徒的比武，父子一到就马上开始，结果片刻工夫就清楚了。半平把武馆的剑客逐个击败。

“逐个？”石冢用惊愕的眼神看着家老，“现在为首的是矢口甚五郎，要说十年前，嗯，那该是诹访孙之进那些人啦。”

“对，对，那个诹访也败了，我亲眼所见。”

“这可是第一次听说。”

石冢说。三人缄口，互相交换了探询的目光。

十天后的夜里，三人把镝木半平叫到鲇川宅邸。石冢马上就对一脸不安的神态、恭恭敬敬地坐在下座的半平说：

“家传的心极派你一直在练习吗？”

“……”

半平做出莫名其妙的表情，石冢又劈头盖脑问道：

“秋天考核一次也不曾显露心极派，这是为何？”

“我……”半平说，脸红了，“规定是考核一艺，我去箭伏川河滩放火铳了……”

“这个知道，是问你为什么不显露拿手的武艺！”

“我的功夫是短刀，而且刀术比我强的另外还有人。”

石冢逼视这么说的半平，但放低了声音，说再往这边来一点。半平上前，三位要职围着半平似的靠到一块儿。

家老鲇川说，现在要跟你说的，好好听着，绝不可外泄。

“知道守屋采女正大人吧？”

“知道。”

“知道什么，说说。”

“是藩主的宗族，身居要职。”

“别的呢？”

“听说有小野单刀派的功夫。”

“还有呢？”

“……”

“我告诉你，”鲇川说，“采女正每月两次去柳坊的牡丹屋喝酒，关照那里的老板娘。”

“……”

鲇川对诧异地仰起脸的半平说，再靠前一点。半平如言，家老拧着皱巴巴的脖子，朝半平的耳朵里低语：神不知鬼不觉地刺杀采女正。

半平刚才涨红的脸这下子顿失血色，苍白如纸。他后退稽首。

“请另派他人。”半平说，“恕我不能胜任。”

“讨贼是藩主的旨意，你要看看手谕吗？”

“务请宽恕。”半平把头叩在榻榻米上，像癞蛤蟆一样往后出溜，拉开距离。忽然抬起脸乞求放免，几乎要哭了。“采女正是远近闻名的单刀派高手，我万万不及，点到我名下可能是估计错了。这个任务请委派别人……”

“哎呀，有点儿够呛吧？”

中条玄蕃说，鲇川也纳闷，但石冢十藏冷笑看着这副样子的半平。

“你怎么看？”

“这就是那个咋咋呼呼吧，不必担心。”石冢说，然后换了语气，叫半平的名字，“听说你最近跟桶屋坊长筒子平房的女人很亲热呀。”

“……”

半平的身体像石头一样不动了。

“对方是寡妇，你有正经老婆，哎呀，这可是问题。”

“……”

“好，在这儿搞个交易，你要是接了今晚的派遣，桶屋坊的事就不再问。不过……”石冢声色俱厉了，“倘若非不跟着我们干，那就不得不把你在桶屋坊的事抖搂出来。没理由袒护你，这是当然的了。”

“……”

“你应该明白吧，一旦声张出去，那可就非常麻烦喽。不仅在藩士中抬不起头来，俸禄也肯定削减。那个寡妇也不会没事哟。”

石冢的声音变成了毫不掩饰的恫吓。

# 五

寒夜。昼间有太阳的地方明亮,能让人热得微微出汗,但到了晚上,夜气一下子变冷，站着就觉得脚底下发凉。季节眼看到冬天了。

镝木半平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户人家的门檐下，从这里能斜看守屋宅邸。

差不多了……

他心想，好像也该出来了。他指的是冢原。

五天前半平站在同样的地方看见守屋采女正带着冢原出门来。跟在后面，如家老鲇川所言，去处是柳坊的牡丹屋。耐心等二人出来，又跟在后面，发现家臣冢原并没有喝酒。

这样的话，什么时候他就会一个人出去喝，所以他每晚守候，可是还不见冢原出现。

半平不像恩田又助那样好酒，但也偶尔想喝一杯散散心，并不讨厌白粉小路的酒。由己度人，那种体格的冢原是不会讨厌酒的。

早晚要出来喝。不过，也担心这种想法有错，说不定冢原出人意外地在宅邸里面喝赏赐的酒就够了，或者根本就是个讨厌酒的人。即便是这样，半平想，这样守株待兔，他总会有晚上出来办事之类的时候。

半平不灰心，不慌不忙地等待。打算只要冢原出来，就放倒他。

巡检石冢十藏加以威胁，好像半平要滑抗拒命令似的，其实，那时半平心下做出了判断，虽然对心极派短刀有一点儿自信，但对付采女正和冢原两个人却没有胜算。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不得不接受刺客任务时最先考虑的是怎么才能把二人分开。结论很简单，那就是先把一个人出来的冢原砍倒，然后跟采女正一对一地单打独斗。当然，这样也并非就能稳操胜券。

反正要先干掉冢原……

半平此刻也在想。否则，暗杀采女正几乎不可能。

在沉思的半平眼睛里，五天来第一次看见守屋宅邸的门内有灯光移动。有人要出来了。半平把身体紧贴门柱。

小便门打开，走出来的是冢原。巨大的身体浮现在提灯的光亮里，令人诅咒。冢原马上朝半平所在的相反方向走去。半平把遮面的黑布拉到鼻子上，装在袋子里的木刀换到左手，跟在冢原后面。

路上除了走在前面的冢原之外没有别人。巨大的黑影遮住提灯的光往前移动。还有五六丈就要穿过住宅区时，半平提木刀疾奔。

冢原听见脚步声回头，手握刀柄，半平不予理睬，用木刀击打他的腿。冢原好像还没拔出刀，半平就从旁边奔过去了。

提灯着了，响起冢原轰然倒地的声音。他开始嗷嗷号叫。他的腿骨断了，即便没断，小腿骨也裂了，伤筋动骨一百天，走不了路。半平头也不回，疾奔转上了河岸道路。

过了十几天，半平这回用手巾把整个脸蒙严实，藏身在看得见柳坊牡丹屋入口的小巷里。季节已进入腊月，蹲在这么黑的小巷，寒意从肚子底下冲上来。风一吹过小巷，牙齿就打战。

即使这时候他的眼睛也不曾须臾离开牡丹屋，不停地揉着手指，时而站起来不出声地跺脚，留神手脚被冻僵。

狠击了冢原的腿以后，半平担心的是没有了随从，采女正不再来牡丹屋。但这完全是杞人忧天。采女正出了宅邸，单身来到柳坊，大概对自己的功夫相当有自信。

采女正进牡丹屋估摸大约过了有两小时，不留宿就该快出来了。半平好好揉了揉手指。采女正过夜的话，那就没办法，只好再等下一次机会。

夜深了，街上仍然有活气儿。到处漏出三弦声，闷乎乎的歌声、打拍子声。大概是醉客，远处很多人哄然大笑的声音像涛声一样传过来。

半平停下揉指，凝视牡丹屋的入口。出来了一个用头巾遮住脸的武士。穿着与体型无疑是采女正。四五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送他到路上。采女正从容不迫地点点头，离开牡丹屋前。

半平不出声响地迈步。看清牡丹屋的女人们进去了以后，从小巷出来，去追采女正。但街里檐灯明亮，路上人影来往，其中也杂有武士，所以没靠近。

半平只穿了便服，包头裹脸，腰间插着一尺八寸的短刀。不像是武士，像一个随从或杂役，总之只会被当做武士宅邸的使唤人。那也得小心，保持远远能认出采女正背影的距离，穿过柳坊的道路。

缩短距离是穿过两个坊，来到大堀川岸边路上以后。半平一点点儿接近采女正身后。

突然采女正止步。急转身，高高举起提灯，照见半平。

“好像是从柳坊跟来的，跟我有什么事？”采女正用冷冷的声音说。半平感到背后发凉。采女正劈头盖脑地说：“看来打断冢原腿的也是你。”

半平取下脸上的手巾。采女正看着，半平怕丢掉似的把手巾系到带子上。

“奉旨要您的命。”

“真可恶。”采女正声一笑，说，“总归是鲇川之流指使的吧，嗯？”

半平说了声对不住，伸手拔刀，采女正赶紧丢下提灯。好像什么时候已经打开了鞘口，一下子就拔出刀来。

“喂，报一下名字。”采女正说。大概是醉了，声音含混。“不报名号是无礼哟。”

“镝木半平，土木工程队的。”

“好，好，什么门派，短刀可少见哪。”

“心极派。”

“好，来吧。”

采女正怒吼时提灯燃尽了。他怪鸟展翅般从黑暗中扑过来，半平闪身，避开了刃风呼啸的长刀。要冲到身边时，采女正迅即收住脚，进退天衣无缝。他不像是醉了，脚轻轻移动着。

半平把刀尖朝下，平心静气地探索着黑暗中的动静，隐约看见了采女正的身影。采女正举着刀，两人相距大约有两三丈。

半平一点儿点儿缩短间距。不打算冲上去，等敌人劈砍，闪开后回手一刀。缩短距离是诱敌。采女正避忌进入短刀的距离之内，一定先砍过来。

间距缩短。危险了。采女正也在暗中估摸间距吧。距离接近是知道的，但是在黑暗中估摸间距可能短刀比长刀略为有利。短刀的刀法

是肉搏才能斩杀，就少了点儿偏差。

随着激烈的运气，采女正踏过来。果然按他的间距出手。半平闪身，险些不到位，格开刀躲过。这时手指感到剧痛，被砍到了。

但错身的瞬间，半平得以闯入采女正怀中。猛劈肩头。飞身退避，采女正的刀紧接着又袭来。来不及躲避，半平身子一矮，劈砍对方的前臂。

采女正的刀把半平刚才系在腰间的手巾砍掉了。半平感到这一刀砍中了采女正的手腕。半平的身体终于恢复了当年胜过当师傅的父亲时的轻盈。他反转身子，再次进入采女正怀中。

采女正边退边砍半平肩头，但动作迟缓，而半平动作迅捷，刺中采女正前胸，穿透腋下。半平身后响起砰然屈膝着地的声音。采女正不出声了。

“哎呀，在家里干木匠活儿压了手指，哎呀，太疼了……”

手上惨兮兮缠了白布的半平咋咋呼呼，但谁都不理睬他压坏的手指。土木工程队的房间里，正忙着在各自的小头目之下估算来春开始的几个工程，偶尔有人冷笑着听听半平的咋呼，却也一点儿都没有把他手上的白布与昨夜守屋采女正的死联系到一起的意思。

嗯——看来谁都没觉察，半平想。于是，重要任务就结束了。心里感到了一片安宁。

好像在等待这种安宁，随即有另外的感想刺溜一下钻进半平心里。

“要知道，不会有奖赏哟。”

半平想起了石冢十藏嘶哑的声音。那是昨晚悄悄去报告时，石冢用三言两语慰勉了之后，又万无一失地补充说的。

功劳是功劳，然而是不能被人知道的功劳。硬要说理由，不追究

桶屋坊的不检点就算是奖赏。

理由很清楚，但镝木半平仍然有点儿不能释然。

抹掉暗杀这种行为的血腥的，应该是有益于藩的想法，是具体地拿到手里的褒奖。但半平想到没有褒奖，而且不会再触及朝太寡妇的柔嫩肌肤，那带有与武士血腥无关的温馨的肌肤，心里便油然涌现出一个词——白干。

半平觉得上了石冢的当，豁出命来白干了，却又不能向周围咋呼这种不满，这一点半平也明白。

# 壁上观与次郎

# 一

藤江与次郎是郡乡总管的下属。工作多是巡视乡村，这天视察了小阪郡水无村种植的漆树，傍晚回到藩城。

数日前，藩内刮了一场大风。有一个村子，暴雨交加的大风刮坏了几户人家的屋顶、墙壁，还有人受伤。各地公衙刚刚估产定租，大为惊慌，赶紧查看各村水稻的灾情。郡乡总管属下的人也一样忙碌，巡察藩内的河川，确认各村上报的山林灾情，分头奔走。

与次郎今日去水无村也是为查看今春藩府奖励种植的三千株漆树苗受灾的情况。漆树在水无村后面耸立的乌越山麓长得很齐整。

风雨之灾并不像村里呈报的那么严重。诚然，一眼看去差不多一半苗木被风吹倒，或者连根拔起，但大都扶起来就行，非重栽不可的苗木顶多有二百多株，还不到一成。

与次郎和跟他一同去的杂役山口源助召集村民讲解，源助指导了扶植的要领、堆肥使用方法等。源助是在郡乡总管手下干了四十年的

老人，植树技术很老练，村民都逊他一筹。

回到藩城，山口源助要去工具仓房，与次郎和他道谢分手，进了司农宅邸。看了看办公房，人影寥寥，宽敞的房间里只有四五个人伏案。

在司农宅邸里办公的部门都是管理农村的，多数人跑外，平时大体就是这种情形，而一路之隔的衙署是一些计账的、采购的、管仓库的，齐刷刷地在各自的部门里伏案劳形，两边略异其趣。

刮风下雨时办公房里挤满了人，但也有相反的时候，这种日子只留一个人看守，全都跑到外边去。无论晴雨，负责乡下的人总是在外面忙，悠然伏案比较少。因此，这份差事第一要不怕使用体力。

“头儿还在吗？”

站在廊下问，一个姓原口的年轻人正盯着摊在桌案上的山形图，抬头看了看与次郎。

“啊，回去吗，辛苦了。”原口周到地说，告诉与次郎，总管还在自己的房间里。“好像有客人。”

“客人？”

与次郎盘算起来。马上到下班出城的时辰了，他想赶紧把视察结果报告给总管，商量一下补栽苗木的安排，写成公文完事。

“客人是谁，不知道吗？”

“呀——”

“大牧坊的三浦屋哟。”

别的人回答，是跟与次郎同为下属的諏访庄兵卫。四十出头儿，一个好心眼儿的同僚。

諏访用明白与次郎心情的口气加了一句：

“大概不会是密谈，不要紧吧。”

“是吗，那我去一下。”与次郎说。

可是，尽管诹访那么说，郡乡总管的房间里迎接与次郎的却是不自然的沉默。说可以进来，但总管片冈孙左卫门和油商三浦屋喜平都不知如何是好似的注视着与次郎。

与次郎简短地报告了水无村漆田受灾的情况。

“另外，受灾的苗木估计有二百六十株，山口说最好马上就补栽……

“交给你处理。”

“苗木听说深田村的作左卫门和日向村的重藏那里有，用谁的呢？”

“和源助商量决定吧。”总管说，似乎不大感兴趣。可能觉察到这一点，又略为口快地补充说：“提出公文，让财务出钱。公文格式会吧？”

这就足够了，与次郎赶紧离座出来。他觉得不可久留。

他们在干什么呢……

与次郎回到办公房，一边在自己的桌案上研墨，一边重新寻思刚才去过的郡乡总管房间。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总管和三浦屋在密谈什么事。与次郎前面有纸窗，正当落日，像点了灯一样通明，但总管的房间在后面，黑糊糊发暗。两个人在里面也不点灯，脸对脸小声谈什么事。只能认为是避人耳目的密谈。

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估计自己也不可能知道。与次郎心想，却也并非一点儿谱都没有。最近藩里流言频传，是关于改革的事。那些流言主要是藩财政陷入困境以后出来的，人们见面就窃窃私语。

根据风传，为解决近几年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困难，两派提出改革方案，分别递到藩主手里。因为是改革，所以否定提不同意见的对方的语气就不免尖锐，两派的对立也自然被言辞煽动得更加严重。人们不敢大声嚷嚷，就这个缘故。

虽然职司郡乡的总管与镇里的富商搭配很古怪，但总管房间的低语有一种似乎跟改革有关的密谈气氛。不能说跟那种人没有关系。藩政改革且不说规模大小，最后必演变为政变形式，那时将动用巨额的金钱，当然就也有三浦屋暗中活动的余地。如果拿改革这句话说事儿，郡乡总管跟三浦屋碰头也就一点儿不稀奇。

那样的话……与次郎想，别寻思了。

距今十二年前，与次郎十六岁的时候藤江家被卷进藩派阀抗争，尝过一次苦头。父亲所属的派阀失败，俸禄被减掉一半，世职也由代代财会变为跑乡下。

那次政变岂止减俸，很多家被褫夺世袭，没收房屋，甚至死了两个人，所以不敢发牢骚，但父亲半左卫门此后就经常卧病，两年后故去，显然是处分导致的颓丧所致。

临终，半左卫门看着与次郎，拼命要说什么事情，但没发出声音就咽了气。

“好像要说什么吧？”

与次郎问，母亲停下拭泪的手，歪头想了想，说：

“是让你不要掺和争权夺势的闹腾呀。”

说了这话的母亲五年后也病故。本来就体质羸弱，因世职有变而搬家，生计窘迫，老伴病死，这一连串的环境巨变每次都给了她沉重的打击。

那时的派阀之争估计也打出改革的旗号。竟至夺去父亲性命的强行改革成功与否，没过几年又叫嚷改革不就是做出了的回答吗。

改革如果是这样的，就不要参与了。与次郎铺纸搦管，开始写要向财务部门提出的公文。

## 二

办好公文，又写完日志，来到外面，外城布满了日落后亮得出奇的光。太阳落下去了，余光却停留在藩城上空一片涟漪般细碎的云上，又从那染成橘色的云上洒到地上来。

外城的建筑上、冷落的广场当中都弥漫着淡淡的光，但广场角落、建筑后面涌动着不容置疑的黄昏薄暮，再过一会儿，外城飘溢的光一扫而尽，城内就将被昏暗笼罩。

放工出城的时刻早就过了，广场上，建筑之间的宽阔道路上看不见人，只有出城用的正门前面有二三人影，大概跟与次郎一样，处理工作费工夫，收工晚了。

可是，与次郎出了城门，走过横跨藩城前面的河上的桥，那些人影还在桥附近晃荡。还没来得及想他们走得可真慢，先就觉得那些人好像看见了自己，放慢脚步在等着自己赶上来。

因为人有两个，一个是与次郎认识的。街镇靠北头的五轩坊有一

个叫矢崎的直心派武馆，这个人是和与次郎一起在那里练武的三宅俊六。他回过头来。

“直接回家吗？”

“啊，是的。”二人停步，所以与次郎只好赶追到了一起，“我不喜欢路上去别的地方。”

听与次郎这么说，三宅跟另一个人迅速地察看了一下周围，然后迈步。方向是与次郎家所在的方向。

三宅又说：

“近来好像没去武馆呀。”

“没有时间。”说了之后，与次郎又加了一点儿讥讽，“因为上山下乡哟，哪能像你那样端坐案前，鼓一响就放工。”

“但是有歇班吧。”不知是没听出与次郎的讥讽，还是故意不接茬儿，三宅依然正经八百，“师傅让你偶尔露露面，意思是你来给训练训练年轻人。”

与次郎苦笑。过了二十岁，与次郎习武好像一下子开了窍，竟是所向无敌的景象。

那时矢崎武馆的代理师傅是如今当御书院监察的兼松重助，但与次郎屡屡劈砍兼松，弄得他很不悦，而且他跟其他武馆比试也不曾败过。大概三宅和师傅矢崎佐次右卫门把那时的与次郎放在了心上，可是与次郎想，现在的自己不一样了。

原来他近年来竭力工作，以求无大过，断然不再去武馆。估计武艺也完全退步了。与次郎心想，没有过去那两下子啦，但并未说出口。因为很显然，三宅和另一个年龄更大些的人并不是要说武馆的事，而是有其他事情才在这里等着他。

三宅俊六果然说了出来。

“想跟你说几句话。”

“……”

“今晚喝一杯吧，不会用多长时间。”

“说什么？”

与次郎说，三宅回头向另一个人递了一个眼色，然后换了一种口气：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丹羽司藩使，见过吧？”

“没见过。”

与次郎侧身回头，向丹羽郑重示意。

藩使是上等藩士的职务，食禄三百石以上，进藩城上班有仆役跟从。这位上等藩士是独身，跟近侍队的三宅同行也令人惊奇，但是一听到丹羽，立马就明白了。

无疑是丹羽家族的。

丹羽家族是经常有人出任藩府执政的名门，现在中老丹羽弓之丞是丹羽正宗的户主。这次一派的改革方案就是由丹羽弓之丞提出来的，这点儿事连与次郎都知道。

他知道三宅要说什么。暗恨被他们看见，不得不同行，但转念又想，说不定身边这二人当初就是为了他而埋伏在那里。倘若是这样，或许风传的两派拉人也到了最终阶段。

正寻思在哪里找一个漂亮的借口溜之大吉，三宅简直像看透了与次郎的心思，用焦急的口气说：

“今夜在同心坊的寺田宅邸有集会。”三宅一口气说了之后，又扫了一眼四周。河岸路上一片浓重的暮色，不见人影，他还是压低了声音。“一起去集会吧。啊，说真的，有人让我务必把你拉来。”

“今夜我不方便。”与次郎冷漠地说，“家里要来客人。”

“别瞪着眼睛编瞎话啦。”三宅苦笑，但声音还是很从容。他比与

次郎大一岁。“畑中派找过你了吗？”

“没有，没那个事。”与次郎说。

畑中派是跟丹羽弓之丞对立的派阀。被推出来当核心的是家老畑中喜兵卫，但也有传言，说他没有统率一派的器量，实质上发号施令的是总领渊上多闻。

“丹羽派畑中派都与我无关，我生性不喜好拉帮结伙。”

“好像大家都叫你壁上观与次郎……”三宅在口吻里加了一点儿威吓，“现在可行不通了。”

“……”

“挑明了说吧，”三宅的声音又温和起来，“对方频频在村濑召集高手，野口甚平，峡田光之进，石冢半十郎，这些名字有印象吧？”

“好像。”

“村濑的高手，他们跟你交过手。”三宅俊六挑唆似的说。

村濑，说的是村濑弥市郎，当过藩的剑术教头，在镇上开了一家单刀派武馆，现今在藩士子弟中也最有人望。

“意图不清楚，但不知什么时候对方拉拢了他们。不能置之不理，这边也要拉你入伙。”

“那可有点儿把我高估了。”

三宅驻足，看着与次郎，用含了点儿怒气的声音说：

“这是什么意思？”

“最近木刀也不曾摸过，唉，没有用处啊。”

“完全是打算逃避。”三宅说。

始终默不作声的丹羽司第一次插言。

“今天就这样吧。”声音有藩使的稳重与深沉，“藤江也想想，还有工夫。”

“就此告辞。”

与次郎说，二人点头，在浓重起来的薄暮中返身快步走去。与次郎被解放，长出一口气。

哪边都不……

与次郎想，看来斗得相当激烈。抛开主义、主张，直接推动那些加入派阀的人的，是所属派阀顺利取胜时分得一份利益的梦想，飞黄腾达。在这个意义上，政争也像是打仗。

跟打仗一样，派阀的胜败不容预断，所以人不得不孤注一掷，为所属派阀卖命。看来丹羽派与畑中派的斗争进入了这个阶段，但是能放过我吧，与次郎想。

唉，不参加派阀有损失，但只要能维持世袭，不毁了门祚，那不就很好吗？这想法未免消极，恐怕与看见父亲这位值得尊敬的好男儿受到处分以后一下子变老，日益憔悴，好似丧失了生活的劲头儿似的，不无关系。行尸走肉一般，可不想变成那副样子，与次郎想。妻是否也这么想，却是个疑问。

与次郎和瑞江尚未成年时两家父母给订了婚，但职务由俸禄一百石的财会变成五十石的管乡村的之后，与次郎的父亲向瑞江的父亲提出解除婚约。

周围的人，也就是除了瑞江的父亲之外，所有的家属亲族都赞成与次郎父亲的请求，只有瑞江的父亲一个人顽固地不予接受。

结果，瑞江十八岁时如约嫁过来，还生了一个孩子，但总像有点儿不开心。而且，那种不开心的样子于今如是。

按说瑞江是要嫁给食禄一百石、在藩府当差的，但对方忽然之间世禄减半，变成跑乡下的，也许心里不免有牢骚。就算那是姑娘家的虚荣，但实际上藩府赏赐的东西很少，房屋也是给乡村管理人员住的

长筒子平房。大概从世禄一百五十石的瑞江娘家看来，就是面临了超乎想象的俭朴生活。

不过，瑞江是坚强的姑娘，对新生活也冷静应付。学会了花钱，巧妙地操持家务。会渍菜，会缝纫，从不说家计难，回娘家也不抱怨。但要说她已经习惯苦日子，现在过得很开心，与次郎觉得也并不是。

瑞江从小就极要强。来自良好家教的开朗性格甚至让别人也心情舒畅，可是过了门以后她失去那种明快，变成了默不作声、难得一笑的女人。

这样子的瑞江也不是不可以被看做因为她已不是姑娘而是有夫之妇了，但丈夫与次郎认为不是的。瑞江心底一定隐藏着对现在境遇的难以消除的不满。不然，为什么像现在这样变成了一对往往每天连话也说不上几句的阴沉不融洽的夫妻呢？与次郎虽然这么想，但对妻的不满却也一筹莫展。

“傍晚杉浦大人的夫人来过。”与次郎在拘谨的沉默中吃完了晚饭，瑞江上茶时好像突然想起来，说。

杉浦夫人是与次郎的表姐织尾。真稀罕呀，与次郎说。

“有什么事吗？”

“说是从庙里回来，突然想起来，顺路来看看。说您不在就算了，没说什么事。”

“咦，什么事呢？”与次郎说。

和织尾还是三年前在亲戚的法事上见过一面。这时候突然来，看来有什么事。

“像是有急事吗？”

“这个嘛……”这回是瑞江纳闷了。不过，她的表情是不认为织尾突然造访有多么要紧。“也说了好像求您什么事，但急不急……”

“可能是那件事吧。”与次郎半是自言自语地说。

织尾的丈夫杉浦作摩有才干，年轻轻就当上总管，现在是巡检。俸禄也由织尾过门时的二百石几次增加，已经三百五十石，被视为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恐怕在此次藩政改革中也属于哪一派，并充当核心人物。

或许要拉他入伙，这么一想，与次郎的兴趣就倏然从漂亮的表姐身上离开了。

## 三

半个来月后，与次郎在寺坊突然遇见了表姐织尾。

“啊呀，与次郎！”织尾说。

织尾比与次郎大三岁，已经过了三十，但天生丽质，也越来越洗练，胸腰丰满，变成了贵妇。

“今天歇班吗？”

“是的。”

“那是什么？”

织尾探看与次郎腰间挂的网兜，知道里面装的是黄雀、伯劳、麻雀等小鸟的尸体，啊地后退了一步。

重新看了看与次郎手持的捕鸟竿。

“捕鸟吗？”

“对。”

“可别拎着那么血腥的东西在庙前过呀。”

“没出血……”

好像抗议表姐说教似的口气，与次郎把网兜举起来，立刻想起里面有一只用小刀杀死的山鸡。

“啊，是山鸡。”与次郎说，“发现它在树丛中跑，打死了。对了，给你吧，很好吃呀。”

“不要，不要。”

织尾摆手。看她害怕的样子，跟从的小女仆忍不住露出白牙笑了。

“哎，拔了羽毛煮煮，很好吃的。”

“我可不要。”

“那就自己拿回去吃。”与次郎把网兜挂回腰间，说，“今天去庙里烧香吗？”

“不是，来商量一下做法事。”

“对了，前些日子听说来过我家，是不是有什么事？”

“已经完事了。”织尾说。

但这时她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就对女仆说，要跟这个人说点儿秘密的事，你稍微离开点儿。

看着女仆如言走出十来步远，织尾挨近与次郎，还压低了声音。

“杉浦去江户了呀，是藩主叫去的。”

“咦，什么时候？”与次郎说。

比起这句故作神秘的话来，表姐身体发出来的香甜气味更让他心猿意马。

与次郎过去偷偷给这位表姐写过情书。听说织尾订婚，一直被如花似玉的表姐吸引的与次郎抑不住离别之苦，写下了绵绵长久的思慕之情交给她。

可是回到家里，想想自己干的事，与次郎脸白了。好像睡醒了一

样，看出了所做所为的愚劣。想到自己干了男子汉不该干的事，不禁浑身冷汗淋漓。织尾读了信，恐怕要捧腹大笑，肯定会蔑视我写的无聊情书。这么一想，刚才凉得像冰一样的身体又被耻辱感弄得火烧火燎。

仅此而已还可以，但想到了最坏的地步：表姐会不会美滋滋地把信给人看呢？看哪，看哪，与次郎的信！想象着性格开朗的表姐这样叫着，在家里把情书给这个给那个看的景象，与次郎羞得要死。甚至有点儿想吐，心情坏极了。

苦闷了两三天之后，与次郎去表姐家想把信要回来。于是，表姐做出一副很老练的神情把他带到院子里。

"与次郎，你几岁了？"

"十五。"

表姐用刮目相待的眼神盯着他看。现在与次郎高多了，但那时表姐个头高。

织尾用教训的口吻说：

"十五岁，给女孩子写情书可不叫人佩服。"

"是。"

"男孩子还有该干的事吧，学问啦，练剑啦……"

"是的。"

"看来是觉察了这一点，来把信拿回去吧？"织尾说着，突然把身体凑过来，像变戏法一样从袖子里拿出信，交给与次郎。又压低声音说："我一个人看过，此外谁也没发觉，放心吧。"

与次郎点点头。放下心来的同时感觉到表姐身体上发出来的甘甜香气，他感伤地嗅了嗅。

织尾好像看透了他这种心情，把身体靠得更近，还拉起与次郎的手，

啪啪地拍打手背。

“这件事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对谁也不能说。”

“……”

“不过，挺会写信呀。我已经有主儿了以后才写，晚啦，真够遗憾的。”

织尾似乎发觉自己的话说得轻佻，噗地笑起来。听着那快活的咯咯笑声，与次郎觉得她是比自己大不止十岁的大人。

从此与次郎在这个表姐面前抬不起头。

“啊，什么？”与次郎说。想陈年旧事走了神，心不在焉地听到织尾好像说了一句现在别充耳不闻。“你说害怕，谁害怕？”

“杉浦呀。不是说害怕，是说好像那样。你认真听人家说嘛。”

“对不起。”与次郎道歉，然后小心翼翼地问，以免惹对方生气，“是说巡检出发前好像害怕什么吗？”

“是啊。”

“嗯，可能有什么让他感到身边有危险。”与次郎说着慎重问道，“藩主有什么事，巡检讲了吗？”

“听说递到藩主手上的改革方案有两个，知道吗？”

“嗯，知道。”

“杉浦是去谈关于方案的意见呀。来江户，考虑双方的方案提意见，这么命令的。”

与次郎打了个冷战。

“还有人知道此事吗？”

“这个嘛……”织尾优雅地歪头想，“命令是直接下达的，在家里一切都保密，但不知江户那边怎么样。万一泄露，这边也会马上来通知吧。”

“现在藩内分成两伙，听说了吧？”

“知道呀，烟中大人与丹羽大人的帮派吧？”

“对，巡检支持哪一边吗？”

“没有。”织尾摇摇头说，“藩主来叫他，就因为知道他哪边都不参与，立场公正。”

“噢，是吗。”

于是想，杉浦作摩被藩主召去，就处于烟中、丹羽两派瞩目的立场。藩主把杉浦叫去江户咨询，这种秘密恐怕是保不住的。

它没准儿会从哪里泄漏，像织尾说的那样传入两派的耳朵里。这样一来，两派就都要考虑拉拢杉浦作摩，以利于自己的改革方案。而且，假如不允诺，甚至会考虑除掉他。这两种考虑互为表里。

与次郎想，织尾的丈夫害怕很自然。杉浦作摩出藩前往江户，两派的人会不会在途中接触他呢？

“噢，那怎么了？”

“所以去求你呀，想让你把杉浦送到关口，可你不在家。”

“我真不知道这些事。”与次郎说，“再打发人来一趟就好了，那我就能护送……”

“不过，不要紧吧。”织尾说得很轻松，“要是出事，这时候早就来通知了。”

“回来时更危险。”与次郎说，“一旦作摩的意见如何之类的消息从江户泄漏出来，就不可能平安无事哟。”

“说是回来的时候有伴儿，不用担心。”织尾说。

# 四

下午两点多下起来的雨傍晚也没停，但雨脚不猛了，打开办公房的纸窗，只见和刚下时一样好似雾的雨濡湿了城内的树木、建筑。

早回来对了。与次郎想。

他今晨早起去了水无村。是去监管补栽被大风折断的漆树，作业上午就顺利结束。然后到村主管家，被招待了一顿午饭，这差事也就这么点儿好处。吃饭时变了天，所以归途没绕到邻村察看杉林，径直返回了藩城。

看来还有人像与次郎一样看天气情况就提早结束了跑外，办公房里比往常人多。这些人闲坐在桌案前，放工的鼓声一响就立刻此呼彼应地开始收拾东西走人。

与次郎也收拾桌案，出了办公房。外面早早被薄暮笼罩，寒气砭肤。这是一个仿佛让人想到冬天终于来到身边的冷飕飕的日暮。

有人打开早预备好的伞，有人顶着雨，还有人从哪里找出来蓑笠

戴在头上，也有人合打一把伞。与次郎在司农宅邸的檐下眺望了一会儿从前面路上往家走的人，随即死心塌地，加入了人流。

望到猴年马月也不会过来一个人说一起打伞走吧。虽然是飘飘忽忽的细雨，但走出几步衣服就湿漉漉了。

与次郎想，就是怕挨浇才提早结束了工作。出了城门就用布巾蒙起头脸往家跑吧，这么想着往怀里掏时，有人从旁边招呼。

“一起打伞吧，藤江。”

对这声音有印象。回头一看，果然是藩使丹羽司。

与次郎慌忙推辞。跟这位令人拘谨的人打一把伞走路，还不如淋湿的好。而且，认识他的人多，合打一把伞往回走，转眼之间就会传开，说好像藤江也终于加人丹羽派。

“多谢，还是请先走吧。”

“不必客气嘛。”丹羽说，声音有风度，有深度，让人觉得藩使就该是这样。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与次郎对他敬而远之。“没什么，并不是要送你到家，就到佐竹坊拐角，一起打伞到那儿，然后你自己往家跑。”

“啊。”

“而且还有点儿话跟你说。”

被这么一说，就不好说那您还是头里走吧。与次郎道谢，钻进丹羽擎着的伞下。

丹羽穿的衣服发出高雅的香气。与次郎顿时紧张起来，但丹羽用漫不经心的声音说：

“听说三宅俊六受伤了吧？”

“一点儿都没……”与次郎看看丹羽的脸，“什么时候？”

“三天前。跟对方发生了一点点冲突。”

“动刀了吗？”

“啊，是的。除了三宅，还有两个人受伤，因为彼此都拼命摸对方的动向，有一点儿由头就拔刀。”

“俊六伤得重吗？”

“不重。说是两三个月就能好利索，不过……”丹羽说。

这时有一个矮胖的人从他们身边超过去，脚步匆匆。

“是郡乡总管。”薄暮冥冥，丹羽却能看清是与次郎的上司。他放低声音说：“片冈是对方的，那么匆忙，看来是今夜又有集会。”

“啊。”

“没拉你加入畑中派吗？”

“没有。”

“唔。”丹羽沉默不语了，像是在沉思，但很快又接着说，“片冈很能干，早晚来拉你，要注意。”

与次郎没应声。丹羽说，对了，想起来了。

“听说你跟杉浦巡检是亲戚？”

“我的表姐嫁给他。”

“杉浦要再次去江户，听说了吗？”

说完，丹羽用敏捷的动作查看了一下身后。也许所谓有点儿话，这就是正题。

与次郎没听说此事。

“咦，还要去吗？”

“这次是过了年，开春去。”丹羽属于了解内幕的人，口气反倒有所节制。“大概藩主的意向是要在来春回藩之前拿出自己的意见，决定改革方案，所以上次把杉浦召到江户。”

丹羽说，藩主召集研讨改革方案的是巡检杉浦作摩、人在江户藩邸的近侍总管牧参左卫门、近侍长仁科权四郎三人，都是藩主当世子

时就服侍左右的近侧之中的近侧。

“方案的采纳大致有了日期，但三人当中却有一人提出要慎重。好像是说因为事关藩的将来，举足轻重，所以应该把结论拿回藩里，普遍征求一下元老们的意见。”

“……”

“征求意见之后再最后决定，而这个任务当然就交给了回藩的杉浦。他极其秘密地造访元老，带着他们的意见再度去江户。”

“不有点儿过分谨慎吗？”与次郎说，“一旦藩主决定了，就不会再有人提出异议……”

“可是，也不那么容易。”丹羽说，“大家都知道藩主才智过人，但毕竟还年轻，就是说，还不具备先藩主的尊严，所以方案未被采纳的一方会阳奉阴违，不依从新的改革方案，也不难想象。”

“……”

“那样的话，改革很可能迟迟不能推进。当然，那不是我这派。我这派不干那种拖后腿的事。因为虑及这一点，所以要加上元老们的意见，使采纳有全藩一致的分量。杉浦的任务很重要。”

说到这儿，丹羽止步。周围已经黑得看不见他的脸，但与次郎也知道，这里就是佐竹坊的拐角。

丹羽站着又说道：

“很重要，但也是极其危险的任务。”

“我也这么想。”与次郎说。

藩里只有织尾的丈夫杉浦作摩一个人知道身在江户的藩主对改革方案的意见。现在他又第一个知道藩里的元老们，即藩主家族、旧执政这些人，对两个改革方案的态度。

万一泄露，得知作摩手里拿着对本派方案的否定意见，那一派当

中就会有人跳起来加害于他。丹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既然这么说，丹羽一定已经从绝密渠道查明，迄今为止有关改革方案的进展对丹羽派有利。

考虑丹羽是这样的口吻，与次郎说：

“杉浦那边我去看看吧。”

“那太好了，以后杉浦对于藩是很重要的人。”

对合用一把伞道了谢，丹羽说不用谢，好像突然想起来，又把伞擎过来。

“上次说过的参加我派的事后来考虑了吗？”

“啊，还正在考虑。”

说完，与次郎从伞下飞奔而去。

# 五

与次郎挂记丹羽司在伞下说的话，本打算去一趟杉浦家，提醒一下作摩或者表姐，但事后视察山林，夜不归宿，回来又忙着处理事务，很晚都不能下工，结果去杉浦家已经是遇见丹羽半个来月之后了。

出家门大约是晚上七点左右。半个来月之间，季节骤然是冬天的模样，早晚都寒冷透骨了。那天夜里，与次郎把一只手揣在怀里，一只手拎着灯，冒着寒冷走在昏黑的街上。

杉浦家在内匠坊，从与次郎家往北步行两刻钟就到了。

说是去看看，可事情并不简单呀，与次郎边想边弓着背走路。弓着背，抽着清鼻涕，心想自己这副样子可不像巡查守护以备万一的。

但走进内匠坊，来到能望见杉浦家的地方，那种敷衍了事的情绪一下子飞散。灯光下，只见门前黑黢黢站着几个人。

与次郎止步，一个人走过来。身材高大，怪怪地用布遮住脸。

“去哪里？”过来的人说，站在前面堵住去路。

“去杉浦家……”

“这么晚了？”

“还不晚，八点都不到吧……”

与次郎生气了，但心里更深处也隐隐恐惧。这些人是什么人？为杉浦担心的变故已经发生了吗？

与次郎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去杉浦家有何贵干？”

那个人完全不理睬与次郎的询问。措辞彬彬有礼，但是有一股子不许再往前迈进一步的可怕的意志。

“杉浦是我亲戚，探亲非说出理由吗？”

“哦，是藤江呀。”后面那伙人当中有谁这么说。壁上观的与次郎吗？另一个人说，几个人压住声音窃笑。

“对不起……”与次郎面前的人仍然用温和的口气说，“今夜就请回，明天再来吧。”

“为什么？”与次郎说，“没有听你摆布的道理嘛。”

让我过去，与次郎说着往前迈步。那人迅急出手，用大手掌推与次郎前胸。他的手是温和的，但含有坚决的力量，不拔刀就不可能过去。

怎么能拔刀呢，连他们的真面目尚不清楚。与次郎说：

“想要干什么？”

“挑明了吧，”那人忽然软下来，“今夜我们跟着来的大人正在和杉浦大人商谈，请不要打扰。”

“原来是这么回事。”

与次郎的脑海里猛然浮现的是渊上多闻的名字。登门造访作摩的大概是渊上，传闻他其实是烟中派的盟主。或者是丹羽弓之丞吧。

“可我没有特别要打扰的意思……”

“不，顺便告知，我们大人的名字也不想被人知道。当然，明天听杉浦大人说是无妨的。”

哼，好像对堵嘴满有自信，与次郎暗想。这种阴损的做法确实像渊上，丹羽弓之丞更爽快。

渊上家久居总领之位，不见天日，渊上多闻继承世系，自年轻时就一心要坐上执政当权的位置，把这次改革方案视为最后的机会，盘算的是如能采纳，则必能当上中老。为此，渊上向市人大举借债，用钱来维持派阀。

然而，渊上又担心万一失败，表面上推出畑中，自己从不出头露面。不消说，这是深谋远虑，即使败给丹羽派也不至于损伤门祚，连与次郎也渐渐听到了这种传闻。这个阴谋家渊上来跟杉浦谈什么呢，与次郎心绪不宁了。

不过，他沉静地问：

“看来今夜最好就这么回去了。”

“这是明智的。”魁梧的对方说。

“想问一件事。”

“什么事？”

“你们不会对杉浦有反常的举动吧？”

“不会的，我们没接到这种命令。”

“以后有什么反常可饶不了你。哼，谁在里面，我心里可大致有数。”

说完，与次郎转身。心想，要追上来吧，但没人追上来。

回到家，家里竟然来了客人。看鞋子是男人。与次郎正要进屋，听见妻子的声音，又退回外屋。

“不是说又有人受伤了吗？”妻子说，“不管畑中大人那伙多么有优势，也不要拉我家与次郎掺和那种危险的集会。”

“可是，怕危险就不能出人头地呀。”说这话的声音是内兄内藤胜之助。胜之助是瑞江的长兄，内藤家的户主。“要说与次郎对派阀不感兴趣，也是你的缘故呀。在我看来，你和你丈夫过于畏首畏尾。藩里要一分为二，你们夫妻俩这就落后于潮流。”

“……”

“那就只能一辈子住这种长筒子平房，当一个四处跑的小吏。”内兄说得毫不客气，“告诉他，现在正是好机会，把这个家恢复到原来的一百石俸禄。还不晚，我从中说合，畑中派会高兴欢迎他。”

“多谢，但不行。”瑞江断然说，“从哥哥大人看来，也许我们家过得惨不忍睹，但近来已经习惯了。现在的平静日子能继续下去，不出人头地也可以嘛。”

“你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内兄说，“好像穷日子过上瘾了。”

与次郎咳嗽一声，关门特意弄出动静。

进了餐室，内兄难为情地转向与次郎，还是劝他参加畑中派，但或许看清了无望，只随便动员几句，闲聊了两刻工夫就走了。

与次郎对妻子说，斟热茶。

“刚才的话听见了。”与次郎说，瑞江啊了一声，脸红了。“我一直以为你对现在的境遇不满……”

“没那个事。”

“可平常总像是板着脸。”

“是吗，以后我注意。”瑞江低头行礼，“因为净是些让人担心的事，太紧张了。操持家，照看孩子，又没有母亲。”

“那些辛苦我不是不知道。”

“但女人也有男人不知道的烦心事，比如生第二个孩子能不能养得起……”

“第二个？”

“您又要有孩子啦！”

瑞江说着，脸红到了脖子，低下头。与次郎露出久已不见的笑容。

“不要紧，生！总会有办法。”

“不过，请不要为此就考虑加入派阀，出人头地呀。”瑞江说。

# 六

异变发生在二月的寒夜。接到通知，与次郎跑去，不一会儿就看见内匠坊的方向大火熊熊。一路疾奔，夜气在耳边嗖嗖作响，耳朵冻得像冰。

跑到了一看，杉浦作摩的宅邸完全被火缭绕，眼看要塌架了。火光中浮现闹闹哄哄围观的人，和登上三面邻家屋顶的消防员身影。有一些人持长枪整治看热闹的人群，像是管带率领的一队步卒。

与次郎发现那些人当中有一个姓户田的，是矢崎武馆的同门，在大监察手下当差。

“大监察的下属来了，由此可见这不是一般的火灾呀。”与次郎说。

“说是有可疑之处，所以来了。”

“杉浦家的人呢？”

“全死了。”户田简短地说，又马上更正，“不，只有一个人获救。”

“谁？”

“上年纪的男仆，其他人都死了。”

户田话音刚落，最后的房梁塌落，火柱忽地蹿上黑暗的夜空，火花飞落到围观的人们头上，一片骚动。

与次郎感到一种疑惑堵在心头，问道：

“怎么知道不是一般的火灾呢？”

“还不清楚，今后要调查。”户田说，“不过，问过周围的人家，谁都没听见杉浦家的人喊叫。”

“没听见喊叫？”

“是的，没一个人听见。”户田把眼睛转向火场，“我们怀疑火灾发生之前杉浦家的人已经被杀了。”

从废墟中找出尸体，杉浦的亲属把全家下葬。与次郎也参加了葬礼。他后悔不迭，自责不已：预想到危险，就应该更认真地巡护杉浦宅邸才是。

过了头七，又过了三十五日法事，大监察方面什么动静也没有。与次郎去找火灾之夜说过话的户田新藏，打听后来的调查情况，却不知何故，避而不见。户田不在家，去大监察宅邸也抓不到影，甚至连有没有像他说的那样进行调查也不清楚。

三十五日法事做完后，藩府正式决定，立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少年继承杉浦家。世系留下来了。

不当班的一天晚上，估摸了时间，与次郎悄悄造访丹羽司宅邸。

“终于决定加入我派啦？”

丹羽照例用悦耳的声音这么说，但看看与次郎的脸色，改口说，好像有别的事。

“是杉浦那件事。”与次郎说，谈了火灾之夜户田所言，但没提他的名字。“关于此事，不知大监察调查了没有，您没听说什么吗？”

“听说了。”丹羽无精打采地说，“好像确实进行了搜查，但半途而废。”

“中止了？”

“没有证据。一个能当做证据的东西都没有，再调查下去也没用。”

与次郎怒火中烧。即使没有证据，罪行不也必定是某个人干下的吗？除了一个老爷子，杉浦一家人酣睡，声也不出地被火烧死，不可能有这种事。

“大监察是畑中派吗？”

“不，千真万确是我派。”丹羽困惑地看着与次郎说，“但事情复杂呀。杉浦之事，两派都不想再碰，丢到一边儿，好像心照不宣。就此罢休，我派给对方卖了个人情，哎，就这么回事。”

“就是说埋葬在黑暗里吗？”

“严格地说，就是这样，但是像刚才说过的，没有证据。在这种局面下再采取措施，作为我们也力所不及了。不能疏忽大意。”看看与次郎的脸色，丹羽说，既然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了，那就再说几句实话。“杉浦一家被杀害的疑惑确实大，你认为是谁干的？”

“我认为是渊上大人。”

丹羽默默点头。

“二月初，杉浦大致收集完元老的意见，据我们打探，好像意见大体上对我派有利。这一点当然也泄漏给对方，所以，渊上也许找杉浦做了什么工作。”

“……”

“加以威胁，让他捏造对畑中派有利的意见拿到江户去，但杉浦拒绝，就把他杀了，可能有这种事。”

“即使推测到这个程度，也不能搜查吗？”

“难哪。”丹羽说，“如果有证据，就也能使之服罪，铲除一族，像渊上铲除杉浦全家那样。可是，拿不出证据，那就办不到，我方反而会受损。”

“……”

“藩主回藩，采纳我派的改革方案之后，板上钉钉了，那之后大概就要以家臣争斗为由处理那伙的人，不过，那个人会保全性命。”

“……”

“渊上是这种人，甚至有人认为，除掉杉浦是对藩主的恫吓，意思是你敢处理个试试。因为是这种人，所以我们为改革开始作准备，卖一个人情。”

与次郎心里充满了悲哀的失望。这样一来，杉浦和表姐都不能瞑目了。

过了两三天，与次郎登门看望三宅俊六。他被砍伤腿，已经痊愈出勤了，但脸色还苍白。

“可能是村濑武馆的三个人。”听了与次郎的话，三宅当即说，“恐怕是一声不响地全杀了。那么麻利，不是高手办不到。”

肯定是之后把房屋点了火，三宅说。

“可未必三个人都参与。”

“当然，也许是其中的两个人，也许是一个人，但是凭我的直觉，必然有一人有关系。”

砍我腿的是野口甚平，三宅恨恨地补充了一句。

与次郎接着问畑中派里有没有这样一个高个子大汉，三宅说那家伙长什么样。

“那是夜里，脸蒙着，所以不清楚。”

“声音呢？”

与次郎模仿了在杉浦宅邸前遇到的大汉的声音，三宅立刻说：

“啊，那就可能是海保弥太夫，营缮队的小头目。”

问杉浦作摩也不会说了，但现在据三宅所言，与次郎认为那个夜晚的客人是渊上无疑。

见了三宅以后，与次郎去找属于畑中派的当年村濑武馆的高徒野口甚平、峡田光之进、石冢半十郎，但是像三宅说的那样，找到他们不容易，即便找到了，也难以引到无人之处。

第一个找到的是石冢半十郎，入赘之家的世职是管记，所以相貌与行当大相径庭。脸瘦得像狼，有点儿古怪的性格也一如既往。

“杉浦？事情听说了，但与我无关。”

对与次郎的露骨问话，石冢只是歪扭着瘦脸不悦地这么回答。

但下一个找到的峡田光之进反应不同。他是美男子，成家却很晚，一年前刚刚娶妻。来到他家，新妇露面，年轻轻的还像是少女。

“去外面吧。”

峡田一见与次郎，害怕妻听见似的，心慌意乱地这么说。然后就抢先穿街过巷，来到流经镇西的菰田川岸边。

“有什么话？”

驻足回头，峡田气势汹汹地说。

“那天晚上没去杉浦宅邸吗？”与次郎问。

“哪天晚上？”

“明知故问，装糊涂没什么好处。”与次郎说，“当然是发生火灾的晚上。杀人，然后放火吧？”

“你这是故意找碴儿！”

“不，知道是你干的，想问的是有没有野口。石冢没参与，已经查清了。”

“什么事，一点儿都不明白！”

“咳，这种态度那就算了，我只是把调查结果递交给大监察。”

与次郎转过身。间不容发，峡田光之进飞快地拔刀砍过来。刀光反射早春的斜阳，让与次郎觉察了他的动作。

刹那间单腿屈膝，弓背把鞘端倾斜，刺向后面，正中峡田心口窝。峡田仰翻在地，与次郎一跃而起，白刃抵住他脖子。

“你和野口的事我不说。只要我不说，藩主回来，你们也能躲过处理。但条件是说出下命令的人是谁。其实，我知道是谁，但要听你说出来。”

藩主回到藩里，昭示了藩政改革方针。不出所料，采纳的是丹羽派的方案。

又过了一个来月，晋升丹羽派，处分畑中派。畑中喜兵卫被追究家臣争斗的责任，褫夺家老之职，世禄减半，禁闭五十日。以家老为首，畑中派十几人受到各种处分，但其中不见渊上多闻的大名。因为尽管盛传他实际是盟主，但不曾出头露面，哪里都没有打出他的旗号。

这时候，藤江与次郎付诸行动了。已经弄清渊上多闻每月一度去谣曲会，回宅邸要深更半夜。与次郎小心翼翼，以免留下证据。只要没证据，即便被怀疑也总能摆脱。

初夏，没有月亮的黑夜，渊上的男仆拎着的灯让与次郎捕捉到二人的行踪。

他冷不防从旁边袭击，打落了提灯；用刀背击倒没来得及出声的随从，反手便尽力劈砍了渊上肩膀，之后踩灭提灯，从黑暗的街头跑开。

仿佛听见织尾说：与次郎，今夜做得干净利落，真漂亮呀，只我一个人看见了……就当做我们俩的秘密……

与次郎咬紧牙，继续沿夜深人静的街巷跑。像父亲以某个时候为界线眼看着衰老了一样，他感到此刻自己的年轻结束了。

# 叫花子助八

## 一

叫花子是乞丐的意思。不过,伊部助八被人在背后骂做叫花子助八,或者叫花子伊部,当然并不是他到处行乞,全因为身上污秽。

助八总是脏兮兮的。衣服肮脏,可能很少入浴,身体时常发出恶臭。他是管仓库的,进藩城里的办公房且不说,风传他从家直接去仓库的日子头发不束,胡须不剃。仓库在外城边上。

这不单是传闻,有一件事是藩士都知道的。那是去年五月,回藩不久的藩主心血来潮,要视察仓库。

仓库有五栋收藏租米的粮仓,和一栋军需仓。藩主、当值家老、近侍长等视察完粮仓,来到军需仓。担任军需仓小头目的助八迎接一行十来人,跟仓库总管久阪庄兵卫一起带路到处看。

不消说,军需仓是贮藏粮食的仓库,用于藩出兵、守城等备战之需,带壳的稻谷、大豆、萝卜干、盐、酱、干薇菜、干鱿鱼、叫棒鳕的鳕鱼干等分别装在稻草袋或木桶里,几乎堆到了高高的天井。

仓库总管久阪和助八在关键之处打开稻草袋，说明稻谷的保存状态，展示所保管的酱、干鱿鱼能随时取用。物品不发霉，不腐败，不生虫，乃仓库保管的职责。

巡视了一番，藩主基本上满意。性情温厚的藩主对助八的说明也一一点头，并好言慰勉。

仓库视察了一半，藩主就不时皱起优雅的长方脸，露出嗅东西的表情。还剩一点点就顺利视察完的时候，藩主好像终于想到了从一开始就刺激他的与仓库贮藏的东西不同的异臭来自何处了。

藩主驻足。又慎重地抽了抽鼻子，然后盯住了助八。

“是助八有味儿吧？”

“是。”

助八满脸通红，接着变白了。他脸上到处留着没剃净的长胡须，仔细一看，面颊、下巴净是新伤口。那副狼狈相，一看就知道是听说藩主要来视察，慌慌张张用短刀或什么剃了胡须。

不剃胡须，很容易让人想象身体也不曾好好洗。藩主脸色阴沉，看着发出恶臭的站立的助八，训诫道：

“家臣是庶民的典范，邋邋遢遢可不行。”

这话当天就传遍城内，伊部助八成了家臣的笑料。岂止被当做笑料，陪藩主视察的家老沟口主膳大发雷霆，险些加以处罚，多亏上司久阪庄兵卫维护，才得以无事。

久阪帮助八说话：两年前妻子病故，一直过着伤心的鳏夫生活。近来脏兮兮就是这个缘故，值得同情。而另一方面，助八管仓库是一个良吏，从未出错。

他进而唤起家老注意，助八是伊部藤左卫门之子，乃父凭香取派剑术被前代藩主云景院特许立门户。

“助八家是前代藩主殿下直接恩赐的，门第荣耀，此次之事对本人必严加训斥，就请免予处分。”

“虽说是前代藩主恩赐，但是为是，非为非……”

这位当月值班的家老说，但听着久阪的极力回护，当初非处罚不可的心劲儿松弛了，开始转变话题。

“我看过伊部藤左卫门比武。”家老说，“呵，一刀就破了当武术教头的志田采女之介。看那次比武时我还不到二十岁，至今难忘。”

“我也看了。”仓库总管也说，“那场比武太精彩了。志田因此辞了教头职务，但奇怪的是，听说藤左卫门在人前显露身手一辈子就这么一回。”

“这么一说，好像是的。”家老马上又轻轻摇头说，“可也觉得看了跟志田的那场比武就足够了。”

“是啊。”

“那个藤左卫门前几年去世了……”家老抚摸刮了胡须的发青的圆下巴，“香取派传给助八了吗？”

“听说全都传了。”仓库总管说，“但只是听说，没一个人见过助八拿过木刀或竹刀。”

“这也够怪的。”家老说。

二人不知不觉地光顾聊武术，把处罚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最后沟口恍然发觉，说了一句作结：啊，藩主殿下也不是那么不高兴。

然而，处分是免了，却并非连家臣对助八的嘲笑也随之消失。“叫花子助八”这个诨名从此叫开了。

“啊呀，叫花子助八要来了，可别靠前，熏一身臭。”

“不管怎么说，毕竟是藩主封的邋遢男人呀。”

人们在背后议论取乐。

助八本人被总管久阪训斥，当场就剃了胡子，出勤也换了衣服，但没过一个月，渐渐又脏兮兮了，即使把叫花子喊得震天响，潦倒之态复萌也无须费工夫。

他胡子拉碴，低着头往来于家与仓库。确实是邋邋遢遢，那副样子冒着小雨赶路，有时可能知道人们在远处嘲笑，像蛇一样扬起脖子，恶狠狠地盯着聚堆眺望他的人走过去，那身影也不能不让人觉得是不到三十岁就丧妻的男人的孤影。

因此，家臣也不净是嘲笑助八，虽然少，毕竟有像仓库总管久阪那样用同情的目光关注他的人。

## 二

不过，事情的真相往往并没有诗意，除了仓库总管从伊部助八的潦倒状态看出鳏夫的悲哀，不得不说其余的眼睛与那些只看表面讥笑叫花子助八的轻薄之徒几乎是半斤八两，都看不透助八的真意。

诚然，鳏夫不自由，但伊部助八不至于像人们想的那样悲伤妻子的死。当然，相伴六年多的妻子猝死并非不悲，但处理完死后的一通事情，出乎意外，很快有一种解放感。这种想法对谁都不能说，其实，亡妻宇根是一个让助八棘手的恶妻。

宇根比助八大两岁。似乎是这么个情况：过了结婚年龄，担心再不嫁就得给人续弦的时候有人来提亲，所以没工夫考虑就嫁到伊部家，娘家食禄一百石，而伊部助八才三十石。收入不一样，生活就有异。

宇根好像到最后也没有适应这种身份之差。“你可得努力有出息，不然，我娘家人伤透心。”这成了她的口头禅。让女儿嫁给了穷看仓库的，娘家父母伤心，这借口太不像话。

起初宇根只是背地里对助八这么说，可过了些年月，那时助八的母亲还活着，当婆婆面也嘟哝，拿富裕的娘家做例子，责怪婆家日子穷。婆婆病故以后，她更变成谁都不在乎的悍妇。

不仅对助八说三道四，连衽席之事也唠唠叨叨，可见宇根并非嫁过来豹变为悍妇，定然本来是这种性格的女人。

虽然年龄小，毕竟是伊部家的户主，当初助八也狠训宇根。

但不用多少工夫便发觉宇根的悍劲儿有点儿令人无能为力。反复训斥也罢，争吵也罢，终究一点儿都改变不了她。

这媳妇也不是不称心说离就能离的。因为和宇根的婚事，说媒的是母亲家那边对助八有恩的亲戚，况且虽是恶妻无疑，但宇根也是持家有方的媳妇。助八家直到两年前，不用说佛龛，连地板、门坎窗棂都被爱干净的宇根擦得亮光光。最后助八能做的就只有沉默。

宇根死后助八立马变脏了，当然是失去了主妇的缘故，这一点无疑，但也是从亡妻的蛮横干涉下解放，好像是生活的铁箍被摘下了。

仓库总管久阪所说的鳏夫伤怀当然也评估过高，其实，助八在和宇根的生活中多少窥见了介于男女之间的地狱。人们没觉察，就是从那时开始，助八走在街上脸总是低着，阴沉沉，近来不过是外表脏得厉害，那种阴沉显眼了而已。

现在，助八放工回到家，把出勤着装的短褂和裙裤脱下往旁边一丢，就盘腿大坐搞副业——编虫笼。累了一下子躺倒，没谁说什么。没想到一个人生活竟这么轻松自在。

严格地说，助八不是一个人生活，家里还有一个叫阿金的老奶奶帮忙，是担心他生活的亲戚打发来的。阿金已年近七十，只管烧饭，家里清扫也做不好，有空就在厨下大睡。

阿金老朽得让助八简直要怀疑亲戚的良心，莫不是把不能使唤的

累赘老奶奶打发来了？但有人给烧饭他也就满足了。

澡是高兴洗就洗，不高兴就好些日子都一身臭汗。有时抓起搞副业得到的小钱，用手巾包头遮面去附近的街坊，在有板凳的小酒馆里喝一杯。这是他当了鳏夫以后学会的乐趣。叫花子助八的坏话也传到他耳朵里，最近亲戚也叨叨给他找个填房，但助八暂时不打算放弃现在这种有一点儿堕落的悠闲自在的单身生活。

女客来访的四月的那个晚上，助八正挺直臭烘烘的脊背读平日爱读的史记。

# 三

听见阿金老奶奶叫，助八来到门口，女客取下头巾，亲切问候。

“有一阵子没见了。”

“啊，这个……”

“这么晚了突然来打扰，对不起。”

“哪里哪里……”

虽然回答着，助八却不知道对方何许人也。或许是找错门了吧，眼前的美女简直像觉察出他正这么想一样嫣然一笑：

“忘了吧，我是饭沼家的波津嘛……”

“啊？”助八一愣，紧接着狼狈不堪地说，“哎呀呀，原来是波津，长得这么漂亮了，一下子没认出来。”

饭沼家世职为管记，嫡子伦之丞是助八的挚友。小时候上富田佐仲的私塾学朱子学，二人的交往从那时就开始了，近年因助八出仕，见面有点稀疏，可过去你来我往踏破了门坎，乐此不疲。

伦之丞的父亲是管记，学养深厚，深得藩主信赖，“外交文书就交给饭沼作”，达到了这个程度。近年有点儿体衰多病了，留在藩里做事，但他壮年时随藩主驻江户，每隔一年便奔波旅途。由于这个缘故，饭沼家经常有一种江户氛围。

或许是这种家风所致，伦之丞的两个妹妹也不故意躲在闺房，每当助八来访，就大大方方给端来点心，若赶上三月的上巳女儿节，就把助八领进里边看摆设的偶人，请他喝供奉的米酒。所以，此刻在眼前的波津是助八从小看到大的。

不过，所谓大，顶多是她十三四岁的时候，后来姐妹俩就确实藏在深闺，助八目所不及了。关于这波津，还是两年前听伦之丞说过，嫁给巡检之职的甲田家了。

难怪一下子认不出来。

看着美目白颊，胸前和腰围虽显得纤细却已难掩丰腴的波津，助八暗想。以前见过的波津，与现在的本人相比，就像是作茧自缚之前的蚕。

“哎……”助八恢复了平静，问，“你有什么急事？”

“是的。”

波津垂下头，但是再扬起脸时露出微笑，说：“听说我离开甲田家了吗？”

“有所耳闻。”

“那么，丰太郎不答应离婚，到处乱闹，也听说了吗？”

“那也听说了。”助八说。

前些天听伦之丞说过，波津回娘家是万不得已，但丈夫丰太郎隔三差五就闯来大闹找麻烦。

还说，饭沼家害怕丰太郎，把波津藏到亲戚家，丰太郎又闯到那

里，骂得不堪入耳。不过，关于波津的这些新消息，助八听得并不上心，因为当时自己的烦心事就够多了。

“看来你丈夫很不想让你走吧。”

助八说，波津低头一笑。那笑有点儿神秘兮兮，意思不明。波津抬起脸，很干脆地说：

“办完离婚手续了，那个人已经不是我丈夫。”

“噢。”助八目不转睛地看着波津，心情一转，问，“那么说？”

“刚才媒人安松大人火急火燎地派人来，说甲田喝醉了，去我家了，要小心。”

“哦。”

“哥哥听了，非常慌，让我今夜到你家住，所以连东西都没带就跑来了。”

“……”

助八抱起胳膊。甲田丰太郎是镇上叫阪卷的单刀派武馆的高徒，身材高大，武功精良。相比之下，饭沼家的男人们，父亲病弱，伦之丞文弱，武功不过是小时候在藩武馆玩儿过竹刀而已。

伦之丞的狼狈相如在眼前。可是，助八想，我一个鳏夫，此事若传到外面，很可能成为震撼藩士的丑闻。虽然同样是笑料，这却有失武士的体面，而且波津也会同样被人笑话。

“这可有点儿难办。”

助八说得斩钉截铁，波津脸上又露出刚才那种莫名其妙的微笑。她用有点儿调皮的口吻说，我想你可能会这么说。

“伊部大人是一个人吧，那么，能让我躲一会儿吗？”

“啊，那当然。”助八这才发现还一直让柔弱的女客在门口的土地面上站着，赶紧说，“快快，请进来，不要客气。”

可这么说的时候助八觉得刚才的狼狈眼看着又回来了。他感到接待这么突如其来的美丽女客，这个家，家的主人，都未免太脏了。这情形就像是久已沉溺于酣眠的羞耻心看见波津一下子醒了过来。

“老奶奶，拿茶来！”

助八一边把波津领进客厅，一边朝厨房大喊。

大喊固然是为了叫醒可能又在打盹儿的阿金，但也是拼命临时抱佛脚，大喊一声就多少使波津的注意从榻榻米上的一层尘埃和自己散发恶臭的身上挪开吧。

在客厅里相对而坐，阿金老奶奶端来温吞吞的茶就出去了。事已至此，助八也只好不再寻思，苦笑一下说：

“家里脏，想必吓一跳吧。”

“没有啦。”

“这个房间最干净了，半个月打扫一次尘土。”

助八自嘲地说，看着波津的脸。波津莞尔一笑，看了看助八，脸上没有助八所预期的嫌恶表情。

也许波津满脑门子自己的心事，无暇他顾，助八暂且松了一口气。

“老奶奶年纪大了，我又要出勤，连打扫家里都顾不上。”助八辩解，至于自己身上萦绕的恶臭不予解释，便换了话题。“后来你姐姐怎么样，很好吗？”

## 四

估摸快要半夜零点的时候助八和波津出了助八家。果不其然，路上听见高莲寺的零点钟声。

助八家与波津家中间只隔了步卒杂役的宿舍和商家工匠的房屋相杂的百轩坊，距离不算远。二人匆匆走过不见人影的寂静夜路，来到波津家。

院门一推就开了，没有上闩。助八止步，看看正房那边，不见灯光，家里人好像都入睡了。

“看起来那个家伙走了。”

助八回头说，波津深深鞠躬，松了一口气似的，说：

“今晚耽搁了您的时间，对不起，伊部大人。”

二人进了院。毫无警惕地走近门口，这时，房门里边有灯光忽闪忽闪地晃动。像是有人要出来。

助八噗地吹灭提灯，闪进门前的树丛后面，护住身后的波津。几

乎前后脚，房门打开了，一个男人拎着提灯走出来。因为马上就转过身去，所以没看见脸，但特别高的背影无疑是甲田丰太郎。

他背朝这边，说：

“知道了吧，地点在般若寺后头，时间是下午两点。”

声音醉醺醺，含混嘶哑，又叮嘱一句：

“别给我忘了！”

“突然跑来说这种无礼的事，叫人为难！”响起伦之丞尖锐的声音。怒气冲冲，但声音很慌乱，不知所措。大概人在门里，看不见他。“我不去。不论怎么醉，决斗什么的岂有此理。要是强逼，我就去报告上头。”

“又、又夸大其词。”甲田的声音里混杂着嘲讽的笑声，“并不是拼命哟，敝人，甲田丰太郎……”丰太郎打了一个饱嗝，说不好意思，“甲田丰太郎不那么傻，只说了拿一把木刀。武士就要像武士，这么解决问题。你说什么呀，我没醉。”

“你这是胡闹，不像话。”

“什么胡闹？”丰太郎大喊，声音里带了恫吓的味道，“我已经知道，这次离婚就是你鼓捣的。安松老头儿这么坦白了。”

“……”

“我不留恋波津。不喜欢无可奈何。可对你，我有话说。就因为你，我成了周围人的笑料，大家都说：那个人跑了老婆。为了出出这口气，我说干一场，那不就双方都痛快了吗？”

“可我……”伦之丞发出嘶哑的声音，“实话告诉你，我压根儿没握过木刀。”

“这我知道哟。”丰太郎冷冷地说。这句话露出冷酷的本性。他纠缠不休地继续说：“要是怎么都不愿意，不来也行，可那样的话，我的

心情也过不去，也许还要经常来这里打扰，那也不在乎吗？哎呀……”看见丰太郎举起一只手。“最好不要报告给上头，我可不干那种遭人谴责的蠢事，会干得更巧妙。”

这个人不配当武士，助八想，这时发觉波津不知什么时候抓住他裙裤后面的手像得了疟疾一样激烈颤抖。正要回头时，顿有所悟。

原来是害怕这个人！

为什么早没觉察呢？

伦之丞跟助八讲波津离婚时，说了波津惨遭虐待的情形。助八听了，简单地认定是世上常见的婆媳关系，理解为波津受婆婆虐待，但看来施加虐待的是眼前这个男人。

大概波津嫁给了一个喜欢折磨人的男人。这只要听听他刚才的说辞就一清二楚。

助八想起波津来他家时露出的奇怪笑容。那一定是不能诉说最想诉说的事情的笑。想罢，他轻轻掰开波津的手，走了出来。

“代替决斗也可以吧？”

助八搭话，丰太郎闪挪高大的身躯，迅捷惊人。往旁边掠出一丈开外，转向助八，左手打开了鞘口。

但右手没放下提灯，举起来照见助八。大概这时也发现了藏在助八身后暗处的波津。略微点了两三下头，然后问：

“你是什么人？”

“伊部助八，在仓库当差。”

“哦，看仓库的吗？”说罢，似乎想起了助八的名字，顿时消除了紧张，脸上浮起嘲弄似的笑。“什么叫花子助八是你吧？”

“好像也有傻瓜这么叫。”

“你跟饭沼、波津是什么关系？”

“伦之丞是我自幼的朋友，波津女士是伦之丞的妹妹，如此而已，很遗憾，没有你现在胡乱猜想的关系。对了，请注意一点……”助八警惕地看着丰太郎，说，“波津女士已经跟你没关系，直呼其名不好吧，非常不中听。”

冷笑从丰太郎脸上消失，一下子凶相毕露。往地上啐了一口，说：

“看仓库的，明天有工夫吗？”

“正好歇班。”

“敢替人出头，想必有把握啦。”

“怎么样，那就明天会一会？”

“好，明天般若寺后头下午两点，用木刀，见证人我找，这行吗？”

助八回答说可以，甲田丰太郎狠狠瞥了一眼波津和来到外面的伦之丞，转身走人。

# 五

从正殿侧面进入杂木林小路时，助八听见高莲寺的钟敲响了下午两点。林中空气有点儿凉，明亮的日光隔着头顶上遮掩的小枹树和栗树的嫩叶洒下来。快步穿过树林，来到寺后的空地。

几个人顶着炎热的阳光站在那里，一齐看助八。想来是丰太郎的朋友，个个是穿戴整齐的年轻人。人数有点儿多，这就多半是来看热闹的见证人吧。丰太郎也在，被围在当中。

有人说了什么，人们冲着助八发出有节制的体面的笑声。助八默默站立，正在跟着笑的丰太郎绷起脸走过来。

“来晚啦！”

“不算晚，就在那里刚听见钟声。”

“啊，算了。”丰太郎说，立刻盯住助八手里握着的白木棍，用凶狠的声音问，“那是什么？”

“本派的棍子，代替木刀用。”

“跟约定的不一样嘛。”

“我是被叫做叫花子的伊部，在你跟前摆弄木刀，怕你被恶臭熏倒。”

那伙人这回无所顾忌地放声大笑。只有丰太郎没笑，比量着助八与棍子。那表情是在考虑棍子与木刀的利弊。

“啊，刚才是开个玩笑。木刀碰着了，弄不好会死，不适合私下里比武。这一点，这根棍子就放心，打着了也就疼一下。”

“那怎么知道！”

“要是怀疑，就请看看吧，很轻的。”

“喂，递过来。”

助八把棍子扔给丰太郎。丰太郎抓住，用一只手挥了挥棍子，好像相信了，马上扔回来。然后简单地说：

“好，开始吧。”

二人立定相向，摆出架势。丰太郎的刀尖直指助八眉心，助八把木棍向地右斜。围观的人看出，巨汉丰太郎手里的木刀自有威慑对手的力量，而身材逊色但体格健壮的助八的棍子也显然修炼有素。如若欠考虑，劈砍下来，那木棍就会从左上方突袭。

双方一点点移动脚下，久久对峙。看的人屏息静气。木棍的架势天衣无缝，目光的锐利更压倒一切，让人对助八的印象为之一变，与刚才判若两人，那猛禽一般不眨动的眼睛注视着丰太郎的动作。

先出招的是丰太郎。他大喊一声冲上来，直击助八肩头。劈砍神速，但助八抽身更快。他像流水一样退后。围观的人看见四尺的木棍刹那间缩为一尺来长。

助八站稳，紧接着反而踏出一步。这个动作看上去正好迎击丰太郎的劈砍，却只见助八收回手底的木棍有如魔术般伸长，击打丰太郎

的鬓角。嘭，发出干燥的声响。

白光一闪，丰太郎的躯体被弹出似的跌翻在地，昏死过去。观众骚动时，助八已转身离去。

当晚，饭沼伦之丞带着礼物来助八家。过了数日，助八不在家的时候波津也来了，里里外外打扫。她此后常来，打扫了就回去。

过了一个来月，伦之丞又来了，说可能比武失败丢了脸，那以后甲田丰太郎再没出现。然后顺便说说似的，问有没有意思让波津做填房。助八拒绝，说是吃够了门不当户不对的苦头。饭沼家也是一百石。

助八知道波津的性格招人喜爱，但是怕过了门，日久天长，就是她也难免疲于贫穷，变身为悍妇。对于和亡妻宇根的苦涩日子还心有余悸，他不想把波津也弄成那样。

助八代替伦之丞跟丰太郎决斗，饭沼家感恩不尽，心里不免沉重。而助八在人前显露了家传的刀法，也有点儿后悔。亡父当年传授完本门武功，曾告诫助八："所传武艺除了防身之外，要秘而不用。在人前显摆，早晚会招灾。"

思量亡父之言，助八难以接受在人前轻率动用了武功便得到一个漂亮媳妇的结果，断然坚拒。

而那年秋天，亡父预言的灾厄降临到助八头上。

## 六

“殿村弥七郎刺杀了中老，此事听说了吧？”

家老沟口主膳说，助八说听说了。然而，闹不清家老为什么不在藩府里，却把他叫到宅邸来，就为说这种事吗？

这年夏初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情。职司总领的殿村弥七郎在藩城中刺杀了中老内藤外记。传闻二人早就不和，但也有说错在内藤。

或许是这个缘故，本该当即命殿村剖腹自裁，却在大监察盘诘之后禁闭在家，等候判决。不，已做出判决，是等着人在江户的藩主最后裁断。

总之，事件就这么拖到了秋天，几位家老轮流值月班，本月又轮到沟口，他叫来助八，端出这件事。

“大约是一个月前吧，关于弥七郎的处分，藩主来了旨意。”沟口说。

藩主的旨意是把殿村连同全家驱逐藩外。这是承认殿村有理而减罪。当然，殿村弥七郎应该感谢藩主的宽大处置。

“可是，弥七郎脾气倔。”沟口说。

殿村对宽大处分唯有感谢，按照旨意，全家一个不留地去藩外。可是，他说自己是生在这块土地，这座宅邸，受不了流浪他藩，所以要死在这里，让藩府派杀手来。

藩府对殿村家严加警戒，再次派人急赴江户。

“今早回信到了，藩主大怒。”沟口说，看着助八的脸，“旨意是即刻派人去殿村宅邸，按他的愿望杀死他。这是理所当然的，敬酒不吃吃罚酒。”

“……”

“说到这里就猜出来了吧。重臣商议的结果，派你当杀手。”

“请等一下。”助八说。他觉得毛骨悚然，殿村弥七郎可不是一般的总领，他是剑客，而且是甲田丰太郎之流远远不及的真正的剑客。“如您所知，殿村大人是直心派高手，大名鼎鼎，而我……”

“知道，知道。”沟口说，脸上露出冷笑。“所以才选中你。不是说今年春上，跟甲田的儿子，你显露了出类拔萃的武功吗？”

“……”

“藩里也不是说白干。圆满完成就加禄。我估计，增加何止五石、十石。”沟口注视助八，似乎看出他无精打采，蓦然发出高压强制的声音，“要是说什么也不干，我也有办法。听说甲田的儿子至今还耳鸣不止，这算是私斗，别说加禄，还要减禄！”

从家老宅邸回到家，助八向厨房里探头问，老奶奶，会梳发髻吗？既然充当杀手，就应该洗净身子，束好发髻。

“过去干过，最近不行啦。”

“真是个什么都不能做的老太婆。”助八冥思苦想，突然想起一个好主意。“打发你去过橘坊的饭沼家吧？”

“啊。”

“就说有急事，把饭沼家的波津女士叫来。大概会来的。”

快点儿，别摔着。把阿金打发走了之后，助八从井里打水，仔细洗了身子和头发。

像助八估计的一样，还不到半个时辰波津就赶来了。讲了原委，波津惊愕，但随后就寡言少语地帮他换衣服，梳发髻。

助八想要说婚事，大概是从波津平静而麻利地为他拾掇的身姿刹那间看见了家庭幻影的缘故。

只因波津在，他感到身边暖烘烘，而且这时也清楚看见了鳏夫生活的扭曲。

“先前伦之丞说了……”闭着眼睛由波津梳理，助八说。充满幸福感。“要是你也愿意，我想你来我家……怎么样？”

梳发髻的手停下了。但波津什么也没说，又梳起来。过了一会儿，说：

“要是再早点儿能听到这话就好了……”

“……”

“前两天跟别人订婚了。”

“啊！”助八说。仿佛一下子醒过来，为自己的一相情愿而羞愧不堪。“这太失礼了。那就不该让你做这种事呀。”

“没关系，叫我来我很高兴。”

“不过，恭喜你。”

“哪里呀，也不是那么值得恭喜的事。”波津小声说，“那位大人有两个孩子，年龄也太……”

穿过街巷前往殿村宅邸所在的鹰匠坊，一路上，波津的话在助八

心里翻上翻下。对于波津，对于自己，好像弄出了不可挽回的错误，助八少有地心情沮丧。

这可不行……

助八摇摇头，要赶走波津的幻影。心里想事，脚不停步，收住脚步时自己已经站在总领殿村弥七郎的宅邸前。

门大敞四开。踏上低矮的一排石阶，在门前站住。只见宅院里空空荡荡。家属获允，今晨早早就走了，奔往藩境，现在应该只剩下殿村一个人等着杀手。

但不见殿村，宅邸静悄悄。助八解开短外褂的带子，打开刀的鞘口，然后跨过宽阔的门坎，走进宅院。观察了一下动静，转向能看见的房屋门口。

咣当一声，大门关上了。助八一下子甩掉外褂，回过身来。一个魁伟的人留意着助八，插上了门闩。

"哈，这样交手就不会有多余的人。"

他拍打两手这么说，重新看助八。体貌赶不上甲田丰太郎，但毕竟身高肩阔，年龄大约有四十多。

眼睛圆圆的，鼻子盘踞在脸上，为了嗅物的鼻子就应该这样吧，所谓狮子鼻。薄嘴唇长长地抿成一横。这就是第一次近在咫尺看见的殿村弥七郎的相貌。

据说殿村继承家业之前在江户修炼直心派十余年，归藩来刀法无敌。不过，这是十几年前的老话了。要说有隙可乘，也就是这一点，助八暗想，这时殿村抛过话来：

"藩府差遣来的，应该是不得了的高手吧，却不知道名字，报上来。"

"伊部助八。"

"伊部……呵呵，那么说你是藤左卫门的儿子吗？"

助八说是的，殿村用轻蔑的眼光看助八。默不作声，久久凝视，之后点一下头，仰面朝天，很开心似的笑了。他把肩上束衣袖的带子重新系了系，说：“好，香取派，开始吧。”

助八拔出刀，刀尖迅即指向对方的眉心。这时殿村的装束才进入他眼中。殿村弥七郎下穿便于行旅的肥筒紧口裤，脚蹬草鞋，看意思是宰了助八就奔出藩镇。想到他或许就是为交锋才这身打扮，助八感到脊背发凉。

对手是一个剑魔。刚才的笑大概是看出杀手助八是一个好敌手，感到满意。助八心想：不出所料，果然是一个劲敌。这个魔鬼间隔了大约五六丈，踏出左足，右手握刀下垂。不容再想，殿村已经像是把刀高高扛在肩上疾奔过来。腰身沉稳，跑得很漂亮。

助八只穿布袜子，踏牢双脚，等待对方砍过来。一场持久的战斗开始了。

俯伏在地，头耷拉在双肩之间，助八用整个身体喘息。

心脏跳得简直要裂开，气喘吁吁，但逐渐平静下来。抬起头，看看倒下的殿村弥七郎。

在几近一个时辰的交锋过程中，太阳西斜，消逝在薄云之中。殿村的身体一动不动地横在开始覆盖地面的暮色中。

助八站起来。用失去了力量的腿蹭到殿村旁边，再次确认生死，把拭了刀上血迹的纸塞进他衣袖里。这是规矩。此时，好像太阳从云隙间出来了，秋天的疲软阳光洒在殿村的遗骸上，照见从肩头的伤口露出来的白骨。

助八的臂和腿也受了两处伤。解下束袖的带子勒在腿上，拾起外褂移步。

从便门出来，一个束起衣袖、头扎抹额的人悄悄从暗地走出来，问道：

“完了吗？”

像是大监察的手下，说话小心翼翼。“完了。”助八回答。

“啊，大门关上了，后来就什么动静都没有，真叫人揪心。哎呀，受伤啦。”

“啊，擦破了一点儿皮，剩下的就拜托了。”

助八说，迈步走去，那个人说路上小心，然后挥手发出信号，于是殿村宅邸旁边出现一队人，手持长枪，从助八刚才出来的便门像溪水一样流进了宅邸。

一迈步，伤口就疼得不得了，好像又开始流血了。挑没人的路走，太阳完全落下去，微微泛白的暮色降临到街镇上。

让老奶奶烧洗澡水。

必须先处理伤口，助八想，但觉得就一个人没有把握。大概马上去医治的好，可哪里有医生也不知道。

波津也许知道吧，但她应该已经回去了。波津说不等您回来了，小声说祝您取胜，把助八送走。

这是当然的，因为跟她毫无关系，助八想。突然，一种以前不曾感觉的强烈的孤独感紧紧裹住他。咬牙忍痛继续走。他没有意识到，有发烧的征兆，脚下略微打晃。

总算挨到了居住的街巷，眼睛摸索到自家的破门时，看见门前昏暗的路上站着一个黑糊糊的人影。助八站住了。

助八一站住，黑影便跑了过来，木屐声声。微微泛白的脸是波津。助八以为出现了幻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黄昏清兵卫
作者=（日）藤泽周平著
页数=226
SS号=12672734
出版日期=2010.04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